



理明  
信深

愿切  
行方

功纯  
業淨

妄消  
真顯

持戒念佛自任論

察過去習好自然

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黃念祖居士開示親聞記

淨古時年九十有三



## 前言

1990年—1991年間，我與香港幾位同修來回送取《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》下半部的講稿及出版講記的書。藉此難逢希有之機緣，親聆黃老開示，倍感萬幸。其間曾在信中向他老人家表達：希望正法久住。而我們在佛法上所提問的問題，以錄音方式，留下了黃老極珍貴的開示。今與妙圓居士特整理成文字，以便有緣人入此法門。惜他老人家未能親自審閱，特此聲明。同時也特別感謝參與此書校對、排版的高雄淨宗學會及白石文化出版社。

在1991年12月20日，從香港坐火車，上午到廣州，等到晚上八點再由廣州坐到北京，沿途經過五個省，共坐了三十多小時。於12月21日抵達北京，直奔飯店，已近下午四點，立即由

飯店步行到敬勝胡同的北京蓮舍探路，如此才知來回路程所需的時間，以免次日拜見黃老時有所延誤。

12月22日（辛未年農曆十一月十七）適逢彌陀聖誕，北京天氣極其寒冷，真是體會到寒風刺骨的滋味。一行五人步行到北京蓮舍，洗耳恭聽黃老的開示，此後連續幾日，直到12月26日圓滿結束。

首日黃老即以《無量壽經》第三品「大教緣起」開啟此會的序幕。黃老開示：其中最切要的一句「當來諸天人民，一切含靈，皆因汝問而得度脫」，為什麼能這樣殊勝呢？正因阿難這一問，引出了《無量壽經》；善導大師也說：「釋迦所以興出世，唯說彌陀本願海」。這樣剖出肝膽的開示，指出了大教的核心，拋給每一個眾生一個定出苦海的救生圈。這一品也就非常重要。

次日黃老擇要開示了《阿彌陀經疏鈔》，黃老挑出開頭兩段講解。他說：這兩段弄清楚了，整個佛法就清楚了，整個淨土宗自然也包括在裏頭了，真正要是這個成為我們思想的話，那就向你道賀，了不起。

由於佛正法殊勝，願一切有緣人同沾真實之利，同生極樂。

末學才疏學淺，筆錄中難免有疏漏，但絕不敢以己意增減文字內容，若有錯誤之處，敬乞棒正。

淨慧盡未來際恭敬頂禮

敬記於己亥（2019）季夏



masterhznz.com

【全球通用】



masterhznz.org

【內地用】

「黃念祖居士法音宣流網」網站已正式開通，請大家多多上去閱覽，並請廣傳這個連結給朋友。

# 黃念祖居士開示親聞記目錄

- 一、無量壽經——大教緣起（1991年12月22日）……………1
- 二、佛學漫談（1991年12月22日）……………72
- 三、擇要講授阿彌陀經疏鈔（1991年12月23日）……………90
- 四、佛學答問（1991年12月25日）……………175
- 五、講授淨修捷要五則（1991年12月26日）……………257



# 黃念祖居士開示親聞記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## 一、無量壽經——大教緣起

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於北京蓮舍

（《無量壽經》）前兩品是「通序」，這是各種經典共同都有  
的內容，比方說：這是佛說的，當時的地點，都有著什麼人等等。  
這是增加大家的信心，舉出時間、地點、條件、聽的人，這些具體  
情況，證實當年有這麼一個道場，這就是經的來源，所以這稱為通  
序。第二品就把來會的聖眾，他們殊勝的水平做個介紹；還是通

序。這第三品就是「別序」了，稱為大教緣起，就大教緣起第三。這大教就說的是聖教，如來的教。這個教，是一切法都是從因緣而起。那麼咱們淨土法門這個大法，是以什麼因緣而起呢？這是大教的緣起，一切出生都有個原因。所以這一品是別序，而這一品也就非常重要，所以我們就選中這一品。

這個序分還不是正宗分，正宗才談經的本文，介紹出主體。蕩益大師打的比方就非常好，說序分如人的頭，正宗分如人的身體，底下流通分如人的手足，都是重要的，不能說只有正宗才重要。人的頭，頭腦、腦筋、五官都在頭裏頭，不可輕視，雖然文字不多，而其重要不在身體以下。要是身體都是好的，腦子壞了，人就報廢了。有人得老人愚癡症，或者植物人，身體還是好的，腦子不行了，所以怎麼說序分不重要呢？所以序分如頭，正宗分就如身體。

那麼像這樣的介紹了一下，也很有意義，這序分如頭。回頭我們把它討論完了，大家看也看得出來，確實包括了很重要的內容，雖然很短，很重要。

現在有人覺得《無量壽經》是會集本，不高興讀。說明這個問題，在我那個《大經解》裏頭花了很多的篇幅。我不能夠儘量的，把尤其是古譯的缺點暴露，因為這等於是說經典有毛病，只稍微的說了一點。比方漢譯，說這個天雨花，雨了花之後，後來這個地就……還不光是漢譯，大家常念的魏譯裏頭就這麼說的，地就裂開縫了，花就到縫裏頭去了，那麼再雨花。很顯然這是翻譯人的筆欠缺了，咱們地震地才開裂，你說極樂世界好好的地裂開了，花下去了，這一方面也不莊嚴，一方面也很笨拙。別的譯本是「自然化去」。下了雨，滿地都是花，再要雨新花的時候，原來的花自然就

不見了。這多好！所以一比就知道，「自然化去」這句話翻譯的，是符合原來經的文字的。

因為古時候來的人，咱們中文很難學，印度文同樣很難學，能深通兩國文字，很難。我有的朋友勸我翻譯經，我說我不敢，英文不夠。我們學科學的做試驗、報告，做論文，都是以英文寫，怎麼我翻譯還不行啊？這些不是科學東西，這個難哪，那是一個字都沒法子表達。所以它就是翻譯中最初有不夠的地方，也很自然；沒有列舉，有很多地方。

你看魏譯本的三輩發心，它裏頭有一輩沒有提，都是缺漏很多很多，還有這個差別非常大。四十八願，五種譯本裏頭，有兩種是四十八願；兩種是二十四願；一種是三十六願；還有古偈經，是用偈子寫的，這個經是《誓二十四章》。所以在六種古著裏頭，用

二十四的是三種，佔了一半；四十八是兩種；三十六是一種。

所以在會集裏頭寫這願文的時候，這是很費苦心的。我的老師和我的舅父梅光義，和他們兩位的師父，慧明老法師（大家很多人都承認這是開悟的法師，現在很多人還在紀念他，出版了他的語錄，〈慧明法師語錄〉，裏頭提倡大家念「六字大明咒」），三個人一塊兒商量的。最近還有人，上海寫的信，他說：「你這個經到底是二十四願，還是四十八願？如果二十四不好。」他就不知道二十四更符合於古譯。但是夏老師這圓融，大家商量的結果，二十四段，但還是四十八願。你要數願，還是四十八願，那個古偈經是《誓二十四章》，將相似類似、有關係的願湊在一起，二十四段是二十四章，所以二十四和四十八有兩種說法，我看就是如此，一段一段是二十四段，一個一個內容是四十八個內容。像這種考慮，就

還原了。

這個會集是很不容易的。現在這一點我們要讚歎淨空大法師，他這個功德是殊勝的。夏老師雖然會集之後，有的人很恭敬，很多人得了法益，但是很有局限性。很明顯得法益的，就是山西的一個陸軍中將，這個人我們很熟，也姓黃（註：晚年出家，釋律航（1887~1960年），俗家姓黃，名臚初，安徽毫縣人），這個跋裏頭提到過他。他最初到我家來聽經的時候，還要帶他的侍從，就是警衛人員，因為那還要（拿武器），所以有很多同修很不滿意，說你來參加道場，你還……。就說明開始的時候水平不高，後來閉關打七，在關中放聲大哭。後來他就見到一切都是舍利，回來說了之後，大家都看見都是舍利，拜墊上都是舍利，就把舍利請出來，擱盤子裏供上。我當時聽到這個，是他們打電話告訴我

的，當時我自己有車，坐上車，開車就去了。去了之後，那已經下午了，道場圓滿了。他們拿了舍利給我看，沒見過這樣的，潔白透明，後來也都自然化去了。黃他看見了，從這裏就說明念大經的因緣，大家得的這個法益，那是很殊勝的。當初就是這些人，少數人得很大的法益。

他到台灣之後也是轟動，他出家了，做了方丈。一天他跑到大殿，有點小小的感冒什麼的，那時大殿正在重修，他去看看工程，看著看著，回頭就走，侍者就追，說：「師父你不是看工程嗎？」「我就要往生了。」他也不敢問，跟著後頭走。「好好的，怎麼說要往生？」正面來了個本廟的和尚，「他說他要往生了，我現在就去，你就準備，真是他往生了，你就集眾，要念經啊。你準備集眾，敲鐘做準備。我跟師父去。」這兩個人見面就說了這麼幾句

話，這麼幾句話一分鐘我看夠了。那麼他就追上去，等他追到師父那兒，師父端坐已經走了。他每個禮拜都到我這兒來聽經，最初還帶著保鏢。這法益是非常顯著了，他就是念佛，參加念佛道場，夏老師當時閉關都是念佛，淨土宗正宗是念佛。

那麼這是淨空法師的功德嘛，這樣的提倡，在全世界，這麼多的印，有各種版本。他印的版本，他說把各種都寄來，我什麼樣的都有，《無量壽經》，大的小的，各種樣都有。

這麼多人念，你提到那位居士（一天）念十四遍。我見著一個人，他天津的，念到十六遍。他倆夫婦，連上廁所都跑步。倆夫婦，丈夫今天閉關，夫人就護關，照例吃飯，一切一切應對，什麼什麼事都是夫人（處理）。再一天，夫人閉關，先生護關。兩個人就這麼倒。你們兩個都有條件，不一定念十六遍，不過他的最高記

錄達到十六遍。他那不停的，就好像機關槍一樣這麼念，能念十四遍已經很奇了。就說大家這麼多人念經，確確實實是挽救了這個劫。

我們看見世界上的這個劫，就咱們這個九一年，水火刀兵，就咱們大陸的這個水災，電視裏播了，這個厲害啊。不光是大陸，還有孟加拉，什麼好多地方鬧水災，水；火，印尼的火山爆發，科威特的油井，一百多個油井噴火，這火；刀兵，中東的戰爭，那個不能算是第三次大戰，等於是二點五。這一年都見了嘛。

這還是大家念《無量壽經》的結果，我們要知道。大家這麼念，所以這也是淨空法師的苦心，因為這個大家可以動員，號召大家念佛。大家認為這有什麼，到處都是這樣，他就沒有新奇感，他也動員不了。所以那個魚籃觀音去救劫，這一點，我雖然主張要念

佛，但是對於淨空法師他這一種苦心，還是應該讚歎。

魚籃觀音，現一個美女，我們看見畫觀音大士提個籃子，籃子裏頭有條鮮魚。因為那個地方都是打漁維生的人，所以他也要示現是漁家生活的人，所以籃子裏頭有條活魚。這個地方人出現了這麼一個美女，很多人就求婚，這些人不懂得什麼禮節，就是看見好看就求婚，有好多人都好多人。觀世音菩薩說：「你們這麼多人求婚，我嫁給你們哪一個？」大夥兒也沒話說了。「我有《心經》，我這還帶了好多好多法，可以給你們，你們明天誰來背，我就嫁給誰。」大家就都去念了，第二天有二百多人能背的。「二百多人，我嫁給誰？再念再念，《普門品》。」觀音的法嘛，《心經》、《普門品》。《普門品》只有七個人還能背。《普門品》長了，七個人能背。「不行，這樣你們再挑吧。《法華經》念七卷」，指定

了一個日期。念之後，只有一個人能背，那個人姓馬，所以我們常常看書說「馬郎婦」，示現為馬郎婦，就說的是這個觀音。馬他是男的，稱為郎。馬郎的老婆，就是馬郎婦，這是觀音。她跟他結婚了，所以稱為婦。那麼就是如約嘛，就結婚了。結婚完了之後要入洞房，馬郎婦不舒服，死了。死了就埋了，埋了之後這事反正很奇怪。後來來了一個遊方的和尚，他們就談起這個事，說當年出現這麼一個奇事。和尚說：「你們愚痴啊，到現在你們還不明白，她那是觀世音菩薩，因為這方有大的災難，要叫你們免劫，所以動員你們念經。」

這個我們也都在體會很多的道理。觀音菩薩無比的威力，觀音菩薩給他化除不就完了？他不能這麼做。一切有因、有果，這個業是你們造的，這個業你們自己消嘛，不能包辦到底。那麼就叫你們念，但

是你們愚痴，別的方法教化不了你們，就經由這種色情，「先以欲勾牽」，這最好的例子了。真正的欲啊，大家要娶一個美貌的，就拼命念經。這樣的發心還能救災，所以大家又在發心，比這個強，大家這麼念，大家念《無量壽經》，當然救災啊。所以這一點，大家讀《無量壽經》我們讚歎，不過等到真正有一天昇平了，大家要解決更進一步的話，那我們就要專，依經之教，提倡念佛。

《無量壽經》，當年很多毀謗，說這個會集不應該，不能夠什麼了。我在《大經解》裏頭，舉了一些例子，做了一些說明。現在就好得多了，過去在北京，夏老師是很受到排擠、壓迫。虛雲老和尚去看夏老師，佛教會的說：「你不能去看這個人，這個人是個不好的人。」所以我們也要知道，不能希望它完全都是一帆風順。

釋迦牟尼佛在王舍城，王舍城在印度那時候是個大城，有九十

萬人，現在是一千萬人的大城。那個時候哪起那麼多高樓啊，一千萬人你怎麼住啊？王舍城有九十萬人，是個大城了。釋迦牟尼佛在那兒說法多年，有很多經是在王舍城說的。但是王舍城那麼多人裏頭，見過釋迦牟尼佛的人，只有三分之一；知道有釋迦牟尼佛其人而沒有見過的，是三分之一；連名字都沒有聽過的，三分之一。所以不能夠希望都知道。

還有就是說，殊勝的東西能接受的就是少的。古時候唱歌，那個陽春白雪跟下里巴人，這個下里巴人全國都唱，比方像現在這些歌，天天廣播，這就是下里巴人。真正陽春白雪，沒人欣賞。因為這個高的東西，他自個兒低的水平，不能欣賞很高的東西。因此我們也不能希望佛教徒都念《無量壽經》，都什麼什麼……。我們底下只要這樣，他只是肯修淨土宗，我們就已經讚歎得不得了了；是

個佛教徒我們也應該讚歎了，就是這，總歸是少數。

你要說中國是佛教國，很多都把他列為是佛教徒，實際上那個佛教徒都是迷信。這個迷信也起一定作用，少做很多惡，但不能解決問題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要談無為法，都是有為法就跟射箭一樣，射上去還要下來。很多人修的都是有為法，你是可以得到福報，不是不可以得，但是不徹底。我們現在說的都是徹底的、真實的，不是一種暫時的。

所以大經這個因緣，我們是怎麼做呢？我們也不用去跟人家辯論，說大經如何如何殊勝，我們就是如實的去修持。夏老師有一句詩很好，（「根身器界」），你真實去用功的話，自己的六根：眼耳鼻舌身意，根身（你的根和你的身體），你的整個根身是一部份反應著自己。內是根身，外就是世界。因為根裏頭就包括意根，

這就包括身心。內而是自身、自心，外而是器界（就是一切物質世界）。「潛轉換」，就在你念佛的時候，「潛」就是潛水艇那個潛，潛在水裏頭。說它好像潛水艇，就你不知道有它在這兒。「潛轉換」就是你不知不覺的，已經轉了，已經換了。

所以這是我們對於一切問題，在日用中，在生活中，能把佛法結合進去的一個最好的一句話。不是碰到這樣一件事就著急了，那一件事又著急了。有的人就這樣，這件事來了，趕緊求觀世音菩薩；有人生病了，趕緊念藥師佛、藥王菩薩；有人死了，趕緊念地藏王菩薩。這還是好的，還是往佛法上，有的就是要忙了，這個要去找醫生，那個要去託人，送禮，忙得不可開交。實際上就是你把這一句記住，一部經，一個佛號，你把它靠住，你老老實實念，它自然根身器界都會轉換。譬如你的對象不如意，你好好念，他就讓

你如意的。

一個海外的，他說：「功德普皆迴向，這是應該的。我是做完了功課，我都普皆迴向，我是可以這麼做。唯獨有兩個人，這兩個人要叫把我的功德迴向給他，我怎麼也做不下去。」呵呵呵……，這說的是他的真心話，說這兩個人太壞了，要我迴向給他們，不能。那麼你那怎麼辦呢？你就好好念佛，他就會變。所以這樣的話，你就皈依了，他就會變。他變好，這不是一切都好嗎。所以現在要說這些話是為什麼？意思就是那些不能理解《無量壽經》的人，我們念我們的，他慢慢就轉換。隨著他的業力，業力重的就轉變的慢；業力輕的，很快很快就轉換了。

就是因為提出這個問題，提出《無量壽經》，提出有人還是不信，所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啊。「若非往昔修福慧，雖欲暫聞亦

不能。」不是過去多生多劫修福修慧，你想聽一聽，聽一會兒都不可能，所以這是多劫的因緣。這樣我們就在這個發起序之前，說到這個會集，會集中間的這個殊勝。

夏老師是從《禮佛現光品》開始的，因為覺得對於這些古譯有這些缺陷，古的各個又不同，差別這麼大，尤其有人作了一些會集，不滿意，自個兒想試一試，就選擇了《禮佛現光品》。為什麼選這一品呢？因為這一品五譯裏頭都有，五種原譯都有這個內容，正好把這五種都抄起來。有的就這譯有，那譯沒有，那譯又局限只有一部份。這一品五種老的翻譯裏頭都有。晚上就夢見跟蓮池大師做了討論，之後送出來，小孩把蓮池的水一杯給夏老師喝。他回來寫。

這個書，現在大家都有這樣的緣，對於這個能夠信、能夠念，這就倒過來證明，大家在往劫已經修福、修慧，因此今生我們就趁

熱打鐵了。這鐵熱了，我們現在又信了，又有這個因緣，一口氣把鐵打成就行了。又涼了沒成功，將來你又得燒出爐子來，再生，再熱，再打，都又從頭費勁，再等下一生可就麻煩了。所以這一次趁著這個因緣，我們就投入這彌陀誓願之海。往生法門主要關鍵還是在信願上，信願再加上持名，這所謂三資糧，所以三資糧是信、願、持名，比如一個香爐三條腿，照相機的機架，三條腿，只要缺一個就不行了，要有信、有願、有持名。這一個殊勝法門的緣起，就在第三品。

### 一大教緣起第三

爾時世尊威光赫奕，如融金聚；又如明鏡，影暢表裏。現大光明，數千百變。尊者阿難即自思惟：今日世尊色身諸根悅豫清淨，光顏

巍巍，寶剎莊嚴，從昔以來所未曾見。喜得瞻仰，生希有心。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長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世尊今日入大寂定，住奇特法，住諸佛所住導師之行，最勝之道。去來現在佛佛相念，為念過去未來諸佛耶？為念現在他方諸佛耶？何故威神顯耀、光瑞殊妙乃爾，願為宣說。於是世尊告阿難言：善哉善哉！汝為哀愍利樂諸眾生故，能問如是微妙之義。汝今斯問，勝於供養一天下阿羅漢、辟支佛，佈施累劫諸天人民、蜻飛蠕動之類，功德百千萬倍。何以故？當來諸天人民，一切含靈，皆因汝問而得度脫故。阿難！如來以無盡大悲矜哀三界，所以出興於世。光闡道教，欲拯羣萌，惠以真實之利。難值難見，如優曇花希有出現。汝今所問，多所饒益。阿難當知，如來正覺，其智難量，無有障礙。能於念頃，住無量億劫。身及諸根，無有增減。所以者何？如來定慧，究暢無極；於

一切法，而得最勝自在故。阿難諦聽，善思念之！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
「爾時世尊威光赫奕，如融金聚；又如明鏡，影暢表裏。現大光明，數千百變。」

「爾時世尊威光赫奕，如融金聚」，這就是在這個法會上，當時阿難看見世尊這個時候這個光明，讓人家肅然起敬，所以稱為「威光」。當然自然生了敬重的心，一看！恭敬，這是光中「赫奕」，非常光明、非常顯著，就好像一個火燒得很旺，這火很有力量。佛的光明也是如此，非常光明、非常生動活潑。「如融金聚」，金子就是很光明，鐵要燒化了，它有時會放光的，金子要燒到鐵那樣紅了，那就更好更光了。就像把金子燒融化了，那樣一個聚合。好多的金子在那兒燒，燒融了一樣，那樣的光明，不是像就

這樣的發光，這樣的發光只是亮。他這裏有威勢，讓人家生敬。

「又如明鏡，影暢表裏。」佛的這個光明，我們沒有法子用世間任何的東西來做比方，來打譬喻。一個人去見六祖，六祖就問：「你是什麼物？怎麼來？」你是個什麼東西？你怎麼來的？他答不出。待了三年之後，他告訴六祖會答這句話了。六祖就又問：「你什麼物？怎麼來？」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你說我什麼物，我說像一個什麼東西，那就不對了。說不出來。所以佛法的事情不能用咱們世間的任何一個譬喻，能夠把它描繪清楚。

所以底下又打個比方。「又如明鏡」，很光明的鏡子，這個鏡子「影暢表裏」。「表」是表面的，外頭的；「裏」是裏頭的，就是內外。「影暢」到鏡子的外頭，就是外頭有任何東西都可以照見。「裏」呢，也是光明清淨，而全部顯現。所以這個鏡之明，一

個明鏡，這個鏡的明跟火光的明沒關係，不一樣。現在我那個火就是這樣子，這個是世間的，所以就沒有一個世間（跟它）一樣的東西。所以以融金作個譬喻，又拿明鏡再作一個譬喻，佛的光明，「又如明鏡，影暢表裏。」

「現大光明」，現出大的光明！這個大到我們沒法形容了。所以我們這個「大」字，往往就有這種大呀再大呀，你只要是個相對的，它就是小。你說那個杯子小，我這個杯子大，它不是大了嗎？那麼這個燈大，它就小，這是相對的。你說它大，它就是小，它有相對的就有比它大的。那我人就比它大，房子又比我大，地球又比房子大，太陽又比地球大。這就是相對的，大的又小了。這個「大」是絕對的，也是離言思的。所以形容這個「大」字的解釋，是其大無外，大到沒有在它以外的，沒有外。底下一句難懂，這個

「大」字是什麼呢？就其小無內，這沒有對待了。要有對待，你說它有大，它就必定有一個情形要比它大，而它就小。它離開了大小，就說大到沒有外，同時它又是小到無內，就是超乎我們思量的境界。

佛法的事情，不是語言思量之所能解，語言分別之所能解。這是咱們經上的話，《法華經》上說：「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」不是靠我們的頭腦所想，靠語言來說。佛的境界是離開言說的。所以我們經上說的，講經、說經都是指路牌，給你指一指方向。我說這是燈，給你指一指。「什麼叫燈？」「這是燈。」我的話沒有錯，聽的人你可以「喔，這個是燈了」。因我這一指，指明了這個燈，但很多人就是我說「這是燈」，他認為這（手指頭）就是燈。我這句話說的燈是離開我的手，在這兒呢，但你就認為這個（手指

頭)是燈，那你就把這指頭當作月了。所以很多佛教徒在這個地方上……，要離開！這個是言說，沒有言說不行；離開言說，不給你指，你更不知道哪是燈了，啊，那個是燈，這個是燈。這個是這個樣子，那個是那個樣子，給你指一指這是燈，你就知道「啊，這是燈」。最要緊的是這個，所以我們要知道，這一些佛法是甚深甚深。

這個「大光明」是極殊勝的光明，不是用咱們凡夫心所能推測的。所以極樂世界的相好，極樂世界的光明，絕不是我們到故宮看見拿各種寶貝、翡翠做為葉子的樹……，那種笨拙，那七寶，那太笨拙了。沒有法子形容，那怎麼辦？就把世界的寶，黃金（作譬喻）。「黃金為地」，我說那又有什麼好呢？但那不是咱們世間的黃金，它是光明，它柔軟跟地毯一樣。黃金又冷又硬，拿那個做

地，踩上去一點也不舒服。不是世間的東西，所以用「黃金為地」是勉強打個比方，因為黃金這個東西很乾淨，不長鏽。很多東西鏽爛了，本來是新的很好看，一爛就難看了。金子沒這些毛病，又堅固，大家喜歡。以這個為譬喻，它超過世間。

「數千百變」，它這光明是變化的，是蓬勃的。這光明有種種變化，光中出種種色，色中出現種種光，這顏色的轉換，光形色的變化，所以就引起阿難的注意。這是一個很殊勝的瑞相，而且這個瑞相是前所未有的。

「尊者阿難即自思惟：今日世尊色身諸根悅豫清淨，光顏巍巍，寶剎莊嚴，從昔以來所未曾見。喜得瞻仰，生希有心。」

「尊者阿難」，阿難的稱號是尊者，一般阿羅漢都稱為尊者。

「即自思惟」，他就自己想了。「今日世尊」，今天世尊「色身諸根」，眼耳鼻舌種種這一切根，「悅豫清淨，光顏巍巍，寶剎莊嚴，從昔以來所未曾見。」看見這樣的光明，世尊所現出來的這樣的光，「悅豫」，諸根的歡喜、安詳；「清淨」，一點也沒污染，沒有垢污。

「光顏巍巍」，「光」是光明；「顏」是色，這個光不但只是亮而已，有不同的顏色。我們說太陽有七色光，實際世尊的光就有無量的光，和種種殊勝的顏色，光中裏有色。這一種「巍巍」，顯示一種崇高，生敬不可及的形容詞。「寶剎莊嚴」，這一句是從《宋譯》來的，《魏譯》裏頭沒有的，顯出佛光的殊勝。

所以會集這個功德很大。一個是你要自己去看五種，你也看不下去，你也體會不到，這替你選擇，把最精華的東西選擇在一起

了。這佛光中就現出種種十方世界的佛土，佛土的莊嚴也在光中顯現了，而這些佛土非常莊嚴！而這一種形相，你說世尊平常連光都不放？我看不會，也經常是放光，但是這樣的殊勝，這樣的光明，這樣的數千百變，這樣的一切寶剎都現，以前沒見過。

所以這個就是什麼呢？我們今天要說的，有幾個重點，這是一個重點。在說經之前，現出這種殊勝稀有的瑞相，就是佛要說這個法的時候，心中十分的歡喜。多少劫來跟大家只能委委曲曲的說一些遷就大家水平的話，我今天才能暢所欲言，才能把我真正的寶貝交付給我這親愛的兒子了，高興啊。佛視眾生等同一子，能稱性而談。佛的心願就是利益眾生，救度眾生，把這種最好的法門教給眾生，滿自個兒的心願。佛不是不想給，是眾生不接受啊。《法華經》講了，大富長者的兒子，兒子在外頭流浪，父親說他是（他

的兒子），他嚇跑了。父親就不能告訴他「你是我的兒子」，再告訴他，他又跑了，「你在陰謀要陷害我」。父親說：「那麼你來，你給我掏茅廁。」

所以《法華》大家有時候說好懂，當故事看就好懂，真要懂得它這個意思，那是很深嘛，不見得就真懂了。一點一點的，現在我們也是這個過程，先從掏茅廁開始，慢慢佛就告訴你，念一聲就有那麼大的功德，那就是佛告訴你的。所以到了現在，大家還不敢接受，變成一輩子的那個「生」。

「從昔以來」，從過去到現在以來，「所未曾見」，從來沒有見過。「喜得瞻仰」，我高興啊，我有這個機緣，我能夠瞻仰，能夠看到了；高於自己的，所以是瞻和仰。看就是平等的，真得到瞻仰，能看出那是很殊勝的上師的境界。「生希有心」，使看的人也

出生了一個自己從來所未有過的心。這就是說佛的光明不但讓人肅然起敬，而且讓看的人你就生清淨心。

抗戰的時候我在重慶，這個家我就逃出去了。日本人已經來了，我逃走了，在重慶工作，皈依了虛雲老法師。我把虛雲老法師的（照片）寄給我一個內兄，他是鐵道方面的工程師，我另外一個內兄在浙江大學當教授，他看見虛雲老法師的照片，他就來信給我，說他也要一張，他並不信佛。他說：「我看到這張照片，我心就清淨了。」所以這殊勝，它有這個作用，他發稀有之心。這個「稀有之心」可以這麼解釋，就覺得對於這個事情重視，認為這是稀有的了，這個解也合乎情理，不過淺一點。而是自個兒出現了一個自己很稀有情況的心。

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長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世尊今日入大寂定，住奇特法，住諸佛所住導師之行，最勝之道。去來現在佛佛相念，為念過去未來諸佛耶？為念現在他方諸佛耶？何故威神顯耀、光瑞殊妙乃爾，願為宣說。」

「即從座起」，就從座位起來了。「偏袒右肩」，這是印度的古制，右邊這個手是露在外頭的。「長跪」是跪一條腿，「合掌，而白佛言」，「合掌」也是印度的禮節，現在他們還是用這個禮節。「世尊今日入大寂定，住奇特法，住諸佛所住導師之行」，這幾句話就表達了阿難的水平了。其實阿難當時已經得到了……，在佛光之下，他已經開發了他的智慧，認識到佛今天現這個瑞相，是入大寂之定。「寂」是常寂光的寂，「寂滅為樂」的寂，「寂」是靜。「定」當然就指是安定，入定就是要一念不生，跟寂是一致

的。而稱為「大寂定」，這個「大」的解釋就是超乎一切了。這不是一般的定，這是「大寂定」啊！這個就是阿難看見世尊放光，首先第一個認識，這是大寂定中的顯現。

是住於奇特之法，這不是一般的法，這是極其特殊，極其出奇的法。不要把淨土宗看為老生常談，家喻戶曉，愚夫愚婦所行。佛要說這個經，是住於奇特法所說，這是奇特之法呀！所以曇鸞讚歎西方的不可思議，他的一句話說：往生的眾生不斷煩惱而證涅槃。這不可思議，奇特呀！一般只有斷了煩惱，你才得清淨，才是涅槃。到了往生，你不需要斷煩惱就證涅槃了，這還不奇不特啊？超情離見！你的情見沒法能趕得上，你沒法接受了。有的人所以不能信，不是他高，是他淺，他理解不了了，這是奇特法。有很多人說：「哎呀，我的根器不行哪，我很多障礙，有很多世間的障礙，

沒辦法，就念念佛吧。」你看多消極，多灰溜溜的。你不知道這是個奇特法呀，這是極殊勝的法，這是你大有善根、大有因緣。他還在那兒報怨，那這個自己就埋沒了，沒有認識。

「住諸佛所住導師之行」，這都是在讚歎，是諸佛所住的導師之行。佛今天是什麼呢？諸佛都是導師，都作為眾生的導師。今天釋迦牟尼佛你也是和諸佛一樣，要作為一切眾生的導師，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中。所以十方諸佛都是說淨土法門，《阿彌陀經》不是有十方佛都讚哪。咱們念的《阿彌陀經》是鳩摩羅什翻譯的，裏頭是六方佛讚，東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、上方、下方。真正印度是十方，因為鳩摩羅什說「秦人尚簡」，中國人喜歡簡單，就把四個犄角刪掉了。等到玄奘，就是唐三藏，他又翻譯了，就補足了四個犄角。咱們《無量壽經》裏頭是十方佛讚，東、西、南、北，還有

四個犄角，還有上、還有下，這就是十方，都稱讚，所以十方諸佛都是道（同）。……（換錄音帶）。所以從阿難的問話裏頭，也就表示出，說法之前佛就放光等等。

「去來現在佛佛相念，為念過去未來諸佛耶？為念現在他方諸佛耶？何故威神顯耀、光瑞殊妙乃爾，願為宣說。」

「去來現在佛佛相念」，「去」是指過去佛，「來」是未來佛，「現在」就不用說了，就是指現在。去、來、現在這三世的佛，佛跟佛都是彼此相念，都是念佛，所以《華嚴經》講十地菩薩，每一地菩薩都不離開念佛。那麼就看見世尊今天這樣的殊勝，這樣的最勝導師之行，這樣的入大寂定，這最勝之道，十方諸佛都是佛佛相念，那麼今天佛一定是在念佛啊！

你看現在說這個光明，而這個光明是什麼原因？阿難自己的思維，他已經想出來，今天釋迦牟尼佛你是在念佛！所以如此殊勝。但是我不知道，你是念過去佛、未來佛、現在佛？因為他沒有通，他不能知道，他不知道佛的心是什麼，但他已經可以判斷必定是念佛！這個發起序就是增加……，這個佛經一品，有時候一點點就都夠了！你要真正把它接受了，就夠了。當然你要介紹給別人，幫幫別人的忙，那就另當別說了。要想自覺，那就夠了。對於這個咱們只要真正能信，你就去做，那是念一聲都不可思議，你還念他方世界的佛。

而不然的話，為什麼這樣的「威神顯耀、光瑞殊妙乃爾」啊？他很肯定，必定是念佛，要不然的話，怎麼會這麼樣殊勝、這樣放光、這樣的威神？「光」是放光；「瑞」是瑞相；「殊」是殊勝；

「妙」是微妙不可說了，神妙不可思議了。這個樣的微妙啊？就是說，所以判斷，他這個是反的話，不然的話怎麼這麼殊勝呢？「願為宣說。」請佛給我們宣說。這是阿難的請問，這是第一點，放光請問。而且阿難已經思維，他能理解到，佛這個時候在念佛。

「於是世尊告阿難言：善哉善哉！汝為哀愍利樂諸眾生故，能問如是微妙之義。」

爾時「世尊告阿難言」，就對阿難說：「善哉善哉！」好啊好啊！「善哉善哉」這是讚歎的話。連用兩個善哉，就是十分讚歎，所以佛都是說「善男子、善女人」。所以我們學佛，頭一個先要做一個「善」字，要離開惡，要善，要修善道。《無量壽經》後頭有五惡、五痛、五燒，先要做個善人。你先要從這個做為基礎，不

是說這個話很殊勝了，我還可以做惡，因為這都可以給我免掉了，那可免不了。我們可以這麼說，一切惡都可以免，拿現在的話說，就是一個是歷史的罪惡，一個是現行的罪惡。歷史性的罪惡，過去所做的，都可以懺悔，都可以消滅，都可以往生；現在在做的，一邊殺人，一邊念佛，你這罪消不了。現行的都不行，你臨終還在殺人罵人，一邊罵人，一邊念佛，你說我這念佛能夠念一聲就都解決問題了？這個不行，這是現行的，不能免。你能悔改，你起碼還是一個善人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很全面的，各方面都有。

「善哉善哉！」這就是獎勵阿難的話，而這一句話又是我們的一個重點，非常重要。獎勵他說：你「為哀愍利樂諸眾生故，能問如是微妙之義。」你是因為你在哀憐、同情，要救度，要讓眾生得到利樂，給眾生利益，讓眾生快樂。你是為了眾生，有這樣的心，

所以你能問這樣殊勝的道理的事情，你才會提出這個問。因為你的心裡頭就是願意利樂眾生，救度眾生，讓眾生得到安樂，得到歡喜。你心中所關心的是眾生，所以你看到了這個現象，你才會有這樣的問，所以說是善哉善哉！獎勵他什麼？獎勵他心中念念為眾生。我們要念念為眾生，佛也獎勵我們「善哉善哉！諸位居士」。就像今天大家把這經送來，這就是為眾生，使得這個正法能夠流傳，大家得益，所以也應該讚歎善哉善哉！

能問這樣微妙的意思，那這一問，佛給他稱讚是微妙，深不可測叫微妙。要說看見佛放光，看見有點新鮮就問一問，這很普通哪。可是當時大會只有阿難問，而阿難所問，問出來了的是大寂定、奇特法中的現象，是諸佛所住導師之行，最勝之道，所以就能問這種微妙的意思。這是微妙之義，不是只是好看、新鮮，我來打

聽打聽，那就不值得讚歎了。

「汝今斯問，勝於供養一天下阿羅漢、辟支佛，佈施累劫諸天人、蜎飛蠕動之類，功德百千萬倍。何以故？當來諸天人，一切含靈，皆因汝問而得度脫故。」

「汝今斯問」，這句話很要緊。你提出這個問題，「勝於供養一天下阿羅漢、辟支佛，佈施累劫諸天人、蜎飛蠕動之類，功德百千萬倍。」再關鍵是下一句，「何以故？」為什麼這麼說呢？「當來諸天人，一切含靈，皆因汝問而得度脫故。」這就獎勵了阿難了。你今天問了這個問題，你有這樣的心所以才能問。你提出了這個問題，就殊勝於供養一天下阿羅漢、辟支佛。咱們是四天下，四大部洲，四天下；「一天下」就說是一個地球吧。你能把整

個一個地球的阿羅漢、辟支佛供養，整個地球上的阿羅漢都供養了，等於「佈施累劫諸天人民、蜎飛蠕動之類」，你多少劫來佈施天人、這些「蜎飛」（小飛蟲）、「蠕動」（小爬蟲），就是一切眾生。小飛蟲、小爬蟲都包括了，當然牛馬什麼更在內了。你就勝於累劫的來佈施天人、動物、六道眾生，這個功德是百千萬倍，你提出了這個問題。

所以佛法上說，什麼人能報佛恩？兩種人，一種是善問，很善於提出問題；一種是善答。這兩個人能報佛恩，所以我們能夠很好的提出問題，這是報佛恩的一個方法。而先提善問，因為善問之後才有善答，不問就沒有答。他都是「應病與藥」，因為你說有什麼病，所以才給開個藥方。沒有一個大夫是自個兒在家裏頭開藥方的，總是要給你診斷了之後，才給你開個藥方。這個藥方有的大夥

兒都可以治，就拿去流傳。所以問的功德很大，這麼樣深入，你能提高你的覺悟，而且你關心眾生，有的人也是替眾生問。

這是「百千萬倍」，你把全地球的阿羅漢都供養了，這些眾生都佈施了，勝於百千萬倍。「何以故？」為什麼？你一個問題，一句話，咱們就得想嘛，是一句話你怎麼就有這麼大的功德？地球上這麼多的阿羅漢，雁蕩山就有五百阿羅漢。全地球上，雁蕩山就有那麼多，那有多少啊？還有天界、還有什麼什麼，你到底有多少啊？多少天，禪天，這麼多眾生。眾生有多少？這無窮盡哪，而且是累劫，就（問）一句話。所以這些都超乎情見，處處超乎情見。

「何以故？」為什麼可以這麼說呢？就因為你問了這個問題。「當來」，就以後，從你問了這句話以後，一直到現在，一直到以後，永遠的永遠，「諸天人民，一切含靈」，一切有靈性的。「含

「靈」比「眾生」這個名詞翻譯得好，「眾生」是一切有生命的，植物也得說它有生命，總之這個名詞就差一點。「含靈」，有靈性的。咱們不能說植物有靈性，所以說「一切含靈」指動物，這就是植物和動物還是有點兒不同。植物，再來一步就跟磚、瓦、木頭、桌子、椅子、板凳一樣了。線就在這兒劃，所以含靈這條線劃得比較清楚。眾生有生命，植物也有生命。所以「一切含靈」，指的是人、畜生、六道。「皆因汝問而得度脫故。」都因為你的問，得到了度脫。這句話非常非常重要。

所以我們現在有時也不能夠向什麼人都去說你這個還不究竟，但實際上這一點很清楚。這《大集經》佛的開示：「末法億億人修道，罕一得道。」一億的億，兩個億擱在一塊兒，億乘億，那就是四個萬，四萬萬萬萬人。「罕」是少。很少有一個人得道。大家有

時候不大重視，所以常說：「修道者如牛毛」，都在那兒修行，人像牛毛那麼多。咱們世界上有多少牛，牛有多少毛，誰也數不清楚。修道者像牛毛那麼多。「得道」，成功。「得道者如麟角」。麒麟，我馬上就八十歲了，我沒看過麒麟。得道的人像麒麟的角，少得沒法再少了，就是說不是那樣容易。底下最重要的一句話就跟這兒就合了。佛都是一致的，有的人看到這一部經跟那一部經不一樣，那還是因為你沒有能圓融，佛的話沒有兩樣的。「唯依念佛得度。」只有提出念佛，唯獨是依靠念佛而能得度。

這就是說明阿難這個問題了，你這一問之後，佛就說出為什麼念佛。你要沒有這問，阿彌陀佛誰都不知道。咱們這個世界，阿羅漢都不知道他方的佛，只有佛去告訴他。憑他自己，他聽不到他方的佛的名字。十方佛國無量無邊，阿羅漢只能在這三千大千世界之內

周遊。這個世界的佛是誰？我們這個佛就釋迦牟尼佛了。東方有藥師佛，西方有阿彌陀佛，他聽不到，除非佛告訴他，佛告訴他又另外一回事了。

因為這一問，佛不就說這個法嘛，說了阿彌陀佛，而且原原本本。所以為什麼《無量壽經》稱為淨土第一經呢，因為這個經是最原原本本的講阿彌陀佛在因地中怎麼從國王、怎麼聞法、怎麼出家、怎麼發願，一步一步的。最初問：「我要發個願超過他方國土，能不能行？請佛開示」，那時佛叫世間自在王如來。後來他就把所有的國土，「二十一俱胝」就是無量無邊的國土，都示現給法藏比丘了。他看了之後，他就總結，選擇各個佛國的優點，而且選擇生一些大願。這些大願花的時間花了五劫。到佛前宣說這些願，得到證明，也示現顯出了瑞相。然後就去修行，實踐這個願。這一

一步一步的，一直到這個願實現以後，極樂世界是什麼情況，這些情況都是釋迦牟尼佛說的，所以這個經是釋迦牟尼佛說的，極樂世界是什麼，這個經過都是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的。

底下更重要的就是你怎麼能夠往生。（極樂世界）那麼好，你要往生，三輩往生，往生的共同條件，不管是上輩、中輩、下輩，一律要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。還有往生正因，這都是正因，但是共同的，必不可少的，每一個人都不可少的，是發菩提心，是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。

底下就說到極樂世界到他方去聞法，他方到極樂世界去聽法，阿彌陀佛在極樂世界說的法。阿彌陀佛說的法，這個經裏頭有。你說阿彌陀佛說什麼？他說的這經上有。你現在是無我啊，要清淨，還是從空啊。最後就說咱們這個世界種種的五惡、五痛、五燒，這

是一個對比。極樂世界是那個樣子，你要去是那個樣子，而在這個世界你要犯了五惡，現世受報是五痛，來生還要受報是五燒。那麼你要避免五惡、五痛、五燒，你就要修五戒，行十善，人天道，你就必須念佛求往生，就永遠脫離。

還說了邊界，這最圓滿了。邊地，現在有很多人，他的情況就還給他算了命，他最多往生到邊地，最高只能到邊地。經上說的，對於佛的智慧不能了解，對於自個兒本來是佛這也不能相信、不能了解，這兩個只要有一個，（但）你還念佛，還行善，你只是到邊地。到邊地並沒有痛苦，享受比天界還好，就是不能見佛聞法。為什麼不能見佛聞法？聽不懂，聽也白聽，等於先修班。你不了解佛的智慧，你五種智慧不了解，這都是經上的話；於自個兒善根不能生信，本來是佛，不相信。明天《疏鈔》就來了，頭一個就是這個

問題。所以我們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，我們不能就是……你最高才是邊地，萬一你臨終水平沒有發揮好就完了，是不是？你怎麼能夠表示我臨終准能發揮這個水平？有很多運動員好成績，打破世界紀錄，到賽場上差好多，你發揮不出來了，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情形。所以讀誦大乘、聞法也是很重要的。

所以這部經很全，這是一個重點，這一段最主要的重點就在這一段裏頭。就是說，它是一個「皆」字很重要，所以我們一個字不能夠放過。將來一切的含靈都是因為你這個問而度脫，就剛才我引那個《大集經》，就結合起來了，「億億人修道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得度（生死）」。這「皆因汝問而度脫」，沒有用其他方法度脫，就只因為你這個問，問出了我的回答，這個經上的法門，這樣去修，度脫。

所以就死心塌地，有很多人覺得，學了密又想去弄弄禪宗，學了淨土又想去學密，又想什麼……。現在很多人，這些魔師多得不得了，這個魔是最容易藏在禪宗和密宗裏頭，淨土宗難得多。淨土宗頂多是一些還有名聞利養，見解不透，理解不高的人，在那登壇說法，這還是有。但不是魔，究竟不是魔，他不是有心有意來毀法的。而禪宗和密宗，這種魔他最容易藏身，你不容易辨識他。那禪宗可以隨便答，問我什麼是佛？這個錶；再說什麼是佛？我的茶杯。我不用從什麼經論給你回答，我這麼說，你說我錯？你不能說我錯。可以隨便，那你就不能發現，那個行為也是如此種種。密宗也是，也就不容易發現，所以他很容易藏身。別的總得持戒，你總得講經，你總得有一些東西。尤其是淨土宗，吃素，而密宗他就吃葷，你能說他不對嗎？所以他藏身，他就是容易混。

「皆因汝問而得度脫」，跟《大集經》的話是一致的。如果我們就是要兼修別的，都不能忘了這個淨土法門，以求生極樂世界。我說你修什麼都可以，但在這一生之中，你不是求生淨土，而想這一輩子就出六道輪迴，我說我斗膽說一句話：「就不可能了」。所以我們不能夠勸別人你修的都要放棄，但你要發願求生淨土。「皆因汝問而得度脫」，底下就是佛說了。

「阿難！如來以無盡大悲矜哀三界，所以出興於世。光闡道教，欲拯羣萌，惠以真實之利。難值難見，如優曇花希有出現。汝今所問，多所饒益。」

「阿難！如來以無盡大悲矜哀三界，所以出興於世。」如來是以無盡的大悲，如來已經成佛了，但是大悲是無盡的，過去的願也

是無盡的，要哀憐三界的眾生（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就是一切眾生），所以才出興於世。佛都涅槃了，比方我們都退休了，我這還在……，就是說你可以不工作了，佛他退休了，他涅槃了嘛。那麼還要出興於世，來「光闡道教」，是為什麼呢？就是要「光闡道教」，要發揮，把聖教裡頭的這個，使得大家能夠理解、能夠接受。

「欲拯羣萌，惠以真實之利。」欲救一切的萌，「萌」是像一個花生的小芽，這也代表生命，也就代表一切有情，一切含靈，一切眾生。如來出興於世就是要宣傳佛的教化，來救濟一切有生命的。「惠以真實之利」，要讓他們得到真實的利益，不是一個暫時的利益。就像耶穌教他們也得利，也生天，但是沒有出六道輪迴。

所以天的福享受盡了，還是輪迴。天的壽命很長，道教可以到無想天；修四禪，在無想天，壽可以到五百大劫。他是以五百小劫

的時間入定，入了定之後心就不動了，無想；然後最後五百小劫又出定，還再輪迴。他這麼長的幾百劫心中無想，什麼境界呢？就是像冬天冰裏頭的魚，凍在冰裏頭，魚就不能動彈了，魚並沒死，什麼時候魚化凍，它就又活了。所以這個無想天的境界，就像冰裏頭凍的魚一樣，它那個沒有活動。不是它不活動，他被冰給掐住了，不是很自覺的，而是環境使然，就這話，就這樣一個情況。所以所得的利不是真實之利。

如來為什麼那麼稱讚阿難這一問呢？就是要知道這眾生都因而得度脫。佛為什麼出現於世？目的就是要救這一切眾生，要給他最真實的利益。真實的，沒有虛假的，是真的、是長久的、是永恆的、是徹底的。就是要讓他真正出離生死，出離三惡道，自覺覺他，究竟的自覺，也發起無量的心來，去度其他的眾生，輾轉救

度。佛是為了這樣的心，所以佛就是難值難見。「值」是遇，你很難遇到，很難見到。現在我們說聞到佛法也一樣，佛法也是難聞，難值難遇，「如優曇花希有出現。」像優曇花一樣，很少出現。咱們世間也有叫曇花，就晚上才開，很香，那是我們世間的曇花。我的老師在日本的時候，曾經房頂上開了一朵花，那個日本的侍女就跟我老師道喜，說：「先生給你道喜，這個花是很吉祥。」曇花沒有根，自己就開了，這還是人間的。這個優曇花很難得出現啊。

佛是給眾生這樣的利益，「汝今所問，多所饒益。」你這個問，有很多的利益。因你這一問，佛就說出來阿彌陀佛出家、發願、成道，極樂世界的情況，怎麼能夠往生，全部的，佛都告訴大家。你這一問，佛都說出來了之後，大家都可以這麼修。所以饒益有情，讓眾生得到好處，佛給的好處，多，太多了。這就是佛的開示。

這裏有一點我們很重視這個法，一個就是，都因為這個法得到度脫；不是由這個法也可以度脫、那個法也可以度脫，這是一個情況。這一段還有，這個法可以給很多饒益，另外一個法也可以給很多饒益，這還是共同的；而真正能得度脫的，「皆依此法而得度脫」。是這個法嘛，這是獨特的了。所以阿難一上來就說「住奇特法」，這是一個奇特法，你修什麼都可以得到好處，但是要得到真實之利，也不容易嘛。有很多人修了，得到的是暫時的。佛的出興於世就是為了饒益眾生。

「阿難當知，如來正覺，其智難量，無有障礙。能於念頃，住無量億劫。身及諸根，無有增減。所以者何？」

底下又給個阿難鞏固，說你要知道佛的智慧，也就讓重視佛

所說的法，所以這個序內容很全面。佛告訴你是這個情況，還要鞏固阿難的信心，就把佛是個什麼情況，讓阿難了解。你要知道，一個，佛就是為了這樣一個心來的，要給眾生之利。還要知道，「如來正覺」，如來無上正等正覺，這佛的智慧是沒有法子測量的。無法用什麼什麼現代近代的什麼方法，能夠可以測到一百幾十億光年以外的星球，但要測佛的智慧是測不到的。「難量」，沒法子衡量的。

「無有障礙。」佛的智慧，在任何地方都是通達明了，沒有什麼東西能阻止，能作為障礙。比方鏡子上頭有點髒，那就是障礙，這個地方就照不清楚了。佛的智慧都是明澈的，都是清清楚楚的，一切了知，沒有障礙。說一個情況，佛的智慧是什麼情況呢？底下就《華嚴》的境界出來了，不可思議的境界，把時間就打破了。

「能於念頃，住無量億劫。」一念就是一念的功夫，心中動一

念，起一個思想，那不就是一會兒的功夫？在這一念的時間，這一個時間之內，能怎麼樣呢？他就是過了無量的無量的很多億的那樣的劫。劫就是長時，很長的時間，也沒法說數字，數字表達不了。多少個萬，萬個萬，億個億，表達不了，不是數目能表達的。一個譬喻，就是幾十里的大石頭，天人穿著天上的天衣，輕紗，來了，在石頭上蹭了一下，多少年下來一次，等這塊石頭磨光了，一劫。你想想多少時間？長，就是到了多少億劫；短，就是這一剎那。世尊能把長劫縮短為一剎那，能把一剎那延展為無量劫。

所以現在的科學家比較有很好的現象，譬如愛因斯坦以後的科學，這些問題有很大的突破。要還都是牛頓，那就圓融不了了，佛學和科學彼此是矛盾的。但是愛因斯坦以後，我們就覺得是很有趣的事情，現在佛教界還沒重視到這個問題，科學界倒重視到了。

他們很驚訝說：「我們現在剛剛碰到的問題，幾千年之前佛都解決了。」現在第一流的科學家在那兒研究佛教，他們想從中找一點啟發，怎麼去進行研究。有的就是為了有些科學的結果沒法理解，那麼來從佛法裏頭找一點理解。

現在科學家已經都認識到，這一點是共通的，已經知道了，空間、時間、物質是人類的錯覺。所以現在佛經好講了，就用科學就可以講。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色就是物質；空嘛，物質的那一面，精神。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在最新的試驗裏頭，一個封閉的東西，有的極小的物質，就忽然間沒有了，空了；本來空無所有的，忽然間物質來了。所以現在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科學家這麼說。你一定還認為有一個物質，心想「你說是空，你說的空不是空啊！」就是空。那「桌子怎麼不是空啊？」它不過就是……

（換錄音帶）。

這無線電波，你看電視的時候，你想想這個問題。旋鈕一按，巴黎，再一換，東京，巴黎和東京不就都在這兒嗎？就你旋鈕一按。當時你沒有轉換，要等一等，停五分鐘。現在按下去，這一個頻道來了，香港，臺灣，北京，這都是無線電波，都在你收的電視機裏面，不需要再去下請帖把它請來，都在這兒，誰也不排擠誰。你說它是有，是沒有？沒有嘛，怎麼一按什麼都來了，足球比賽踢進幾球了，跟實際一樣。你說它是有，在哪兒呢？哪有球門，哪有球，哪有人，哪兒呢？什麼東西？你把電視機一拿，找這些圖像給我看看，沒有。

所以這一切有二重性，一是波動性，物質本身都是這種波動的性質；再一個顆粒性，再早一點還有這種解釋，認為有一顆一顆

極小的東西。不對，錯誤了。就是能量的集中，在空間這個能量比較集中了，好像是個顆粒。所以一切物質只不過就是波動和能量，沒有什麼叫物質。打個最粗淺的比方，你們晚上回到旅館，就在旅館裏頭，晚上點你一支香，你拿香去轉，就看見一個光的圈。這個光的圈是有，是沒有？你親眼見，怎麼說沒有？拿光圈來，拿不出來。為什麼沒有能現出來？動相，一個東西在那兒動，這一切都是動相。咱們的心老在動，所以就出現了大地、山河、世界、男女老少。

所以科學這個發明就說，時間、空間、物質是錯覺，我們佛法的語言是皆由於妄想。他說「錯覺」，我們說「妄想」。這就好像一個名詞，翻譯的人不同。「錯」跟「妄」是同意思的，「覺」和「想」又是同意思的。「我覺得」，還不是心裏的事嗎？我是這

麼想。他說「錯覺」，我們說「妄想」；他說是「錯」，我說是「妄」。所以時間、空間，這就打破空間、時間了。時間一定有長有短，那就是在錯覺之中。事實上我們就是在錯覺裏頭。有很多人就是因為我們這個錯覺，去批判、去分析你佛教的對不對，我能同意的就是對。事實上，你現在整個是在錯覺裏頭，應該用佛教的道理來批你自己，不是用你這個去批佛教，這就正確了。

佛就告訴阿難，佛的智慧是怎麼樣。多少劫和剎那這是平等的了，所以等於用這一會兒的功夫，就能安住多少多少劫。在咱們這部經裏頭，這種例子很多。所以在我的註解裏頭列了十玄，十種玄，玄妙不可思議的。而十玄正是《華嚴》中的特點，所以我們這個經就是《華嚴》的十玄。《華嚴念佛三昧》也就是如此，正如我們這個念佛。《華嚴》都公認是佛教最高的，不是一個愚夫愚婦的法。

佛的國是怎麼樣呢，過了這麼多劫？有的身跟諸根過了時間就變老變壞，可是（佛的國）無量劫都沒有變化，為什麼佛能這樣呢？

「如來定慧，究暢無極；於一切法，而得最勝自在故。阿難諦聽，善思念之！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
因為如來的定和慧。我們要緊到最後就是持定慧，所以我們上來要怎麼樣呢？就是要解行相資。既然是個知識份子，我們就應該行和解互相資助，互相促進，要用我們的行持念佛、禮拜、種種種的，使我們能夠理解。你沒有發真實信心，虔誠恭敬，依靠三寶，沒法子理解佛法。

對於這個問題我曾經和別人挑過戰，在居士林的時候，人民大學哲學系高年級的學生，他們跑來聽。聽我講到這個地方，我說：

「不信你們就沒有法子懂。你們不服，你們可以來辯論，我敢跟你們挑戰。」他們都不講話了，他們包圍我，最後他們都服了。它是怎麼？它是《華嚴》的境界，就打破一切咱們這個，所以到了這個，事事都無礙，小中可以容大。你說我這十個手指頭就是包括每一個手指頭，這都能懂。我說我一個手指頭包括十個手指頭，一中包括多，《華嚴》就是這個道理。咱們這個經裏也很多，佛的手裏頭就出無量的東西，那這無量的東西都能到他一個手裏頭，他能出就能入，那不是一裏頭有多嗎？

拿波浪作比方，水裏頭有個波。江上是十個波，這個波它底下是水。我說你把這個波拿給我，你怎麼分界？取到哪兒是這個波為止啊？你刀從哪兒給它切？水裏有個波，有個波頭，這波它到哪兒為止？都是連著的，你切哪兒？那不就是這整個手都在裏頭了嘛。

整個都在裏頭，那不就是其餘手指頭都進來了嗎？所以真正通達了本心，這些不思議境界，這個非常玄，大家在這些地方上慢慢的來體會。

總之就是說，如來的定和慧是究暢無極。目前我們是行解相資，修行之後你才能真懂。懂了之後，就可以更好的修行，更理解了。證明世間那些都是虛妄的，是害人的，我留戀它幹什麼，幹嘛我自己害自己，你不就更放下了嗎？你更放得下，你不就更灑脫了，你不就更聰明了。為什麼你苦惱？就像剛才說的，「這兩個人我給他回向，我就是不情願。」等你理解了，那麼他也都情願了，就沒有包袱了，沒有困擾了。有的還婚姻不如意，「哎呀！真是冤家，不是冤家不聚頭啊。」你真正理解了，就都是原諒了，就好了嘛。所以修行提高你的見解，見解提高了，有利於你的生活和

修行，互相促進，就越來越光明嘛。先是福慧雙修，又修福、又修慧，再最後就是定和慧了，定和慧都重要，戒定慧。所以三無漏學，要持戒，持戒之後，然後就得定，定能生慧。

如來的定慧是究暢無極，「究」是徹底，「暢」是暢通、通達，究竟、徹底和通達都到了沒有極限了。究暢無極，如來的智慧是不可稱、不可量，沒有極限，無所不知。「於一切法，而得最勝自在故。」所以佛就說這話：「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」。我是法中之王，所以就法是自在的。國王嘛，當然過去的時候是可以制定法律的，於法自在嘛。佛是法王，不被一切法所約束，所阻礙，最殊勝的自在。這個「最殊勝自在」怎麼講呢？可以用一句孔子的話來說：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」這麼一聽，好像隨便我都可以放肆，誰也管不了我，我愛幹什麼就幹什麼。那又錯了。「從心所欲」，心裏

要想什麼，你就是去做什麼，都合乎規矩，都合乎最勝的道理，這是最勝自在。不要加以勉強，鬥爭了半天，一想還是這麼去做吧，那還是凡夫。自然我做的一切一切，無不合乎最殊勝的道理，無不合乎第一義諦，這是最勝自在，佛是到了這個情況之下了。

底下說到這兒之後，就召喚「阿難諦聽」，你要好好的聽。「善思念之！」聽了經之後，要好好的去想。不是不想，而是好好的想，想想他的意思，這是佛說的。所以我們要依止聖言量。不管他是誰，聖言量我們就聽；不是聖言量，有人再稱讚他，我們也不附和。佛說這個經你要好好的聽，聽完了之後好好的想。接著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我要給你很好地一段一段的講，這是緣起。

所以你看就這一個序裏頭，多少重要的內容，現瑞來證明這個經、這個法門的不可思議。阿難的理解，這是大寂定、大奇特法，

佛佛相念，這個殊勝境界畢竟是因為念佛，所以一個伏筆下來了。就問，阿難就得到獎勵，勝過那些功德多少萬萬倍。為什麼？因為你的問，將來一切的含靈都因為你這個問得度。因為你這一個問，佛說了這個經，因為這個經得度。因為這個經是提倡了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三輩往生都是如此。

如來出興於世，大悲，就是要惠以眾生真實之利，而如來的定慧是登峰造極了。空間就說，萬劫眾生覺得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佛都通達，佛是證到了。佛不是說，不是理解，佛就是可以這麼轉變，這一剎那可以當無量劫用，無量劫可以如（一剎那），所以需要無量劫成佛，你一剎那可以成佛。

這帶業往生，現在有很多人在辯論這個問題，最後大家同意下來了，是帶善業。那還要說？帶善業還要說嗎？就是帶惡業帶罪業

往生，所以說不可思議嘛。往生之後，還是不斷煩惱證涅槃，都不可思議。

這都是什麼？如來定慧究暢無極，因為眾生有情見裏所理解的，都是在框框裏頭的東西，所以就有極限，就有限量了。有限量和無限量就根本不同，就拿一個最淺的數學來說，無限大，一個8字橫下來，無限大，infinity。infinity可以翻無限大，可以翻無量大，還有什麼大，反正就這麼個形容大吧。無限大，你把它減多少，它還是無限大。你去掉一些東西它就小了，這不是無限大。你減多少還是無限大，有限的東西根本就不可能，那就沒有減法了。減法，那就是這一減就要少，減者少也；無限大就沒有減法。而只要一減，減掉某個數目，就變成有數了，它就不是無限大，因為它還是有量的。那你怎麼減它都是無限大。

這還不奇，你怎麼除還是無限大。除者分也，就是我這個財產，你不管多少人來分，分的結果，每人得的那一份是無限大。任何數除，這數學公式，無限大被任何數去除，除的結果還是無限大。這就不可思議了，到了無限大的情況之下。所以佛法這一句「定慧究暢無極」，就是如來的定、如來的慧，都是無限大。「無極」就是沒有極限，就是無量。所以無限大裏頭，咱們所謂有限地做的事，都突破了。一分就少了，兒子多了，財產要分家，怕分一分，分的份數越多，錢得的就越少，因為有限。到無限大，分多少份，每份還是那麼多。所以佛法甚深甚妙。

我們就是依止這個經，還是要「善思念之」。要體會，依照經，佛說的教導，我們去做。這個經很全面，大家肯念，在這上面做了功德，這個功德都是不可思議的。這個因緣，所以皆因此問而

得度脫，這個「皆」字就把咱們都包括在裏頭了。我們今天就因為阿難當時有這一問，所以我們也得度脫，我們要謝謝阿難這一問。這是這個緣起。

大家現在已經很深入了，都在讀、都在念，還有種種不同的讀法。不管怎麼樣，都至少是種善根，至少是救劫運，這應該肯定下來，不可思議。如果真正體會了如來的意思，跟如來的心印相接，那這個就是無限大了。所以圓人修一天，等於普通人修一劫。怎麼叫圓人呢？圓人者，就是咱們這樣的人，你的見解是圓的，就稱為圓人。這樣的人他修行一天，等於那個不圓的人修行一劫。那麼長的時間，那個大石頭都磨完了，就是一個是有限，一個是無限大。好，希望大家都無限大！

……都是很深入的東西，所以我們現在不是講講因果報應，

有很多東西有時候還不是很能一下子就十分明白。當年在我們先師那裏，他有一句話幾十年之後才明白，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你不要發愁，早晚會明白。你擱在心裏頭去，我有這句話不十分明白，一種就是目前看到書跟它有關的注意一下，或者有的時候大家討論討論，有機會問問人。甚至沒有這些機緣，你就是自己這麼修下去，不管你是看經也罷，念佛也罷，用哪個方法也罷，久而久之，我們常常這樣子說，再一看書，「哎呦！跟以前我根本沒看一樣。」就是以前所理解的那個太淺了，所以現在你說一點印象都沒有，跟沒看一樣，就像重看新的。

圓瑛法師講《楞嚴》，講了一百多遍。大家很多讀的都是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他自己說的：「我每講一次，有一次的收穫」，就佛法是無盡藏。但佛法不虧人，你今天為什麼有一個完全嶄新的收

穫，是從你過去辛苦來的。沒有過去，就沒有今天。你今天到了這一步，來天一看，「哎呦！我又跟新看的一樣。」你今天是白看了嗎？你那個「我跟新看的一樣」，那個境界是由於你今天的努力，才有以後那一著。所以大家就是這樣，我們不能希望一口吃一桌酒席，但總之都已經聽進去了，都是已得，早晚它都要產生作用。

因為我們明天講《疏鈔》的頭一段，那是極重要極重要的。那麼就是好像很懂，可能好像恍恍惚惚。能聽就是好的，也說明大家的本心，說明本心就是跟佛是平等的。所以佛法是大平等法門，眾生跟佛是平等的。別的教都是真主，我們是真主的奴隸，要為真主而戰，為真主流血，聖戰。是上帝創造一切，我們是 *poor creatures*——可憐的眾生。佛教不這麼說。上帝製造萬物，誰製造上帝？不公平。佛教的教義是上帝製造我，我製造上帝，這才平等。誰製造上

帝？我製造上帝。他要製造我，我就製造他吧。而這個「我」，我這個「大我」都是不可思議的。

現在我們這兩次講的，是主要所要講的內容。這時間已經沒有了，在第三次、第四次大家可以提問討論。那一講就壓縮，那麼最後一次我大概就要告別了。

「三十而立」，三十歲就能有所成，能站得起來了；「四十而不惑」，四十歲沒有疑惑了；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，就知道整個的天命是如何，未來是如何，種種的情況，自然的……；「六十而耳順」，耳朵聽見什麼都順，你罵我，我也順，一切什麼稱、讚，八風都吹不動他了；「七十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」這個不是我們一上來就要從心所欲，不逾矩，然而可以知道有這個境界，這是聖人境界。我們老是念這個聖人境界，是可以做得到的，所以人人可以

做聖人。儒家也有這個道理，所謂「致中和」，「致中和」是什麼？什麼叫做和？發而自然中節，謂之和。

所以修持好的人，他不用安排，自然而然都是。所以有的談話、什麼見面啊，有的人聽了得到很大啟發，因為他的所說恰恰好都是契理契機。你要做好多準備，想出來的東西，寫成講稿的東西，那個它究竟是人為的了。所以禪宗有的時候要拜訪某個禪師，那個禪師隔著江，看見他來了，那個主人就拿著扇子招呼他，他就開悟了。搖搖扇子，什麼話也沒說，但是那個就開悟了。他來，他不到廟裏去了，他的目的不過就是問法，他解決問題就走了。佛法很微妙，很殊勝。多謝，多謝大家。

## 二、佛學漫談

1991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於北京蓮舍

正如大家所說，今天是彌陀的聖誕，大家知道就是永明大師的生日，彌陀於今十劫，其實已經無量劫前就成佛了。三大阿僧劫，人間的歲月，我們這個曆法沒法算了，但是這個生日怎麼知道的呢？永明大師我們紀念他，是位偉大的大師，他是禪宗的祖師。

隨便談談，自由些，但是一點都不能錯。隨便談，不講禮節，也很自在，希望大家很活潑，跟在家裏一樣，我們一個自在，沒有做作，這是真的恭敬。所以「宋儒不好，儒家不壞」，宋儒不好，儒家了不起，像很多新加坡學了點孔子的東西，他搞得很好嘛。

日本、世界上都稱為聖人，那麼現在我們也就承認孔子是聖人，的確是聖人。其實他就是很活潑，不是很（道貌岸然），但宋儒搞得……，大家道貌岸然，所以我就不大歡迎……，一看就是個佛教徒，與別人都不同了。

永明大師是禪宗的第三代祖師，現在有很多人一談到淨土，就不敢再談這個「禪」字。已經過去的很有名的大德也是如此，不是他水平不夠，是他的方便，因為眾生水平太差了。其實我們應該紀念的彌陀聖誕，是代表彌陀的永明大師聖誕，他是禪宗的祖師。而他有很多著作，最著名的著作是《宗鏡錄》一百卷，它裏頭也有淨土宗、也有禪。中國說這是最了不起的一個總結，等於佛教給（讓）永明大師做了一個總結，所以有時間的時候，這部書（可以讀）。香港他們出書跑這兒來問我，我說：「這部書咱們都

沒人印，《宗鏡錄》沒人看，《宗鏡大綱》很好嘛，你們先去印一印。」他們真印了。他們很高興，找到書真印了。印了之後他們送了一部給我，因為說我是建議人。《宗鏡大綱》可以讀，二十卷，談的很深入。這個書最吃力，但是吃力的書都才有好處。你看得到就看故事下去，那就還是看故事。這個很吃力。

他的特點是一天念彌陀聖號十萬聲。現在有的人一天念一千、二千，他是念十萬。自古以來的淨土宗，都是以持名為主的，因為《阿彌陀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都是說念「阿彌陀佛」，所以古今淨土宗提倡持名。那麼今天紀念永明大師，他的特點就是十萬聲佛號。天天念。你看他還作了那麼多著作，一百卷的《宗鏡錄》；每天有一百零八件佛事，比方修供養、施水、超薦，做種種的事情，有一百零八件事情，還有十萬聲佛號。這個十萬聲佛號，

蓮池大師試過，那很吃力，很難念到。你只是閉關，專心專意，什麼都不做，專念，才（可能），不然一般就只能七、八萬聲。我自己也試過，我念咒來做試驗，我最多一天能念到十六萬遍，那也就是什麼都不能幹了，這一天就要減少睡覺什麼的，很特殊的，經常是不行，所以十萬還是可以的。

他這出家的因緣，他是杭州管稅務的，所以手邊有錢。西湖，有水啊，很多遊客，所以很多打了魚就在那兒賣。他就拿這公款放生，不是貪污的公款。這也是一件很偉大（的事情），這麼大的學問，這麼聰明，他能夠不知道這國家稅務的法則？這貪污公款是要處死刑，現在也一樣，是不是。果然後來交不出帳款來，就要處死。處死之後有兩個傳說，記載上都有，一個是臨刑的時候，脖子砍不斷，刀斷了，所以奏明錢塘王，赦免了。再一個說法呢，錢塘

王宣佈了死刑，國家的法律，但是他祕密的告訴了監斬官：「你看，如果他要很害怕什麼的，就殺了他；如果他神色不動，一點也無所謂，就放了他。」這是第二說。這兩個說都成立，我們不一定要執定哪一說，反而是後一說更殊勝，真正是為眾生了。所以就赦免了，就出家，成了大德，開悟了。他俗家姓王，是個了不起的大德。

他有四料簡，有人就覺得不是他作的，其實是他作的。有很多看法，有人就說為什麼不是他作的？他是禪宗的祖師，哪裏有自己來貶低自己這一宗的。「有禪無淨土」，只有禪沒有淨土，「十人九蹉跎」，你就耽誤時間了。「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」，這不就說的淨土比禪好的多嗎？那我為什麼回頭讚歎禪啊？「有禪有淨土，猶如帶角虎」，所以要成為帶角虎，老虎已經了不起了，獸中

之王，而頭上有角的虎，頭上像犀牛的角，這是世間沒有的了。要成為帶角虎，那你除了有淨土之外，還應該有禪。「現在為人師，將來成佛祖。」這不是讚歎禪嗎？離開了禪，達不到這一步。

這是釋迦牟尼佛傳心的法：我的心地法門，涅槃妙心，正法眼藏，囑咐摩訶迦葉。所以佛的心，佛的涅槃的妙心，傳給了迦葉，所以禪宗是傳佛心的法門。所以我們現在應當對於學淨土的人，這個我就覺得見到都要說的：「你不修禪宗是正確的，你輕視禪宗是錯誤的，應當讚歎。你不讚歎等於不重視佛的心印。」「印」字很重要嘛！印鑑，你圖章存了錢，要去取錢，印鑑就要對，不對，本人去也不給你。你說：「是我的。」「不行！印鑑。」「印」就有這麼大的作用。還有，你寫字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寫，「印」一下就成功了。所以佛法到了殊勝的時候，一成一切成。但是也要知道，

過去的大德、現在的大德，不像我這麼說，有他的苦心。

你們這都是法門很深入的人了，所以我們就不要說那種方便的話，要多說點真實的話。那麼就好像永明大師的聖誕，有的人你跟他這麼一說，他就不安心了。不安心了，他就又掛記禪，又掛記淨土，這叫「二門俱破」。這是佛教的成語，兩個門都破了。就「那個不行不行不行，這個唯一的唯一的唯一的唯一。」真要說到《金剛經》的話：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」但是應現代這個法，現在眾生的根器，淨土宗是最穩、最殊勝、最合適，這個是一點兒沒有含糊的。

今天這個日子很殊勝，所以我們今天回頭也拿這個開始來討論《無量壽經》，也可以作為一個道場。你們幾位，剛才說了，取經、送經。這一次來，（是）為法而來，從這麼遠，不遠萬里送幾本書來，這種為法的精神，自己這種奉獻，為法的奉獻很了不起，

有這種緣。

善導大師的話，這都是彌陀化身，善導大師是彌陀化身，蓮池說的：縱然不是彌陀，也是觀音、勢至、文殊、普賢。那是一代大德，日本人對於善導大師，恭敬得五體投地，恭敬極了。善導大師說的：「世尊所以興出世」，佛為什麼要出現於世？「唯說彌陀本願海。」「唯」是唯一的唯，「唯獨」的唯。唯獨、唯一就是要來說阿彌陀佛他本來大誓願的海。所以佛出世不是為別的，就唯獨是為這一件事！現在還有很多宗看不起淨土宗，起碼說他的理解就不如善導大師了。蓮池大師也是彌陀化身，都是極殊勝極殊勝。那他說的話，那就是和佛的心是一致的。

所以這個功德，我們做的這些事，都是為了彌陀誓願海。這些個功德是不可思議的，這種精神應該給予讚歎。我是今年的忙也超

額，意想不到的很多事情趕在一起了。一共三個星期連續在講，這就搞得很累了。這不是自己不重視健康，也就是為了報佛恩啊。因為不管怎麼樣，最主要的還是能寫出一點東西來。我們這麼談，當然彼此互相促進，能夠有所提高，但是一個書出來之後，對象就廣了，而且時間也長了。這個書所存在的時期之內，有緣人看到了都還有好處。這個相見，只限於你我了，而且最近感覺這個錄音，大家很歡喜，有人很（想）要。就根據這個錄音，大家覺得很喜歡，就把它變成文字，因為有人說：「這很好，可是我這個方言不行，完全聽不懂你的北方話。」我們文字是統一的，語言可能不統一，聽不懂就是聽不懂。所以就想把錄音變成文字，大家先要把它變成文字。文字之後，這個功德就給別人做了。有不同方面的人做這個事情，有人自願的，有人是我們請來的，有的是很有學問的大學教

授，還有他們。

它這個不能還原，這些都是學佛多年的，不能還原，譬如最突出的一件事，比方讚歎，也是原來書上的話，（錄音帶裏頭是）說「你念佛一聲，得什麼什麼功德」，寫成文字，這個「聲」就可以不止一個字了，念一生多生的那個「生」，也是「一生」；念一句也叫「一聲」，是不是。念佛「一聲」得多少多少功德，而且這個功德非常殊勝，非常殊勝，那麼他就想那這是念佛念一輩子了。

念佛「一生」錯了，就是念一句。而這個一錯就不得了啊，你念一輩子，跟你念一句（它這是個不可思議的），而你念一輩子這是可思議了，（因為）一生都在念，所以得這些法益。他不知道這個法門，《華嚴》的這個道理，這種種的，一就是一切，一成一切成，就跟那個印子一樣，不需要一筆一筆寫，一下都進來。全出來

了。你不會寫篆字，你也不會刻圖章，你也不知道什麼，但是那個篆字最高的藝術作品出來了。所以佛的那些智慧功德，念一句（就全有了）。可是這樣一錯，那就不是弘法了，這就要成謗法了。你把高的說低了。現在很多人說淨土宗，恐怕有多數都說低了，像這種地方他都不大敢碰。因此就是要寫，寫很重要。寫當然很吃力，成天在寫，沒有禮拜天，沒有什麼，要寫就要念咒。

西藏的佛像畫得好，就是因為他要念很多咒，所以佛像看來很莊嚴、很清淨。現在再去畫，也是那麼漂亮，但是那一種讓人家莊嚴清淨的水平達不到了。為什麼？不是畫畫的本領不行了，是他不肯這麼念。有的畫要念很多才行。要避免自己不出錯誤，就需要搞得很多……。我現在一天加起來，基本是三萬，還要寫東西，所以很忙。一會客，就這些地方恐怕有一個地方要擠掉，所以要儘

量避免，就這個情況。你們今天能來，我還是儘量滿足大家的（願望）。

內容呢，你們提出三個內容，這內容很好。第一個內容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，今天我們就要談；第二個內容是《彌陀疏鈔》，蓮池大師的，這個很深入，全部結合了禪宗。因為當時是禪宗最盛的時候。這個我所謂的盛，指的是形式的盛了。至於禪宗，有很多人得法得道，到明朝已經不行了，但是那個的結果，就是到了明朝的時候，人人都談禪。不是佛教徒、不談禪，太不風雅了，所以蓮池大師就和禪結合得非常緊密。你要光是說有極樂世界，你求就往生，你就出輪迴了，人家連聽都不聽。那時禪宗很盛，「你這就是自了，自私自利，是個人打算，著相。一無所有，西方極樂世界就是自心，還執著於西方極樂世界！」他從那一面來看，這就接受不

了了。但是蓮池大師這很好，開頭第一句就指明人的自心。這我們不能全都介紹，我們把這最精華的地方共同討論一下。

迦陵音是一個重點，但是它很難懂。我當年解放以前負責一個單位，人很多，事務很多，各方面的聯繫。到後來也窮，南京寄不出工資來，很苦惱，要籌錢，等等等等的。所以我這一生都是很忙、很苦，所以夏老師領導的閉關，我都沒有參加。到解放了，當時也不了解這個情況，反正就覺得……，佛法就很困難了，它是必然的形勢，唯心、唯物。就發心閉個關，不知道環境是怎麼樣子了，所以非常虔誠。這就那一次閉關的情況，發生了一件事。裡頭談到道場裏面這個的重要，要莊嚴，要一切如法，關於敲木魚、敲引磬，都是關鍵。不要以為只是控制速度，齊一齊，那就太輕視它了。

這一次人不多，在老師家裏頭，我的老師親自敲木魚，這非

常殊勝，我在這一次得的法益很大。就是夏老師要求很嚴，有的時候別人在敲的時候，敲錯了，夏老師就呵斥。這沒有不嚴能夠成功的，能成事情的。再有道場中有人不如法了，就常常到佛前拜墊上去罰跪。這一次沒有叫罰跪，但是聲音很嚴厲。其中有一個居士，圓滿之後，就向夏老師寫了一封信提意見，（說）他不同意。這裏也表示當初大家的心很直，不是只說只談好聽的話，心裏有什麼就談。

所以佛法首先要有一個直心，心是直的，不像現在我們社會裏頭，這個心曲裏拐彎，勾心鬥角。所以這也成了世智辨聰，世智辨聰是學佛八種困難的一種。佛法不需要這個嘛，就是要直。孔子也說：「益者三友」，對我有好處的，有三種朋友，「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」。頭一個是直，你見我儘說假話，對我有什麼好處？「諒」，原諒，互相體諒，要體諒別人。「友多聞」，他多聞，現在比方大家

來，因我年歲大一點，我多知道一點，跟大家談談。等這擴大了，是可以作朋友。益者有三友，「直」是第一，這當作直說。

我們也知道這是一些人，這些作風。夏老師他大概也是用詩的體裁寫的，回了他的信，就直接談了很多東西，但實際就是為這件事，主要就是魚磬要如法。現在大家都不講究了，而且現在寺廟中所用的敲法，跟夏老師我們用了不一樣的。那時我母親死了，我這請了比丘尼助念，我們在敲，他就聽見了，他說：「你們敲錯了。」我說：「不是，我們這是另一種，是慧明老法師特殊用的一種敲法，所以大家不大習慣。」

所以這只是把（《迦陵音》）的重點給說一說就夠了。底下就是把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，大家既然送來送去，也結了這個緣，把它有一些特殊性給介紹一下。這不就是四個內容了嗎。誰有事，就

自己去辦事情；誰疲倦不來，可以不來，我們要有極大的自由度。不要有任何猶豫心，這是友直，就是直心相見，沒有一點帶這種我們的要求，這一點我們都可以自由的。人多人少不要緊，人少也同樣的講。因為你的聲音遍虛空，遍虛空那聽的人就多了，不只在座的人為限制。聲音是波，這波傳達到遍虛空。現在為什麼一個鈕扣，就是竊聽器，只要一點點它就行了。它不是聲音沒有，是你耳朵不行，你聽不見。你聽不見不是沒有，它是遍一切處。它遍一切之後，你給它放大了，我們的說話，這窗口振動，外頭的人就可以根據這個振動竊聽這裏頭在談什麼，但你聽也聽不到。你在外頭靠波力震動，你能聽見不聽見？所以不能以人的耳朵來說。

內容我們今天講的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，彌陀聖誕。第二個嘛，接著《彌陀疏鈔》，就講一開頭的兩段。這兩段要是弄清楚了，整

個的佛法也就清楚了，整個的淨土宗自然就包括在裏頭了。真正要是這個成為我們思想的話，那就向你道賀，了不起了。第三嘛，咱們就是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談談。再後頭兩個，我們就拿出點時間大家談談。這裏頭還有什麼問題，頭兩天我們就不用討論的形式了，我儘量的來說一說。第三個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，第四天是《迦陵音》（註：《淨語下卷》），《迦陵音》是更少了，我就是把這經過情形給你們說了一點，再說一說，再把裏頭這一段，主要的這一段，把它解釋一下，不然就不知道是說什麼。至於《迦陵音》，全部在《淨語》裡頭，比這個重要的東西還多的是。這篇難懂，而不需要先去懂它。

我們學什麼都這樣，不是要求你把什麼都搞得跟老師備課一樣。老師備課就是說，這個字我不會唸，這句話我不會講，你當老

師，學生要問你怎麼辦？你必須都要查清楚。這句話有什麼出處，有什麼根據，有什麼典故，他要問啊，你就得準備。我們搞佛法，不是當老師備課，講經說法也不像教授在那兒講學，不是講學的事情。所以我們不是要求每一個什麼都要能把它講出什麼來，當然註經的時候，那就必須得如此。不然真要自己學佛的話，聽有一句兩句染入心神，染到你的心，染到你精神的神裏頭去了，窮劫受用不盡。所以不是貴多，而是貴精不貴多，深入瞭解。書裏頭並不是要求處處都能明白，有的地方不能明白，還只有這樣。所以上來只能挑一些我能理解的，做為重點反覆學習，那就自己會擴大，自然而然就越懂越多了，不過重要的還可以錄音，還可以聽嘛。

### 三、擇要講授阿彌陀經疏鈔

199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北京蓮舍

今天時間很寶貴，《彌陀疏鈔》是我第一次寫《無量壽經》註解的時候，（註完）經題以後呢，很有意思，當時是先以《彌陀疏鈔》開始，但是後來以《彌陀要解》為主了。《彌陀疏鈔》確是我最佩服的，我這個（《大經解》）開頭寫的與《彌陀疏鈔》的格式是一樣的，也是十門分列，列開十門。我也是十門分列。蕩益大師在天臺，他說五重玄義，五種綱領開示。

蓮池和蕩益並列，不能分出高下，但是印光大師他的這一段主張是使我佩服的。中國三大高僧是諦老、虛老、印老，虛老是我

的老師，諦老我沒有見過，印老我也沒有見過，從虛老得的法益很大，是禪宗。印老他讚歎《要解》，他說這個《要解》是三種註解中第一，一切註解中第一了。他讚歎到什麼程度呢？他說，就是釋迦牟尼佛自己來作這個註解，也不能超過蕩益了。所以這個說法，不是大德說不出來。大家要學淨土宗，這兩個著作不可不看哪，都深得很。《疏鈔》更接近於禪宗，那非常寶貴，非常寶貴，所以我還是勸從蕩益下手。《要解》總共他是九天寫出來的。這麼精彩的一部書，只花了九天哪。所以這些古德，我們今天還能遇到，這是非常大的慶幸。

剛才說到它是十門分列，所以不是一上來就講經文。在十個項目裡頭，講經文擺在第十，前頭還有九種。講經題，第九，《佛說阿彌陀經》這個經題，講這個名字是第九。講經文是第十，前頭還

有八樣。這八樣往往成為攔路虎，所以看書看不下去了，很困難。它就首先要叫你明白這個「緣起」，為什麼發起。昨天講「大教緣起」，這是一個具體的緣起，在根據什麼因緣有這個教，講緣起。

講「體」，這個最重要了。以什麼為體？它的本體是什麼？一部經，一個教化，一個法門，它有個本體。你拿世間最初淺的比方來說吧，水。水是什麼呢？它有個本體嘛。水，不一定就是這個在流動的才是水，這個話可就不大好說了，是吧？凍了冰還動不動？凍了冰就不是水了嗎？是不是。你爐子那兒在開，冒氣，那也是水呀。比方氣，為什麼有露珠？那個氣在樹葉子上凝聚成水了，就是露珠了，所以不是天上下來的才有這水。這是它的一種現象，做為流動的是液體，一種現象；它可以是固體，很硬，冰；它也可以是氣體。所以那就問它本體是什麼？現在我們化學認為水就是氫二

氧，兩個氫氣、一個氧氣就成水了嘛。不管變成冰還是氫二氧，化的氣還是氫二氧，這是它的本體呀。

你不研究本體，就說一個人，什麼時候是我呀？正當小孩的時候？念大學的時候？三、四十歲的時候？現在的時候？或者更老一點？或者燒成了骨灰了？這說的都是些現象。哪個是我呀？什麼是我的本體呀？所以，對於一切事物，我們不能僅僅只停止在事情和現象上，要追究本體。這不光是宗教，任何一件事情都應該是如此，要明白它的本體是什麼，它的實質是什麼。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要研究體。

這個體呢，一切事情不光是一個體，它有相。有時候也講嘛，它可以變成凝結為冰的相，可以變成流動的水的相，可以變成氣體相。其他別有它各種的相，人，小娃娃、中年、老年，各有其

相。所以它有體就有相。

還有它的作用。水能載船、能灌溉，冰就不行了。氣的用途更大了，燒暖氣，蒸氣機、電的那個動力。過去的火車都是燒氣，現在進步了，燒油了，咱們用電了。它是有「用」嘛。它們還是會有的，轉一轉，旁邊又新的用了。它有它的用。

所以一切事就是三個主要問題，就「體、相、用」。所以談到「體」了，就接著「相」、「用」。這叫本體，不然的話，你就變成好多東西，一種東西叫做冰，一種東西叫做水，一種東西叫做氣。你知道了這些各種各種不同的現象，實際是一個東西，本體是一個，不過是氫二氧，這就是有了綱領了。

所以一上來就要講「體」，要認得這個體。我們知道這個體就是整個的宇宙，我們知道它的本體了。所以一上來主要來研究這

些東西。拿天臺來說，它就歸納為五種，一上來要講經的名字，要明體，要明它的宗。十門裡也有這個宗，這個宗就是咱們所謂宗旨的宗。開個會，團體要以什麼為宗旨。宗旨它就是一個字，宗。「宗」這個裡頭也就是有宗旨的意思，綱領的意思。你所遵從的東西，所宗嘛，你所宗的是什麼，就是你所信仰的、你所要執行的是什麼，叫做宗。所以五門有「名」、「體」、「宗」、「用」，我們就要問它的作用，我們如何能發揮它的作用，第五就是問它是什麼「教」。

佛的說法是不同的，不是一個死的東西。連孔子也是如此，弟子問什麼叫做孝順？每個徒弟問，孔子的答覆是不一樣的。根據你的情況，你現在對於父母，你的缺點是什麼，指出你的缺點，改正你的缺點。有的人對於父母很能盡孝了，都是很好，但是對父母不

夠恭敬。孔子說，你這個事父母，不是就養啊；對於馬、對於狗，也養得很好啊，但你不恭敬，有什麼分別啊？拿父母當狗當馬，這就是他能夠盡孝心，但是他的恭敬不夠，種種的。問仁也是，什麼叫仁義的仁？回答也是不同。

佛更是如此了。佛就是一上來講《華嚴》之後，多少人不學，佛就說：「我般涅槃了，我沒有用了。」沒有人懂得，連阿羅漢也看不懂。阿羅漢的神通，那是大得不得了了。現在的奇異功能，那連九牛的一個毛他也沒有啊，太渺不足道了。雖有翻山倒海種種的本領，但是他不能懂啊。所以（佛）回頭就受天的請，委屈，開始培養，說小乘法。等於辦小學一樣，你講這個不懂，你拿微分方程式那麼個數學給人看，他怎麼能懂啊？（可是）那個數學家一看，就跟語言一樣，他最精通的語言了。數學是什麼？最好的語言了，最

複雜的語言用一個公式表示出來了。

這就是「小」，「小」開始，之後就變成所謂「始」，大乘的開始。「始」，有始就有終，大乘最後要講的是「終」。所以「小、始、終」，最後是「頓」，就不受這些限制了。最高是「圓」，所以最先說《法華》（《華嚴經》）是「圓」，大家不懂，以後經過「小」，經過「始」，經過「終」，然後才說「圓頓」教，這時大家已經成熟了。

這主要的分別是什麼呢？小乘教主要講怎麼證阿羅漢，怎麼出生死，怎麼斷見惑思惑，小學的內容。大乘開始講性宗、講相宗，相宗偏於有，性宗偏於空；像法相、唯識，這都屬於開始的教。目前也是一個錯亂，學法相、唯識的人看不起淨土，顛倒了。其實它剛剛是大乘的開始，而淨土是大乘的圓滿哪。就好像剛剛大學先修

班就反對本科，說本科程度低，這成了一種笑談。法相宗的祖師，祖師是玄奘，就是唐三藏。唐三藏翻譯了《阿彌陀經》，他的弟子窺基作了經的註解，兩個大祖師都在做淨土宗的工作。

到了末法，特點就是鬥爭牢固。佛在世最初那五百年是「解脫牢固」，都可以解脫，都成就。再五百年就不行了，成就的人就是「禪定牢固」，可以入很深的禪定。再五百年，入禪定的人很少了，「多聞牢固」，知道很多佛法。再過五百年，多聞的人也不多了，「塔廟牢固」，到處是寶塔，到處是廟。那一年我到莫干山去修養，解放後；從上海坐火車到杭州西湖，沿途看見火車兩旁倒的寶塔不計其數。表示過去塔都是很多很多的，慢慢就沒有了。所以再五百年，塔廟也不牢固了。我這個附近過去（有）十幾個廟，我這兒就是廟，唐朝的廟，唐朝的古道場。為什麼那胡同口有一個塔

呀？這個塔大家不要輕視啊，這個塔是元朝開國元勳（耶律楚材）的師父的。元朝的開國元勳是個了不起的人，他的墳在頤和圓；相當於諸葛亮、劉伯溫這樣的。這是他的老師，萬松老人的塔，是一個開悟的人。整個是個廟，從那邊一直到這邊的大樓，附近有十幾個廟都沒有了，所以「塔廟牢固」。再五百年呢，比方說塔廟都沒有了，什麼牢固啊？「鬥諍牢固」，你說我不好，我說你不好。所以我們佛教徒要知道這個，現在是這個時候，我們要儘量避免自個兒變成是一個鬥諍者。

所以「小始終頓圓」，他這說的就是不一樣嘛。小是剛剛的這個教，叫小教。始教是開始，始教講什麼呢？小教就不講成佛了，始教就人是可以成佛的，但是需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而闡提不能成佛。闡提是斷了佛種性了，這種人不能成佛的。除了闡提以外，

所有的人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持可以成佛。這是始教的教義。

終教就不同了，終教的經典那就是《大乘起信論》等等的書，那是人人都可以成佛嘛，闡提也可以成佛。所以我說這話什麼意思呢？大家不要看見這個經這麼說，那個經那麼說，很多人抓住這一部經，一定要反對那個就是錯誤的。不是，都是佛說的，對象不一樣，看是對什麼。同樣的講物理學講什麼，那小學的課本，中學的課本，大學的課本，就是不一樣嘛，你怎麼能說必須得一致啊？你要把大學的課本拿來給小學生念，那它就是沒有一個是常數的，那小學怎麼能懂？所以就是說這必然嘛，這才正確。到了終教，是人都可以成佛的，但是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修持。

到圓頓教就不一樣了。頓教就是直接成佛，剎那間可以成佛，打破時間的限制了。所以禪宗什麼什麼都是講頓，即生成佛，就這

一生就成佛。

圓，這最高，無所不圓，無所不具；一真一切真，一成一切成，種種的不可思議，種種的無礙，把我們世間的這種常識都給你打破了。常識根本是錯誤的，看不見的就沒有。這個光，你只能看見一段，紫和紅，紫和紅這一段之間你看得見。紫外頭還有，紅外頭也還有，多了，你看不見就說沒有。現在紫外光、紅外光有種種的科學用處，不能說看不見就沒有。聲音也是如此，你所能聽到的聲音只是一小段。現在的超聲波，就是頻率高了，你聽不見，而起很多很多作用。聲音太低了，頻率變化太慢了，也聽不見。所以什麼都只是很小的一個範圍，這就是唯常識論。到了事事無礙，一切都打破，什麼叫大小，什麼叫空間，什麼叫時間，什麼什麼種種，都無礙！圓教是最高的。

所以看一部經，要知道這部經是屬於什麼教。這個「四依」就告訴你，經有不同，那兩部經不同，你聽誰的話？聽那個了義的，聽圓頓方面的，也包括終教的。講實相的是了義教，不講實相的是不了義教。這兩個不一致，聽那個講了義的，不聽那個不了義的。了義就是徹底了，了了。給中學生講的物理，那個不了義啊！

所以這個五門分列裡頭就是講教相。我們真正要研究一個佛學經典的時候，這幾個要知道之後，才有助於你能夠理解全經，所以擱到最前頭。這五種是天臺，十種是華嚴，這是兩家慣用的。

這個《彌陀疏鈔》，蓮池大師完全用的是華嚴的規格，一上來就講十種。一講十種，那麼現在可以說就是不講經文了，講到經文已經是最後一個內容了。所以現在我寫這個《白話解》，就倒過來。因為我原來文言的那個（《大經解》）是按照這個規格來，

十門，跟《華嚴》、蓮池大師的一樣，也是很難懂。那麼這一次（《白話解》）就倒過來。一開頭就講名字，講完名字就講經。那個作為總結，兩本書互相幫助。這樣呢，你可以從那頭看起，從這頭看起，從哪頭都可以，所以很花時間。這個次序倒過來了，不是原來的次序了。你先講了這個，再講，那後頭就不要提了；以前已經講過了，就不用再提了。前頭沒有了，它就開頭了，那這個問題你就要先講了，什麼叫實相，你就把實相好好講一講，所以就變化很大了。

所以，為什麼大家只給我出了一個題目，講《彌陀疏鈔》呢？這就是我們還是要抓住什麼呢，要明這個體呀，就是把《彌陀疏鈔》一開頭的兩小段……。

「靈明洞徹。湛寂常恒。非濁非清。無背無向。大哉真體。不可得而思議者。其唯自性歟。澄濁而清。返背而向。越三祇于一念。齊諸聖于片言。至哉妙用。亦不可得而思議者。其惟佛說阿彌陀經歟。」

我們今天一個下午，今天如果不夠，後頭還有時間，那個時間完全可以拿來這個地方利用，這是很難得的一個機會。我也好久沒講了，而且這個內容從來也沒有讓人家錄過音，那很深入的。

蓮池大師一開口第一句就講的是什麼呢？就是講明這個體性，講明這個「性」跟「體」，這有性質嘛。「體」嘛，好像還讓人感覺實際有個東西在那兒，是不是？用「本體」就不見得有東西了，本體那是一個概念，不是必須有一塊東西叫本體。用「性」字就更好，更靈活了，性質。所以「體」和「性」常常可以換著用。所以

一上來就講的是「體」。

這一段就是說，「大哉真體，不可得而思議者，其唯自性歟。」這偉大呀！這個真實的本體，是不可思不可議的。這是什麼呢？這就是每個人你本人自己的本性。這是一句。「大哉」，這是大哉真體，不可得而思議者是什麼呢？就是人的自性啊。

底下，有體就有用，「至哉」，至已哉，無以復加了；這個妙的用，也不可得而思議的是什麼呢？那就是《阿彌陀經》啊！所以就總的把這個指出來了。

這個「大」字就是「大方廣」那個大，昨天也說過那個「大」字了，就是不可思議。這個真體，真實的本體，不可用人的頭腦去想像，你想像不到的，你所想像的全不對。現在你所能想像的，你覺得你是懂，不對！你去說，「說」，我剛才不是說昨天說過一次

嘛，你所說的頂多是起一個作用，就是指一指。說「這是燈！」你不能不能看見燈，那是你的事；我這給你指一指「這是燈」，只是一個指的作用。你說這個（手指）是燈，那就全錯了。很多人就把這個當作燈，你不錯等什麼？我說「這是燈」，你就認為這個（手指）是燈。這也有的可以這樣嘛，意思是這樣嘛，是不是？

這是不可思不可議，真體啊、自性啊。這個一上來就是這兩句。我們在研究這兩句之前，再給它加上一個頭，我們理解這個就比較容易了。可以加一個什麼頭呢？就加上我們自己的導師他成佛的時候，第一次大徹大悟的時候，他開悟之後，他那個驚奇所說的第一句話。

我們快到臘八了，大家知道熬臘八粥。現在恐怕香港大家也還在吃臘八粥。這個風俗還有嘛，這是佛教的一個風俗。現在人就

是五月節吃粽子，而忘記了粽子是紀念屈原的，紀念我們偉大的詩人，就知道吃了。臘八粥也是儘量講究，各種東西擺進去。

這個是慶祝佛成佛，就在臘月初八的夜裡頭，沒有房子住，就露天，樹底下，好在印度還暖和，菩提樹底下。這個樹還在，那個地方還在，很多人去朝拜。看見星星了，看星星大徹大悟了，就說：「奇哉，奇哉！」（因為）超乎想像，就說了兩句話：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一切的眾生，所以佛是個大平等，沒有說佛比誰高，「是法平等」。佛是無上正等正覺，正等那就是平等了。一切的眾生，不光說是人，不光說是蠢人哪、笨人哪，牛呀、馬呀，甚至於蒼蠅呀、螞蟻呀，甚至於在地獄中的眾生，都屬於這一切眾生之類。一切眾生都包括了，每一種眾生，每一個眾生。

「一切眾生皆具」，「具」是具有的具，都有，都有什麼？都

有和佛一樣的智慧。所以在《無量壽經》上，蜎飛蠕動之類，蜎飛就是兩個小翅膀，小飛蟲；蠕動，一個小爬蟻、小爬蟲，都有跟佛一樣的智慧，一樣的功德，同等的。所以我們要不相信這個，你學佛就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好處，你這不是佛的教化了。

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所以我們現在的每個人每個人，你就有釋迦牟尼佛，你就有阿彌陀佛同樣的智慧，同樣的功德，都已經成就了。不然怎麼叫「具」呢？為什麼釋迦牟尼佛稱奇呀？「奇哉，奇哉！」真是奇呀！別的沒有什麼可奇的，這才是奇呀。那麼，你可以反問我，「我既然具有，在哪裡呢？」

「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」。唯獨是因為他有妄想。我們一念一念的都是妄想，也就是愛因斯坦所說的錯覺。因為有錯覺，所以就有了空間、有了時間、有了物質。有了物質，就大地山河了。

所謂世界不過就是一個時間、一個空間嘛，空間、時間就都是這樣的。這唯以妄想，這些思想都是妄想，而且你執著。「執」是抓住了，抓住了不放；「著」呢？那蜻蜓一下子往蜘蛛網撲上了，沾住了，就著住了。蒼蠅紙，蒼蠅飛到蒼蠅紙上不能動了，著住了。毛病就在這兒，抓住不放，沾住了不脫。為什麼說要解脫呢？就逃，就出來了，就出了這個困境了。

所以這一句話把整個的佛教全部說盡了。禪宗的話：「瘡病不假驢馱藥」，你要給人治病，這個大夫不一定要拉一條驢，驢裝滿了藥來，才能給你治病。大夫不就一個小手提包，來了就給你治病了嗎，所以「佛法無多子」嘛。這一句話：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」，所以人人都跟佛是平等的，但是現在我們是多了點東西，不是欠了什麼東西。我們（要）是缺少

一個什麼，必須再給你補充一個什麼，必須製造出一個什麼來，你才能成功，那就很費事了。你現在是多了東西，多了妄想、多了執著。你別的都有了，所以《心經》就是講無得。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都無了。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身香味觸法」，一切都無了，什麼十二入、十八界都沒有了；四諦法也沒有了，「無苦集滅道」；無十二因緣了，無明也沒有了，「無無明」嘛；「無智」，不是講嘛，講人要成佛就是要八識轉成四智，轉成四智就成佛了，沒有智慧，也沒有得。《心經》就講的是這個。但是，最後呢，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前頭是無得，後頭是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這不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嗎？

所以學佛的人應該很善於發現矛盾。發現了矛盾，解決了矛

盾，才深入。我不是提出了一個矛盾嗎？都「無得」，什麼都沒有，怎麼又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？所以「無得」是一邊，「有得」是一邊，你不管站在哪邊都是不對，都是邊見。由無得而得，得也是無得，這就不落哪一邊了；無得就得了，得也沒得什麼。所以辯證法是從佛教裡出來的，不是形式邏輯；它這個是不落於邊，不落兩邊。

所以「終日度生，終日無度」。怎麼度眾生啊？整天在度眾生，整天我沒有度眾生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講，我要減度多少多少眾生，而且是無餘的涅槃而減度之；但是，實無一眾生而得減度者，實際上沒有一個眾生得減度的。沒有一個眾生得減度，可是我整天在減度，度了無量無邊眾生。所以它也就不落有度這一邊，也不落無度這一邊。你說我有度，我是在度，可是我沒度一個眾生；你說

我沒度，我度了大量的眾生。兩邊都不落。這就是佛教的最高精神，就是如此，不落邊。所以超過一切學術，超過一切科學。佛教是科學，超科學；是哲學，超哲學；是宗教，超宗教；是一切，超一切。

或有人說這是一個麻醉，是自我安慰，或者是消極等死，只求死後自己了，自我去逃避。都不是的，佛教是最積極，最救度眾生的。我們正是因為這個，所以就是說，眾生太冤枉了，你這些所受的苦，所受的種種，是你自己執著出來的。所以救眾生也就容易了，自個兒成佛也就容易了，你只是去掉東西就完了嘛。

所以涅槃會上，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，度了一個屠夫。成天殺，但是他把屠刀一放，「我是賢劫一佛」，就成佛了。有人問我：「他怎麼那麼快？」我說：「他怎麼那麼快？他把屠刀放下

了。」是不是？他放下屠刀，就立地成佛；你這扛著屠刀，那就不能成佛。你還執嘛，你執著這屠刀。

不然蓮池大師的話，我們也就說，這話蓮池大師怎麼出來的？我們把世尊他成佛的第一句話，把它擺在前頭，他都有依有據了。所以古德的說話都是按照佛說的，沒有誰自己出主意，我自己賣弄聰明，弄一點花招。佛佛道同，佛佛都是一樣的。

（《無量壽經》：）「如來定慧究暢無極」，昨天不是說了，那個徹底、那個通暢，沒有復加了，那是無量大。你還想超過佛？你還想另外說些什麼？不可能了。所以處處都是一脈相承，一個印子印出來的，心印哪。所以蕩益大師說的《彌陀要解》講淨土法門，你的一切一切，能念的人、所念的佛號；你求往生，求往生的人、跟你求生的國土，一切一切，沒有一樣不是實相正印之所印。

極樂世界種種的一毛一塵、種種的佛菩薩，沒有一樣不是實相正印之所印。佛法就是如此，師承嘛，這是一貫的。

我們有了世尊這個話，我們再來讀蓮池大師這個話，我們才放心。我們就看他跟佛說的話合不合。我們聽一個人講經，我們要不要恭敬他？他這個講經有他可恭敬之處，但是不是句句話跟佛一樣？句句都是真理？那就用聖言量來衡量。有一些是聖言量，有一些不符合聖言量，那還不夠，那就這裡頭不符合的先別學。你要有聖言量。所以要善求師，不是盲目的求。

西藏拜師，要看師父三年，在那一塊兒看；師父要看徒弟三年，真瞭解了，才能（收這個徒弟）。密宗的師徒關係深，不像顯教，不像淨土宗。那個徒弟入地獄可以把師父拉進去，你怎麼能隨便收個徒弟啊？你也不能拜了壞老師，跟著他入地獄。

那麼現在看本文，自性說的是什麼？是「靈明洞徹」。「靈」是神靈的靈，靈的光明，靈明。「徹」是透徹，洞徹，洞然，都打通了，成一個洞了，都通了嘛，什麼都沒有。洞徹，透徹到這個程度。「靈明洞徹」。

「湛寂常恒」。「寂」是安定，寂靜，沒有動搖，沒有任何擾亂。「湛」，水清湛。形容這個水，你看那個蜀江湛碧蜀山青，蜀江的水碧綠，而且是湛然，清湛的那麼綠。所以湛字就是很清、很透。「湛寂」，「寂」是空寂，在定中一念不生，心中沒有任何牽掛，這就是寂了。這種湛然的寂，一點渣子都沒有了。這幾個內容，一個是「明」，靈明；一個「徹」，是洞徹；一個「寂」，是湛寂；再一個是「恒」，長久，不是一會兒有，一會兒沒有了，常恒。

「非濁非清」。不是污濁，也不是清楚。污濁是一邊，清楚是

一邊，不落這兩邊；也不是污濁，也不是清楚。

「無背無向」。它也沒有背著什麼，也沒有向著什麼。咱們現在是相向，我要向後轉，我就背著你了，拿背向著你了。我要走的話，就越走越遠了。相向呢？我要走的話，就越走越近了。這沒有背沒有向。

這樣的一個「大」，這個情形咱們腦子裡就沒有啊。這麼樣的光明、明透，這樣的透徹，這樣的寂靜，這樣的長久；也不是清，也不是濁；也沒有向，也沒有背。這是什麼？這大得不可以想像了。這是什麼？這就是真體啊。大哉是真體，是那個真實的本體。這真實的本體是什麼呢？這個真體它是「不可得而思議者」，你沒有法子去想，沒有法子用口去說。那這個真體是什麼呢？真體那就唯獨是「自性」嘛。

這個「自性」，一個是自自然然的本有的性；一個就是你自己的性，「自」是你自己，你自己的性。所以先告訴你，什麼是你的自性。你的自性就是「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恒」，離開了種種分別，沒什麼叫清、沒什麼叫濁、沒什麼叫背、沒什麼叫向，這偉大到不可思議，不可言說，就是你的本體啊。

這個就是佛開悟時候所說的，任何一個人都有個自，蒼蠅螞蟻有個自。它的自性是什麼？就是我剛才念的這幾句話。這跟釋迦牟尼佛說的就一樣啊，它也有如來的智慧德相嘛，這不都是如來的智慧德相嗎，是不是啊？這聽起來還不是智慧德相！

到了末法，唯一的一個辦法，依靠聖言量。為什麼要讀經？這裡就有聖言量。你的主張與聖言量相合，你是正確領會了，你所做的事是對的。你要違反了聖言量，你不是有意的，那就是這個地方

你還糊塗，還沒有明白，智慧還不夠，那我也不一定依著去做。所以主要依止聖言量。

對於自己也是如此，我一個見解、我一個主張，我要寫篇文章，我這些思想內容是不是合乎聖言量？你入了定了，得了很多境界，不可思議的境界，是魔境還是佛境啊？都不能離聖言量。所以我們要好好地讀誦大乘這些經典，要參究，這也是個根本嘛。現在底下就把這幾句話詳細的說明一下。

這個裡頭它多了一個演義。本來《疏鈔》裡頭沒有演義。這演義也是蓮池大師廟裡的人，這位出家人看來也是很用功，也是有水平。但是在最重要的地方，也是最精微的地方，也可能他是權說了，遷就後代人的水平，有不足之處。就是我們看他的，跟着蓮池大師的要有不一樣了。蓮池大師的，我們可以說句句都可以放

心。那這裡頭它有的個別的地方，因為它實在不好說了，那麼就找一點理由來解釋。那麼這一點理由來解釋呢，往往就不大夠。他這裡頭……這是很不容易了，做演義的人很不容易，做了很多工作。

「靈者靈覺。明者明顯。日月雖明。不得稱靈。今惟至明之中。神解不測。明不足以盡之。故曰靈明。」

「靈明洞徹」。靈，我們叫神靈，在天之靈，就是這個「靈」字，超乎人的。神靈，在天之靈，所以說超過人的智慧。這光明，當然都懂得了。太陽都有光明，但是太陽雖然有光明，我們只能說它有很大的光明，不能稱它是靈明。燈也有明，它燈是無靈啊，這是無靈之物。日光、月光都是無靈之物，都不是靈。

現在我們自性中，我們本性中所有的這個明。所以這些文字

我們不要把它推成是這是研究書，這說誰的？說我們自己的。這個「明」是我們自己的明啊！這個明，光說「明」字就不夠了；光說日月的這個明，它說的不夠了，它是「靈明」啊。這個靈是神靈，它是不測，神靈；不是有這不測的禍，就是說你猜想不到的。這事兒真神了，就是想不到。神妙、奇了，神奇、神妙，不是你能想像的。這個明，它的作用遠遠超過日月光。這樣的話，光是一個「明」字就不夠，所以加上一個「靈」嘛，稱它是「靈明」，就說你本性的光明。

「徹者通也。洞者徹之極也。日月雖徧。不照覆盆。是徹而未徹。今此靈明。輝天地。透金石。四維上下。曾無障礙。蓋洞然之徹。靡所不徹。非對隔說通之徹。云洞徹也。」

「徹」，洞徹，也是說的每個人的自心，你是通的，沒有障礙的。一有障礙就過不去了，這是通的嘛。日月的光照到一切處，但是它不足啊。扣個盆，覆盆就絕照。你扣個盆，盆底下那個地方就照不到了。所以日月的那個明不能透過覆盆，不能通過這個障礙，所以還不能說它是「徹」。但是我們這個靈明是什麼情況呢？我們這個明怎麼樣呢？它可以照亮一切天地，可以透過一切金石，沒有什麼東西擋得住的。

在物質世界中，也有擋不住的東西。最近的科學發現，就是我常常說這《金剛經》說的微塵，不是我們現在所看到太陽光出來的一個小亮點，說那個是微塵，那個太大了。這個微塵叫中微子，我估計這個是經上說的微塵了。這個中微子它小到什麼程度？它可以穿透地球，這麼大的地球擋不住它，太小了，都有空。我們不要

以為一個東西是死的，都是很稀的。天空中不是有很多空？虛空中不是有很多空嘛？太陽，月亮，很多星星，星星中那一點空知道是多少萬萬里啊！空得很嘛。但是這個星，各個世界都安佈在裡頭。這個木頭、鐵什麼裡頭都是如此，裡頭都是原子。一個原子裡頭就是中間一個原子核，像太陽，外頭電子圍著繞，就是一個小天地。空！但是咱們就鑽不過啦，咱們太大了，太笨啦。中微子，那地球穿過去，從這個實驗室透到那個實驗室出來了。這還不夠透，這還是物質的。它雖然是物質，就是太小了；但是它小，就有這個作用。

所以我們這個靈明是沒有能障礙的，透一切金石，四維上下任何障礙都沒有。地球咱們就覺得大得不得了，實際還是不夠大。再大它也能透，是我們這個意思啊。洞然，這個東西通了，這個東西完全打通成了一個洞了，這是洞然，沒有東西了。所以我們叫「靈

明洞徹」，這個透徹，光明徧照，沒有障礙，就是我們的心光。我們心所有的光是靈明，超過日月之明（不像日月，覆個盆就扣住了），沒有擋住的地方。這個日月之明，你要扣個盆就擋住了，那盆底下的東西就不知道了。而我們這個明是擋不住的，這個明是擋不住的。

「湛者不染。寂者不搖。大地雖寂。不得稱湛。今惟至寂之中。瑩淨無滓。寂不足以盡之。故曰湛寂。」

「湛寂」，「湛」就是清，清極了。水清見底，就是這個水是湛，很清啊。「寂」是不動搖，不是隨著煩惱勃然大怒，糊塗了，把自己的親近，最忠於自己的人給殺了，後來後悔了。這事不是很多嗎？這些都是動了。我們這個「湛寂」，寂是不動不搖。

寂者不動，而我們這個寂是超過大地。大地有什麼動啊，很安定啊，一般說起來，當然地震是例外，一般它都很安靜。這個地球始終是這樣，這麼大，始終沒有分成兩半，始終圍著天在運轉，它很寂，地很安定。但是地雖然是寂，不能稱湛寂，因為等到那個……，佛教說是劫，劫火的時候，遭劫在數，遭劫的時候，地球全要壞，所以地球將來是要毀滅的。不過大家不要著急，離毀滅還遠得很。

耶穌教他們現在很著急，很害怕，說現在這個景象啊……。那天來了個耶穌教的，他是耶穌教信了佛，信了佛又回了耶穌教，他跑到教堂去禮拜，就跑來看看我。他說耶穌教裡頭認為現在火山爆發，風災，水災，或是種種的現象，刀兵，人心這麼壞，耶穌教所謂的末日就要到了。佛教不會，佛教所謂的末日，地球是要毀，毀

了之後，彌勒還要來。地球還不會毀，但是地球要遭劫，這個劫是刀兵劫。所以我們將來的遭劫是刀兵劫，人類就要滅亡。但還早得很哪，這還多少萬年以後的事情。誰見誰就殺，只有先下手為強，所以一家人，一見就是先下手把他殺了，這麼著，人類消滅了。只有極少數極少數躲入深山，人家找不到的地方，這幾個人活下來。等到這個劫過去了，人心就跟著變了，那這太愚蠢了，這樣太不好了，自己殺，太慘了，得改呀，相待要善哪。這個一天天又增長，一天天又變好，然後彌勒再來。

彌勒再來的這個數，我的《大經解》寫了，我是不太記得這些數，寫在書裡頭了。算出來多少多少年，算到彌勒來的這個年數是有的，咱們是等不著了。彌勒當是第五個佛，我們這個地球上佛要來一千個，所以這個地球要不存在，那時間遠去了，所以不要太緊張。

現在天文學就已經證明了，這個大爆炸，原來的星球，有的是已經就要發生大爆炸了，有的是大爆炸之後剛剛又新生。就是咱們《金剛經》上的話，世界碎為微塵，爆炸，破壞了，碎成微塵了；微塵又聚為世界，天文學全證明這一點。所以我們現在說世界毀壞的劫，一個是火，一個是風，就是咱們這個核爆炸的一個是熱力波，一個是壓力波。熱就燒。熱還好辦，壓力波就最大了，所以風劫更難逃，所以釋迦牟尼佛早知道了。熱力波連須彌山都要燒毀了，咱們這個宇宙的中心。等到壓力波、風劫的時候，連禪天都毀了，天界都毀了。就是大爆炸，禪天都毀了。

「寂」，咱們地球算是寂了，挺結實的，又不動，不能稱為湛寂。因為什麼呢？它還要壞。等到有一天大爆炸的時候，燒得連灰都沒有，這高溫哪。核能，整個宇宙的核爆炸，你想想，那比原

子彈要厲害多少？連天界都不能逃。所以大地雖然叫作寂，不能稱為湛寂。咱們自性「至寂」，登峰造極的寂，一點兒沒有渣子，所以這個寂我們說它是湛寂。我們這個心之安定，之寂，遠遠超過大地，一點渣子都沒有，清淨極了，像溪流，清淨見底的水，不是黃河的水，所以湛寂啊。

「恒者久也。常者恒之極也。大地雖堅。難逃壞劫。是恒而未恒。今此湛寂。推之無始。引之無終。亘古亘今。曾無變易。蓋常然之恒。無恒不恒。非對暫說久之恒。云常恒也。」

這個講到「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恒」，「寂」也是常。這個東西不長久，有什麼意思呢？所以我們這個自性，我們的本性是沒有滅的，是永存的。剛才說了，比方來說，大地它還是要壞嘛，大地並

不清淨，所以大地不能稱為湛，它還有些動。這個地球剛才說了，它有一天要燒得連灰都沒有，那麼就是毀了，完全消滅了，所以不能稱「恒」。地球雖然是固定的，但有時候還有些動，而我們自性的這個常，永遠沒有（變動）。

這一段我們再把它總一下。一個是「寂」，大地雖然很安靜，不過不是真徹底的寂，有時候還會有地震什麼的一些變動，所以它不能稱為「湛寂」。它還是很髒，不很乾淨，所以不能稱為「湛」。只有我們自性這個靜，這個安靜，這個清純，稱為「湛寂」。

「常」，再加一個「恒」字，就更常了。因為大地雖然是壽很長，剛才我們說過，等到這一千個佛都出來以後，還是要大爆炸，還是要銷毀，還是要燒光。不用等風，火就燒完了。這個火燒連灰都燒光了，溫度太高了。只有我們自性本身的這個恒常，是永遠沒

有終了的時候，所以加個恒常。這個常，不是個相對的。相對的，你活一萬年，我活萬萬年，這是相對的。還有一個，三個萬字又比兩個萬字又長。而這是絕對的常，是永遠沒有消滅的時候。

這四個特點了：明，而是「靈明」；透徹，而是「洞然的透徹」；寂，「湛寂」，那麼清湛、那麼徹底的寂；那麼常，而是永遠不壞的，絕對的，不是相對的常，「恒常」。這是自性的四個方面，就是我們的自性。

【非濁者。云有則不受一塵。】

再底下說，「非清非濁」。怎麼說是「非濁」呢？你要說是有什麼，你要琢磨就變成有什麼了嘛。黃河為什麼黃？因為髒，有些沙子嘛，水土流失，下雨把那個土流下來了，就到黃河裡去了，捲

下去黃河就黃了。有一個瑞相，黃河清了一段。報上說，在陝西、山西之間兩小段，瀑布突然間變白了，還有一小段河水變清了。古時候說黃河清是瑞相。不過不是徹底清，一部分清，這也是稀有了，這是前不久的事情。

我們說「非清」是為什麼呢？先說「非濁」。非濁，它沒有濁。濁，它就有東西來，它不受一塵哪。在我們自性裡頭，一個塵都不受，雖然在煩惱之中。所以我們這個自性，就是《心經》說的「不增不減」，受了一個東西不就增了嗎？「不垢不淨」，髒東西來就把它染髒了，就垢了。這不增加什麼，又不會髒，雖然在塵勞的染缸裡頭，不受污染。所以你要說是（濁），怎麼濁呀？說是濁，這就要有；要有，可是它一塵也不受。

什麼叫做塵？實際上眾生所有的一切都在這四句裡頭。這個塵，

就說煩惱是塵。塵是有，「有」這是一句；「沒有」，第二句；「也有也沒有」，第三句；「不是沒有也不是有」，第四句。這四句全是錯。在佛學院講課的時候，有一個老師他問我：「極樂世界的有，是什麼樣的有？」我說：「是離開四句的有啊。」所以，這個心的路就絕了，離開這四句了，沒有塵可受，還受什麼塵哪？

【非清者。云無則不捨一法。】

「非濁」，它也「非清」，不是濁就是清了，它也非清。你說它沒有什麼，清嘛就什麼都沒有。什麼都沒有，但它不捨一法。萬行門中不捨一法，菩薩要修萬行，沒有一個法捨棄的，度眾生所有可用的法全用了，沒有一個有用的法捨棄。

所以在真如的門裏頭就不受一塵，沒有一塵可受，所以一塵不

立，什麼都不建立。可是在萬行門中，用萬行來度眾生，是「建化門頭」，你一法都不捨，凡是對眾生有利的一樣也不丟掉，所以就非清非濁。你說清，就什麼都沒有了，那就什麼都不受了，但一切都不捨；你要說濁，但我一切都不受。所以微妙嘛！

【無背者。縱之則無所從去。】

「無背無向」。什麼叫背？你離開我，你跑吧，它沒有地方去。為什麼？我自己這個自性遍滿一切處。遍滿一切處，你走到哪兒都是我，對不對？那去哪兒了？你說你回香港了，回香港，還是我自性；到美國了，還是我自性；到月球了，還是我自性。到哪兒去了？都在我自性裡頭。極樂世界還是我自性，你哪裡能去啊？所以沒有背。背開我，往哪兒去？沒有地方去呀。

【無向者。迎之則無所從來。】

也沒有向。你從哪裡來呀？整個是我自己，是不是？你說從香港來，香港就是黃念祖嘛。還有，這還再一個說法，說「背向」。「無背無向」，「背覺合塵」，「背塵合覺」，咱們在迷的時候，眾生在修持的過程之中，這才有背有向。你背塵，就是背著塵了，不跟塵勞妄想作對了，去合那個覺悟去了。這就對了嘛，咱們在這就開始覺悟了，背塵合覺了。但是愚痴的時候，就背覺合塵。你所追求的就是聲、光、色，好吃好穿、音樂、跳舞，享受、快樂，你追求的都是這，塵哪；你所嚮往的是塵，你所背的是覺悟。這不是有背有向嘛？這是在修持過程中的事。真正說到了本體，到了自性，渾然是個自家，就沒有背沒有向。這裡頭，我們就看這個話它

是怎麼說的。「無背無向」說的是咱們的自性的本體。

「言即此靈明湛寂者。不可以清濁向背求也。舉清濁向背。意該善惡聖凡有無生滅增減一異等。」

對於這個，以前這些話就說明了。對於「非清非濁，無背無向」，說明什麼呢？說明咱們本來的「靈明湛寂」的這個自性，可以在清、濁、向、背這些方面去找。舉出「清濁向背」它代表什麼呢？這不是相對的嘛，清跟濁是一對，向跟背是一對。這一對一對就代表了什麼是善，什麼是惡；什麼是聖，什麼是凡；什麼是有，什麼是無；什麼是生，什麼是滅；什麼是增，什麼是減等等，這自性中都沒這些事。

「大哉二句。讚辭。大者當體得名。具徧常二義。以橫滿十方。豎

極三際。更無法可與為比。非對小言大之大也。」

「大哉」是讚歎的話，是指著「體」說的，這個體是大呀。我們說了「體」，這裡頭包含了「相」跟「用」。剛才不是說了，有體就有相、有用。這個體，它是橫滿十方，空間是橫的，同時存在嘛，橫的。橫的徧滿十方，一切地方，所以我們的心是徧一切處。

有人說你們淨土宗是心外求法，他不明白。你看這，我們一上來就說，我們心徧一切處，極樂世界也在我們心裡頭，不是在心外去求啊。所以彌陀、極樂都不在心外。

說「豎」，時間是豎的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所以一橫一豎。當然這橫豎的意思也是哲學上的意思，你也不可能用幾何學去看，那個豎是……。總之，它是有前有後。橫是同時並存，東方西方南方北方同時並存，不就橫的都出來嗎。豎的，先有這個，後有那個，這

是指時間。豎就包括三際，我們這個時間就是三際，三段，三種：一個是過去，一個是現在，一個是未來。所以時間上，咱們這個自性貫徹於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在過去說，你去找我的自性什麼時候開始，找不著頭。從未來說，咱們的自性到什麼時候消滅，也找不著頭。三際貫通，沒有終極。所以它即是橫滿十方、豎窮三際，沒有任何法能和它相比，所以讚歎它是大，大哉的自性。大哉什麼呢？大哉真體！大哉真體，不可得而思議者，其唯當人自性歟。

「真者不妄。以三界虛偽。唯此真實。所謂非幻不滅。不可破壞。故云真也。」

體加個「真」字，「真體」，真就是沒有虛妄。因為這個三界都是虛假的，虛偽，這和我們人的想法恰恰相反，所以佛的看法跟

我們正好相反。人總是認為這個世界是真實的，是真有的。你說極樂世界到底有沒有？他信不及啊。就咱們這個世界是真的，這是真的，是吧？其實正好相反。

咱們這個三界，不光是這個世界，這個世界是欲界，都有情欲啊。天界，低的天也是欲界，所以帝釋都有太子，他有太子怎麼出來的？是吧，還是欲界嘛。俗話說王母，這都是女的嘛。這低的天是欲界。上頭是色界，色界就離開欲了，沒有人的這種情欲。人只有形色，就不是這樣的肉體了，有個形相，所以稱為色界。再高的天稱為無色界，連形相也不可得，甚至於連思想都不可得了。所以有的天叫「非想非非想天」，我們常常有句話叫「想入非非」，你想入非非，所以我們很多俗話是從佛教裡頭來的。因為有個天叫「非想非非想天」，就是你這個想法到「非想非非想天」去了，想

入非非。他有多少劫的壽命。但有一天壽命終了，他還要墮落，還要輪迴。

所以這個三界，剛才也說，到了劫火的時候還是要燒，還是要毀，都是虛偽。所以三界，到了天界，多少劫的天界，它也是虛偽。所以我們說真體的話，連三界，連高的天界都是假的，都不常存。唯此真實！只有這個，你每個人你自性才是真實的。所以有的人說，一說到「唯心彌陀，自性淨土」，就覺得是空茫茫的，不曉得說，是你的心，是你的自性，這是最真實了。

這是布袋和尚的偈。布袋和尚就是一進山門，咱們現在管他叫彌勒菩薩，這就是布袋和尚的像，一個很胖的和尚。他是隋唐之間的僧人，是彌勒的化身，禪宗。很多小孩子爬在他的身上，他喜歡跟小孩子玩，他扛一個口袋。大家都認為說這是彌勒菩薩，不知道

是布袋和尚了，也沒有名姓，只知道他背一個口袋，很胖。

「只這心心心是佛」，只是這個心心心是佛，三個心字擱在一起。就這個心的心的心，這個是佛呀。「十方世界最靈物」，十方世界這是最靈明的東西了。「妙用縱橫可憐生」，有的人修了禪定，得了縱橫的妙用，神通的妙用，縱橫自在，可以顛倒日月等等的妙用。妙用縱橫可憐得很哪，可憐生。「只這心心心是佛，十方世界最靈物，妙用縱橫可憐生，一切無如心真實」。所以布袋和尚這個話跟蓮池大師的話是一致的，唯此真實啊。

所以一聽見心，就覺得落空；說跟這個世界一樣的有，他就說這個好。極樂世界有沒有？有，跟這個世界一樣的有。這些道理有時候不好跟人家說，有時候我就勉強這麼答：「你要說極樂世界是空，你要認為這個世界是空，你才能說極樂世界是空。極樂世界是

有，是比這個世界更真實的有。所以它不同於咱們這個世界的有。你說極樂世界是空，那你先要這個世界是空；這個世界都有，那極樂世界你就不能說它空了。」所以說到自心，唯有自心是最真實，這個最真實啊。

《圓覺經》裡頭講，一切一切都是幻。首先就說我們這個身體是幻。首先我們就是識破了這個，幻身就滅了，不是一個幻的身體了。幻身要沒有的話，有什麼叫幻心呢？這幻心也就沒有了。幻心要滅了之後，既然沒有內心，外頭的塵，誰知道外頭的塵哪？塵也就沒有，空了。沒有心，外頭有跳舞，誰看哪？所以就沒有塵了。幻塵滅了的話，就都滅了，什麼也沒有了，身、心、塵都沒有了，就剩下滅了，幻滅。幻滅也滅，這是很要緊的一步。

所以釋迦牟尼佛寧可捨這個身體請夜叉吃，請夜叉給他補上

兩句。因為釋迦牟尼佛前生聽佛說法，一個偈子知道兩句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」，後兩句不知道。問誰誰也不知道。後來有個夜叉，他說：「我知道，我聽佛說過。」釋迦牟尼佛就給他頂禮，請他說。他說：「不行，我要說，有條件。你得讓我吃。我餓了，好久沒吃了。」佛說：「行，我可以給你吃。」他就要吃。佛說：「你現在別吃啊！你現在吃，我還沒聽見呢，你給我說。」就給他說了。說完之後，佛就爬到樹上，從樹上跳下去，請他吃。所以為求法，聽兩句，就請夜叉，給他作飯了。這是試驗他，當然是了，後來也沒有……，把他接住了。

我就說，這兩句值！生命捨了都值！它是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」生滅都滅了，什麼都沒有了。這個時候不是斷滅了，不是我們電燈裡頭抽真空，空了，什麼沒有了；它

這個是「寂滅為樂」，這是真的無比的法樂。這個時候什麼都沒有，這是真實的樂，究竟的樂。

所以這個就引《圓覺經》的話，唯此真實，「幻滅滅故，非幻不滅」。你說都是幻嘛，幻身、幻心、幻根、幻塵、幻滅，它都是幻嘛，幻它就滅嘛，非幻它就不滅。我們的自性它不是幻，所以真實啊。「十方世界最靈物」，是不可破壞的，所以說它真哪。

【體者。盡萬法不出一心之體。體該相用。總而名之曰真體也。】

上面這個「體」字，「真體」，蓮池大師說：「盡萬法不出一心之體。」萬法就代表一切法，種種的法。一切法都把它列舉列盡了，沒有一個是離開了、是在一心的本體之外。這是順著他的文字這麼說。我們把他的意思來說，就是一切萬法皆在自心的本體之

內，都不能離開自心本體，都不在自心本體之外。

「不可思議者。如上明而復寂。寂而復明。清濁不形。向背莫得。則心言路絕。無容思議者矣。」

「不可思議」，就是上面說的，它又明，明就是明照，能夠照得一切一切清清楚楚，這不是作用嗎？可是在明之中，它是那麼寂，它是一切不動，無所作為；無為，無動，無相，而又什麼都知道。所以就是說，什麼叫不可思議啊？這個就是很不可思議嘛。它明，它又寂；它寂，它又明，所以極樂世界叫常寂光，它是「寂而常照，照而恆寂」。

寂是不動，不動之中它還老在照一切，遍照，所以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只有寂才能照，你這忙忙亂亂，就沒有叫做照了。所以

常寂光是「寂而常照，照而恆寂」，一切都了知，然而無所動搖。所以極樂世界的人能夠遍到十方世界，遍修供養，聞佛說法，可以不起於座。他修法的座位他可以不起來，這些事情就做完了。也就是，在寂中可以有行動；有行動中，這麼多的行動他還是安定，這能思議嗎，是不是？所以說不可思議。你能思議嗎？這個「明而復寂，寂而復明」，不可思議。

還有，清濁不分。說它是清，它又是濁；說它是濁，它又是清。不能說它是清、不能說它是濁，沒有法子能形於外。

「向背莫得」。你是向著它？還是背著它？我們總有所向背，所以禪宗有一個話頭：在千萬人中，不向一人、不背一人。這個人在一千萬個人裡頭，他不面對著一個人，他也不背著一個人，而認識這個人。這就是禪宗的語言。那我們的語言就說了，說破了就不

容易開悟了，所以禪宗就是不能說破。就是自性嘛，那個自性沒有向背，說背著誰、向著誰。

所以這樣的話，明而又寂，寂而又明，清濁都沒法說，向背也找不著，你這個心的路絕了，說話的路也絕了。所以佛教的語言說「言語道斷」，言語這條路斷了。這些話該怎麼說，我們無法表達清楚。怎麼去想呢？「心行路絕」，心所能行動的這個路，走到絕路了。

「不可思者。所謂法無相想。思則亂生。經云。汝暫舉心。塵勞先起。是也。又法無相想。思亦徒勞。經云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及。是也。故曰心欲緣而慮亡也。」

他說這個怎麼叫不可思？一切法，這個是經上說的：「汝暫舉心。塵勞先起。」你要想知道這個道理，心一動，先起來的就是塵

勞。所以說這般若，眾生沒法領會。因為這個，佛打了個譬喻，這也是佛的不可思議的地方。佛的原話是說：「太末蟲處處能緣」，末是小末末，最微始的生物，太末是極末，極末是什麼？就說的是細菌。

佛那個時候沒有細菌這個名詞，用的是太末蟲，極原始、最細的那個蟲，就是細菌。這個太末蟲，佛的那個時候沒有顯微鏡，佛早就知道有細菌。佛說人是太末蟲聚，整個是個蟲子的集合，八萬四千種蟲，人細胞也是蟲，你看巨噬細胞能吞癌細胞，它不就是生物嘛，太末蟲聚。這蛔蟲什麼的就不說了，有多少種蟲，佛早知道。

佛說：「太末蟲處處能緣」，細菌哪兒都能待，什麼地方都有細菌；「唯不能緣於火焰之上」。火，它不能待。老的針灸大夫，拿那個針給別人去扎，然後給你扎。他就那些針，他怎麼消毒啊？

他點火，拿這些針在火上燒一燒，然後就給你扎了。因為有細菌的話，這一燒細菌不能活，消毒了。所以太末蟲處處能緣，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。

眾生的心也是一樣，處處能緣，什麼都能想。所以《西遊記》有孫悟空，本領大極了，一個跟斗十萬八千里，能夠鬧天宮、鬧海，沒有它不能去的地方。這是形容這個心，形容眾生的心，一個跟斗十萬八千里。「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」，就跟細菌不能待在火焰上是一樣。我們要知道這個。

所以有一些人，他只是弄學問，以為就懂得佛學了，都違背佛的基本的教義。你達不到的，你只有開悟，修。真正的開悟，不是說你懂，現在把「懂得」當成「開悟」了，佛法之衰就衰在這些地方。所以沒有真懂得的人了。因為你一起心，先起來的是塵勞。

是塵勞就不是般若了，塵勞是妄想。《圓覺經》的話，「以生滅心而辨圓覺」，在生滅之中，你想懂得什麼叫作圓覺，圓覺也就是真如、實相、自心、自性一樣的東西；「彼圓覺性即隨流轉」。那個圓覺的本性，你心老是在動在轉，它跟你一樣就轉動了，它不是圓覺了。你一想圓覺，圓覺心它就跟著你一樣變動了。你所理解的是你心使它變動的那個圓覺，不是真的圓覺了。

所以經上說，咱們這個《無量壽經》上說：「是法非語言分別之所能知。」語言和分別你是沒法知道的。這一句是《法華經》的話，換了兩個字，「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及。」「知」字換了「及」字，「及」是到。你不是思量，《無量壽經》上是「語言」，它這用的「思量」。其實這個語言你要能夠說出來，當然沒有離開思量。兩個經合在一塊就好了，正好是不可思議。一個是語

言所不能及；一個是思量所不能及，都是圓教的經典。這個答話，非語言分別（之所能知），所以說「不可思」。

「不可議者。所謂理圓言偏。言生理喪。經云。凡有言說。皆成戲論。是也。又理圓言偏。言不能盡。經云。一一身具無量口。一一口出無量音。如善天女。窮劫而說。終莫能盡。是也。故曰口欲談而詞喪也。又此經原名不可思議。故用此四字總讚前文。蓋是至理之極名也。」

再有「不可議」呢，就是這個道理是圓的，所以經上說：「凡有言說，皆成戲論」，所有能說的，成了話之後，也都變成戲論了，都不真實。「理」，它是無窮的意思，你的這個話，你是說不盡哪。所以經上說，哪怕你每一個身有無量的嘴，每一個嘴裡頭出

無量的聲音，像善天女一樣，窮劫在那說，要讚歎佛，讚歎也讚歎不完哪，所以語言不夠用。一個就是說，「口欲談而詞喪」，所以就說是不可思、不可議。再進一步的說明為什麼，既然不可思，你也就不可議了。

底下再補充一下，這無量的含義，你滿身都是嘴，滿嘴都是無量的舌頭，都無量的聲音在那兒演說，窮劫也說不完嘛。你比方說阿彌陀佛這個「阿」字，「阿」字有多少含義？「阿彌陀」三個字有多少含義？你說不完的。語言不夠用，都不可思議。

一末句結歸。言如是不可思議者。當是何物。惟自性乃爾。言性有二。兼無情分中。謂之法性。獨有情分中。謂之佛性。今云自性。且指佛性而言也。性而曰自。法爾如然。非作得故。是我自己。非

屬他故。此之自性。蓋有多名。亦名本心。亦名本覺。亦名真知。亦名真識。亦名真如。種種無盡。統而言之。即當人靈知靈覺本具之一心也。今明不可思議者。惟此心耳。更無餘物有此不思議體與心同也。」

所以末後這一句，「大哉真體，不可得而思議者，當人自性歟。」所謂自性，就是說，通於人和物叫做法性。單指有情（所以用）有情無情（這種名詞）也比那個生物非生物強），就不包含植物了。既包括有情，也包括無情，用這個名詞「法性」。單指有情來說，就可以說「佛性」。那麼自性，當然說的是人了（自性就是說的是佛性），都有佛性，也就是法性，因為這個法性是更廣的一個名詞。不過用佛性更準確一點，就是指有情這一部分說的。

所以說，自性者有兩個含義。一個就是本來如此，不是你用什

麼方法得到的，這自然嘛，就是自性，本來如此，這是一個「自」者的解釋。再有，這句話說得很好，為什麼叫自性？「是我自己。非屬他故。」就是說，每個人看到這一句，「就是我」，「自性」就是你自己。所以我們不要把它說的都是別人的事，就是指的你。先要把這個承認下來啊，這是一個很大的飛躍。

要知道「有」。所以最主要佛法說什麼？主要是要「知有」。知什麼有？就是你有佛性，這是非常寶貴的事情。所以五祖就說：不識自心，不明自性，學法無益。你不知道這個事，都是在心外求法，這一切佛、什麼什麼，都是在自心以外。佛是佛，眾生是眾生，我是我，我就求佛加被。既然不是我，就是在你自心之外，所以就是禪宗所說的「心外求法」，就是你自心之外，在求什麼東西去了。錯誤！所以學法無益。要知道這一切就是我自心哪，若明自

心，識自本性，即是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六祖不是開悟了嘛，你明了自心，明了本性，你就是丈夫、天人師，佛的十號，就是佛，就把衣鉢給了。

為什麼大家追？不是神秀搶衣鉢，所以我老替神秀平反。說「神秀你看看，這衣鉢讓六祖拿去了。」他派人去追他。不對；怎麼可以證明不對？後來武則天做了皇帝，請神秀在宮裡頭供養，請神秀當國師。所以古人就是偉大，神秀說：「我不配當國師。我的一個師兄弟，六祖，才能當國師。他是得了我師父衣鉢的人。」你看，他會搶衣鉢嗎？到這種關頭他推薦了。不然武則天怎麼知道有一個六祖，這個埋名的無名小卒。就派了一個官吏叫薛簡（薛仁貴的薛，簡單的簡），帶了很寶貴的袈裟呀什麼什麼、禮品哪，送六祖，請六祖進宮，封為國師。六祖不肯來。所以大德就是大德，不

羨慕人間這些，不肯來，拿來很多東西也沒受。而薛簡開悟了，他見六祖，他開悟了。

六祖那兒開悟的人很多。人家派刺客來殺他，後來刺客開悟了。當然神秀是高明了，但有人就想不通，就派刺客來殺他六祖。他已經知道了，在桌上擺了二十兩銀子。那個人拿刀進來了，六祖在那兒打坐，他說：「你來了，二十兩銀子你拿走，我只欠你的錢，我不欠你的命，銀子給你。」那個人就感動了，他說：「我做徒弟行不行？」「你快走，你這個樣子不行。」殺人的凶犯，手上拿著刀，那怎麼行？後來傳戒，他又來了，又做了和尚，又來皈依、受戒，開悟了。當年來要來殺六祖的。

那個時候，六祖是在廟裡頭做苦工的，還沒落頭髮呢，所以稱為盧行者。他俗家姓盧，稱為行者。行者不是出家人，是廟裡頭

的苦力勞工，這麼個人。你叫他怎麼能夠成為……不但是和尚，還是和尚的老師，而且是祖師啊，代表佛，佛的衣鉢。誰也不能相信哪，這個事就這麼奇特。

現在國際上承認禪宗是中國的，把禪宗列在中國。中國是道教和禪宗，佛教是印度。我說，把禪宗列到中國，我們很光榮。實際也是印度的，達摩傳來的，但是到中國大盛；在印度只是單傳。在唐宋的時候，幾乎小孩子和家庭婦女都開悟。現在不行了，這個時代的頭腦太複雜了，習氣也太重了。把世間的東西，這一些勾心鬥角什麼什麼種種的，世間的一些缺點，把它搬到佛教裡頭來了。佛教裡頭還是這一套，還是有派系，結黨營私；這批人就排擠那一批人，我就擁護我的師父，不管你是誰，是對是不對；你是那一邊就打擊，我這一邊的就讚揚，這不就都變成了世間很庸俗的東西嗎？所以想

求開悟就不可能了。所以這些個俗庸的這樣的方法，大家不能受用。所以能夠明心見性，講到這個性和這個性的重要，就是如此。

為什麼說自性？就是你自己。自性有很多名字，又叫做本心，又叫做本覺，又叫做真如，又叫做實相，種種的，實際就是你每個人，你的靈知靈覺。不是你這個知覺，是靈知靈覺，你本來具有的「一心」那個心。這都是用語言來說，沒法辦了，只好這麼說，不可能表達的。雖然是……，但是這個已經是表達到最好了，登峰造極了。這就所謂文字般若。

般若可以分三種，寫出來就都是文字般若。文字般若是從實相般若流出來的，所以它可貴；不是一般的文字，是實相般若所流出來的。這個文字般若講什麼？就講的什麼叫實相般若，說明什麼是本體，說明怎麼按照實相般若去觀照、去對待一切事物，也就是如

何修習來恢復自己的實相般若，叫觀照般若。文字般若所講的就是觀照般若和實相般若。

第二個是觀照般若，按照般若的道理來觀照，你雖然不懂，你先觀照。很深的道理不能懂，比方像《金剛經》，這有四句話可以做嘛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誰都可以做，這個好懂，有為的，咱們世間這一切都是有為的。這一切東西都如夢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，你幹嘛這麼認真哪？它是假的，它是一個肥皂泡。我常說肥皂泡，小孩吹的肥皂泡，好看極了，五光六色，沒有誰想用個什麼保險箱把肥皂泡收集起來，存起來的，馬上就要滅。

實際一切東西都是如此。那些講戀愛的人，他不知道這個漂亮的對方轉眼就滅，當時就一點點就老了。所以「自古美人如名將，不許人間見白頭。」白頭還是個美人嗎？美人已不存在了，她馬上

如夢幻，肥皂泡，轉眼就過了。一切都是如此。有的人對於這些還都能捨，往往就名不能捨，所以不求利要求名。其實名跟利，名一點也不清高。

「大哉真體」，這是我們的本體，我們要知有。妙用，今天我們可以把這個說完。我們不必太詳細了，這個就很夠了，大家好好消化它。

「澄濁而清。返背而向。越三祇於一念。齊諸聖於片言。亦不可得而思議者。其惟佛說阿彌陀經歟。」

「澄濁而清」。「澄」可以唸「成」，也可以唸「鄧」。南方就讀「成」，你們讀「成」，按北京的音要唸「鄧」。這水髒了的時候就澄一澄，就清楚了。我們在重慶的時候，吃炸彈坑的水呀，

哪裡有自來水喝。日本人丟炸彈，炸彈炸了坑，坑裡有水，水都是綠的，紅的，就喝那個水。拿糞澄一澄，髒東西就沉澱了，吃上面的水。所以這個「澄濁而清」我很親切。這個水很濁，黃河的水很多沙子，擱在那兒不動它，澄一澄，慢慢沙子落下去了，水就清楚了。「澄濁而清」，濁的東西你把它澄一澄，不去動搖它，它就清了。

「返背而向」。這個「背」，我背著你跑了，我一個向後轉，就變成向了。有什麼難？就地向後轉，馬上就變了，所以可以返著背變成向。

「越三祇於一念，齊諸聖於片言。」這兩句好極了。我剛才不是說過嘛，終教都可以成佛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。現在我要超越了三大阿僧祇劫，怎麼超越它呢？只要一個念頭就超過了。「齊諸聖於片言」，跟諸聖，跟觀音、勢至、文殊、普賢、彌勒諸大聖人，

跟他平等，跟他看齊，這一句話就平等了。這一念、這一句話是什麼呀？「持名」嘛。

蓮池是彌陀化身。蕩益大師說：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在五濁惡世所得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。因為這一句佛號總包括一切，一切經論、一切禪定、一切戒律，沒有不包括在內，所以這個是名具萬德。所以淨土法門稱為捷徑，就是因為念佛。

念佛有四種念佛：實相念佛、觀像念佛、觀想念佛、持名念佛。實相念佛，眾生無從下手。什麼是實相？怎麼從實相入？這個很難。觀像念佛，你找個擺個像，你坐火車上就沒有這個像，修不成了，也不方便。觀想念佛，《觀經》就是觀想。善導大師，是唐朝的大師，日本人最崇敬了，我們也稱為彌陀化身。他是觀想已經觀到西方現前了，然後放棄了觀想，改持名。他在長安的時候，教

導全長安的人，人人都念佛，那是什麼局面！戒律高極了，從來見著婦女不露齒笑，笑不露牙；所有的錢，全寫了經了，大德的大德。他念一句佛號一道光，這就改持名了。

所以這四種念佛之中，以持名念佛最殊勝。念佛就是捷徑，跟別的教比，念佛就是捷徑。而四種念佛之中，又以持名是捷徑中的捷徑。它捷徑到什麼程度呢？三大阿僧祇劫不需要去經歷了。三大阿僧祇劫，你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就超過去了，跟觀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平等，念這一句就跟他們平等了。

所以這個地方是念佛號「一聲」。我說「一聲」，錄音機說「一聲」，後來別人給整理稿子整理錯了，寫成一輩子的那個「一生」。大家按常情說，好像一輩子那一生是對的。那麼這不就證明，這不是「片言」嗎？一念嘛，念一句！一句就是大功德。就是

大家不敢信，所以就沒有這麼大功德了。密宗就說，咒有這麼大功德，但是「唯除於咒生疑」，就除掉你對於這個咒有懷疑。你不相信它有這麼大功德，那就沒有這麼大功德。所以「信為道源功德母」，信是道之源，功德之母。可是就難於生信，所以「學佛不難，難於生信；參禪不難，難於起疑。」參禪要疑，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不過他的疑不同於我們這個懷疑，他是起了疑情了。這個信心。

這兩句話就是讚歎這個法門的話，讚歎它的本體。那麼我們怎麼能恢復我們的本體呢？人人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我們的本體是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恒，而沒有清濁，沒有向背，這麼不可思議的是我們的本體，現在我們並沒有顯現了。要如何呢？就是澄一澄嘛。你已經濁了，不是非清非濁，你濁了，你水髒了，渾水；澄一澄。

你現在追求的是煩惱，不是覺悟，你趕緊向後轉，這就是「返背為向」。

這是原則，具體怎麼做？就是一句佛號。而這一句佛號三大阿僧祇劫就超過了，跟觀音、大勢至就平等了，「齊諸聖於片言」，就這一句話啊！所以說「至哉」，登峰造極了，妙極了，這妙用啊。還有什麼有這個用啊？所以淨土法門，持名法門，是「十方諸佛同讚」，十方諸佛都讚歎哪，我們要好好的體會這些話呀；「千經萬論共指」，千部經、萬部論都給你這麼指出來的。怎麼辦那隨你了。

「亦不可得而思議者」是什麼呢？那就是《佛說阿彌陀經》。《佛說阿彌陀經》它是專講念佛。你看別的有沒有？就是一日一夜、二日二夜……、七日七夜，持名號一心不亂，就得往生。是任

何其他的都沒有，就提了一個持名，最簡單了。《無量壽經》還要念經什麼什麼的；但是三輩往生都是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內容究竟還多一些。《阿彌陀經》就是持名，只要信，當信。它這個就是難信，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。這是個難信之法，你就是信不及呀，就是難信。

玄奘大師翻譯，加了一個（極）字。玄奘大師，凡是鳩摩羅什大師翻譯過的東西，他基本上都不再翻了。但是我們常用的經有兩部他翻了，一部是《金剛經》，鳩摩羅什把那個八句偈翻成四句，簡化少了四句，玄奘給補出來了，這個很有功德。玄奘把《阿彌陀經》又翻了，這個今天來不及說了，這個也很有功德，用義很大，說明這個念佛是靠他力。臨終的時候，是佛來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亂」哪！你自己沒有這個力量在臨終的時候念佛，因為你很慌亂，

沒有誰有這個水平。因為你平常念了，又持了戒，又有信心、願力，一切都如法，因為你有這個功德，佛就給你兌現。你跟佛兌現了，佛就實踐佛的諾言，佛來接你。接引佛，接引佛，臨終佛就來接引你。這是玄奘大師的翻譯，「慈悲加佑」，佛以佛的慈悲心來保佑你；「令心不亂」，讓你的心不亂。還有一部經說，佛來接的這時候，佛入了三昧；佛入三昧，使這個亡者也入某一種三昧。那麼入了三昧，還有什麼話說嘛，所以這是仗他力。所以就都解決問題了，你一到極樂世界就是阿鞞跋致！你沒有斷煩惱，你還是凡夫，可是你是阿鞞跋致了，這都是超情離見哪。

所以曇鸞讚歎極樂世界，他說：眾生他是不断煩惱而證涅槃。你沒有斷煩惱，可是你真證涅槃哪。這一切也都超脫，極樂世界是不得而思，不得而議。這個同居淨土是十方所無。說他是凡

夫，可是他不退轉，是阿鞞跋致；說他是阿鞞跋致，那他就是聖人賢人，但他是凡夫。咱們去往生，實際上還是凡夫，一般還是凡夫。凡夫能夠去，所以最妙就在這兒。你要變成聖人才去，那有什麼奇怪嘛，聖人那就是已經是超凡了，聖人就超凡了嘛。所以有的人說出一些話，有些話很有問題，不列舉了。已經是聖人，已經無所謂了。正因為他是凡人，這才是稀有，顯出阿彌陀佛的慈悲，妙用，《佛說阿彌陀經》。

不過這樣一來，大家可能提出問題。昨天咱們那個經讚歎的是《無量壽經》，皆依此經而得度脫，都靠這個經。今天這兒讚歎《阿彌陀經》，這兩個不打架了嗎？要知道，這是一本經，《華嚴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是一部經。《華嚴經》是大本，《無量壽經》是中本，《阿彌陀經》是小本，是一部經。我們

往往有的時候就把《華嚴經》拋開，淨土宗常常說大經，就說的是《無量壽經》；說小經，就說的是《阿彌陀經》。一個經，一個大，一個小，這個名詞差一點。有一個更好的名詞，稱為大本小本，古人也這麼用。選用這個名詞的呢，選得好。一個經有大本，有小本；大本是《無量壽》，小本是《阿彌陀》。所以昨天讚歎了大本，今天讚歎了小本，讚歎的是一部經，沒矛盾，是不是？不可思議的妙用。所以《阿彌陀經》更是心心中心，直指持名。

所以這些道理我們都擺在那兒，有很多有不同的說法，慢慢地大家可以去參究。總之佛法是一點也不能勉強。信是從內心生的，沒有說我這個信是強加來的。強加來的那就不是信。信從內心，總之是不可思議。總之就是說不知不覺，不知不覺……，只要是真實發心，必然走上正路。因為我們多生多劫的習慣，有很多障礙，有

很多因緣，要是碰到跟過去因緣特別近的，我就跟這個接近了。有很多因緣。但是咱們在座的大家都好，有很多碰到很不好的因緣。但是，我們只要有真實心，佛始終在攝受我們。不光是臨終來接引我們，佛始終在攝受我們。

大勢至菩薩同樣，我們只知道觀世音菩薩在這個世界保佑我們，而大勢至菩薩的特殊任務是攝受我們眾生，單攝受念佛的人，攝受念佛的眾生往生極樂。大勢至菩薩是專念佛的，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，專念佛的，所以稱為淨土宗祖師。將來，淨土宗它就是阿彌陀佛要涅槃，涅槃之後觀音菩薩繼位；觀音菩薩涅槃之後，大勢至菩薩繼位，大勢至菩薩永不涅槃。都是緣，佛涅槃都是示現。所以大家有人說佛要涅槃？念佛往生的人，在佛涅槃的時候，你看見的佛還是阿彌陀佛。你是念觀音往生的人，到了阿彌陀

佛涅槃之後，你看不見阿彌陀佛了，佛就是觀音菩薩了。所以你見著的事情，那只是你的緣！真實是什麼情況，遠不是所能想像的，總之這些緣都是好的。實際上，觀音、勢至就是彌陀，三位是一體的。很遺憾，它這個太精彩了，我這個表達的不夠，太殊勝了，太殊勝了！

「大哉真體」，也就是釋迦牟尼佛那一句話，都有如來的智慧德相，這個最平等了。正因為如此，所以我們才能發四弘誓願。（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），眾生無邊我都要度，眾生怎麼度啊？眾生可以度，他本來就是佛嘛，就好像作夢睡著了，你把他叫醒就完了。「自性佛道誓願成」，這個更容易了，你本來是佛，你自個兒成佛有什麼難哪。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法門你本來有，只是生了，溫習溫習。「煩惱無邊誓願斷」，煩惱就是它在那障礙你，使

你一切光明不能顯現。

但是煩惱它是虛妄，虛妄就不真實，它本來是空的，本來是妄，本來是虛。不然為什麼《心經》說「無無明」啊？因為有無明才有貪瞋痴，所以才有造業，才受罪，才有地獄、天堂。《心經》這個好啊，這「無無明」。《涅槃經》，佛在涅槃的時候，三次入種種空間，種種世界，去尋找無明的實性是什麼，不可得。所以證明了「無無明」。

「無無明」，所以這都是些假相，自己把他自己沾住了，抓住了，不肯放鬆。所以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啊，只要肯放，這是很快的事情。就是不大肯放，形容說像個什麼呢，像一隻猴子。猴子從這棵樹跑到那棵樹，這個手抓住這棵樹，一放，那個手又抓住了，兩隻爪子必定要有一個抓。真要開悟要修道，你要兩個爪子

都開，要體會這個勁，那就放開了。你這抓這個，換那個。所以現在有很多人修行，實際是把世法放開了，抓佛法了，抓住一個有為法，有為的佛法。要修、要有得、要有證、要有什麼有什麼，這都是有為的佛法，又是一個抓，所以稱為「法執」。

我這話有根據的，我不是隨便說的，我不敢隨便說。因為什麼？因為我很怕地獄，真有！不是騙人的，真有地獄；真有，大家要注意，真有，真實的。所以就是，不是好玩的。不然，你要說是沒這回事，我何苦？我幹什麼不行呢？要趴在這兒寫，在這兒弄，何苦？真實的。

我一個密宗的師兄，他的父親在湖北很有名，很多人都很尊敬他。他很小，他父親讓他跟著活佛，就到了貢噶山。他一直跟貢噶師學佛，學得很好，氣功很好。他在雪山上修煉，就穿一個綢子的

背心褲衩，在雪山上修煉。但是後來他還是煩惱不斷，背叛上師。解放之後，說：「我不信佛了」，所以始終沒有找他。現在九十多歲了。今年忽然間傳說他痛哭流涕，痛不欲生，驚慌極了。他怎麼說看見地獄了？那就告訴他：「由於你背叛師父，你要入地獄。你背叛了佛法，你要入地獄。」我們尊師嘛，尊師重道嘛。這些恩，你不報恩，你還背叛，忘恩負義，這樣子你要入地獄。他自己看見了，這個不能不信哪。到處找，找了一個貢噶上師的弟子，給他懺悔。這人是個喇嘛，他說：「你跟我懺悔沒有用，我只是他的弟子。你找轉世的貢噶去懺悔。」他就去找。找到沒找到，不知道。非常恐慌，非常恐慌，他親眼看見。

還有一個，我認識一個中醫，他是江蘇省的名醫。他還很好，四眾弟子來，他都不收診費。而且是有困難的，送藥。再困難的，

送錢。很好的一個醫生。他的弟弟，是異母的。因為家裡頭不錯，父親有如夫人、姨太太，是姨太太生的孩子，嬌慣一些。他是成了名醫，弟弟有一些……，少爺，吃喝嫖賭，很年輕得了病，就要死了。一天，找他哥哥，「不得了了，我要入地獄，我已經看見了，怎麼辦？」哥哥說：「趕緊念佛，我們給你助念。」這還不念嗎？這個人只有在他母親死的時候，家裡請和尚來念經，他跟著和尚念過這麼一段時間，平常沒有修過。他還是結了緣，所以這個緣很要緊，不管因為什麼。這個時候就念了，大家很多人幫他助念。

這個醫生很好，文化大革命之後還是這樣。拿了退休金之後，不夠開支，他為什麼呢？因為他要給很多很窮苦的人發放生活費。拆房子，南方的房子是木頭的，請了些木匠，房子裡有板牆，拆的時候打出來做櫃子，用這個賣錢，賣了錢補足發放。所以他們都給

他助念，功德也很大。這麼經過一段時間之後，弟弟高興了，「好了，地獄沒有了，我往生了。」這個就跟《觀經》是一樣的。這不是兩件事了嘛。這是他哥哥親自給我說的，是當事人，他是在旁邊助念的，他自己異母弟弟的事情，真實的事情，這個也都成就。所以這個地獄（真有）。

（現在）不有一個氣功師？很有名。有一個氣功師到香港去表演，表演不出來。我就說：「很自然。」他們在泰國也沒有表演成功，到美國大成功，因為什麼？因為泰國和香港還是念佛的人多，他這些就拿不出來了，這個環境就不允許。所以這個地，在什麼地方關係很大啊。他們表演不成功，就表示你們那個地是三寶加被，有護法護持的地方，所以這不簡單哪，泰國也是佛教徒多。

## 四、佛學答問

199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北京蓮舍

你們這麼辛苦、這麼發心，我之所能願意，我的願望就是希望能對大家的「見」有所幫助。但是這個願望限於水平，心是有，力恐怕不足，很慚愧。這是應病予藥，你是什麼病，給你什麼藥。著涼了，喝點薑湯；他已經受熱，都在流鼻血，還給他薑湯，不是害他嗎？就該吃涼藥。所以沒有絕對的「應該吃熱的，應該吃冷的」，那就不是佛法，那太機械了。今天咱們還是交談交談，每人談談自己，有就多談談。實在覺得不想談，一切都不勉強，絕對的大家自由，高高興興的，所以哪位？我們就隨便談談，介紹。

這兩段內容呢，一個是引出整個的《無量壽經》來了，這一段。昨天的那個（《彌陀疏鈔》）呢，蓮池大師第一句話就說的是這個，當人的自性；第二句，妙用，有體就有用，妙用。《阿彌陀經》「用」在哪裏呢？就是念佛、往生、持名。《阿彌陀經》全部是持名，《無量壽經》雖然很多很多，但它願的核心：第十八願，所以阿彌陀佛最偉大的（願）。正果法師，他不是說淨土宗，但常常有人請他談淨土的事情。他告訴我：「我就談一個第十八願，談一個《觀經》的出世三福。」對了，這很好哪，就夠了。第十八願，就是只要聽到佛的名號，至心信樂，一切功德回向往生，十念必生。念十句就一定生！必生！佛的話，那個字啊，所以我們增加信心。

我一個妹妹，昨天接到她的信，看的我又高興又難過。她從小

就信，我是小時候信。我父親死的時候，請和尚念經，和尚圍著棺材轉，我就跟著後頭轉。廣濟寺一天是釋迦牟尼佛成道日，臘月初八那天晚上，念到深夜，我母親他們都覺得晚了，都回去了。我那天還跟著大家在繞，繞大殿，不肯走。後來到了兩三點鐘，就派黃包車把我接回來，所以小時候信。到念中學了，自己頭腦也發達一些了，當時大家來往都是一些很有名望的人物。

我舅父南梅，是居士的比較代表人物，我這也是一個因緣嘛。居士兩個，一個南一個北，所謂南梅北夏，一個是我的舅父；一個是我的老師。我母親也能講經，我外婆也能講經，因為我舅舅的舅舅是榜眼，是文庭士，他是珍妃的老師，珍妃瑾妃哪。戊戌政變、康梁變法，怎麼這一些個辦法、這一些東西光緒能知道？因為珍妃。珍妃怎麼能知道呢？就因為我舅舅的舅舅。但他是內線人物，

外頭沒有他的名字，所以沒有殺他。也是居士，他聰明，詩詞好極了。所以來往的都是些大居士、大和尚，這種人很多很多。

我那時候的感覺，這樣一些學佛的，有多少都是很有名望的人，怎麼還是那樣，就是有一些勾心鬥角，還是沒有離開世間。我就說這個證明佛法無用，這是我的錯誤。我說如果有用的話，他們都搞了這麼幾十年，應該變化嘛，應該和世間的一般人不同。怎麼他換了一個形式，換了衣服，但實際還是世間這一套，還是要恭維有權有錢的人。這個徒弟要優待；沒錢沒權的人就冷遇，這太不平等了嘛。就這一個問題就夠了，這樣的佛法怎麼行呀？沒有用！

所以我妹妹那兒她念佛，我就跟她搗亂，罵她：「你這迷信老太婆！」後來我信佛，她最懷疑了，「他怎麼能信佛呢？」因為她從小信，昨天接到她的信：「你可是從小就沒信，這幾十年從小就

沒信。」她說：「現在還不知道怎麼發願。」所以就是過去佛教那一套東西，實在是太可憐了。說是信，一直也在念佛，後來我告訴她要有定課，有定課之後好一點了。

原來她有個毛病，從來沒有說過，這次信上說了。她說：「這個大便、小便不能自控。有時候在自個兒家裏頭（還好），但出去了，時間長，不那麼合適了。」在自個兒家裡也會有這個毛病，她不願意讓兒孫們知道，怕看不起她，看她髒啊，討厭啊，從來沒有說過。那麼在今年二月裏頭，她說：「我從來沒有在佛前求什麼，我現在求一下試試，求什麼呢？我就求自個兒這個大小便能夠自控。」現在完全好了，而且她每年冬天吐血什麼的，完全緩解，說起來很高興。我曾經因為她到北京來，給她講過六部經。所以佛法難聞哪。你說到了現在她還不求，還問我應該求什麼，你看她不知道

求往生，所以難哪，佛法真難真難！所以就是各個情形不一樣。我們相見雖然沒有交談，已經感覺到咱們這個心，這個氣可以相通。

從前中國有個外交官叫吳朝樞（1887—1934），在外國做公使很多年。他恐怕還在顧維鈞之前，顧維鈞是少壯派。他就有個特點。當然各國的大使都可以有時候去參加國會，旁聽所有辯論、討論。他就開會時候，「你看，那兩個人一會兒，等下一一定會辯論。」就這麼一指：「這兩人一定會辯論，要吵架了。」大家說：「這兩人怎麼一點兒並沒有辯論，兩人坐那兒好好的。」果然他就說對了，一會兒這個發言，那個起來辯論，那個反辯論，兩個人吵得一塌糊塗。每一次必中。就問他為什麼，他說：「這兩個人沒有辯論之前，他們兩個人，每個人頭上都有氣。他們兩個人的氣已經在那兒打起來了。」他思想不一樣。他為什麼要辯論？都考慮

一個問題，他是這麼想，他是那麼想，這兩個思想就是在那兒反對了。他從來沒有錯過，所以這個氣很有關係。

（S H居士問：有很多人綜合一起問的問題，通通綜合在一起。有的人說修淨土，很多大德都是供一尊佛，他們原來有的是供三尊，現在想供一尊，是因為想專一，是為了專一。其實一尊佛也是一個體，阿彌陀佛代表體，流出報化來，觀音、勢至。這樣的話，供一尊佛有沒有跟他原來的抵觸？阿彌陀佛、觀音、勢至，西方三聖，想改供成一尊阿彌陀佛像，可以嗎？）

有人是這麼做的，是可以的。就是說我不供別的佛，只供一尊佛；也不念別的經，就念淨土這幾本經；只念彌陀名號。尤其是這種做法在閉關的時候，採用這種方式的人很多。是可以的，古人也

這麼做的，但我就覺得不是必須要這樣。

《華嚴》的境界，一多（是）一回事，一多相即，所以佛的法身、報身、化身，這三就是一，一也就是三。所以你只供一尊佛的時候，同時也還是供了觀音和勢至，並沒有觀音、勢至我不供了，都在這兒。供了三尊佛，還是很專一，並不是說分成三處了。這就平等了。所以我們掌握了一個精神，就什麼都逢源，都好辦了。不然，就這樣才行，那樣不行，必須得改，或者不能改，這都是人為的出了好些分別和障礙。都對的，都可以，就你怎麼喜歡。

所以我常常說，我從來不勸人改變他的修持方法。你修什麼的，已經習慣了，就這麼修下去，不要再說你這個不好，必須得換。換了，他原來那個丟掉了，新的又拿不起來，什麼都不是了。所以我從來不干涉人家的（修持方法），你願意修什麼就修什麼，

只要你誠懇，真發心。

釋迦牟尼佛那時候，一個徒弟笨，周利盤陀伽，笨極了，什麼都不會，就叫他念「掃帚」，掃地的掃帚。笨到什麼程度呢？掃帚在印度文也是兩個字，他就是記得上頭那個字，忘了底下這個字；記得底下這個字，忘了上頭那個字，後來還是證了阿羅漢，鈍是鈍到這個程度。所以「掃帚」都可以念，所以我們這就靈活了。

我們舉一就要通很多很多，所謂「一通百通」就是這，一個道理通了，一切都貫通。佛法本來是通的，就是人為的有些障礙，只許這樣不許那樣，造成了好多好多的（障礙）。但是初修的人你要控制他一下，他意馬心猿，今天想學這，明天想學那。你就告訴他只許學這個，不學就不好，怎麼怎麼樣，那麼他才能安心。說到實際，佛從來沒有說只許你學這一樣，不許你學那一樣，佛沒有這些

個分別心。總的都是來莊嚴自心，它起了這個作用。不是說我念了佛，佛會保佑我，因此我就可以放膽做壞事。有的人是這個關係，這你再念、再磕頭、再禮拜也沒用。

就像這個問題，我們答了一個，這一類的好多問題都可以通了。

（SH居士問：臨終的時候，是自心見佛來迎，而不是諸佛遣化身來迎？）

都是，這兩個說法都一樣。這名詞就叫「自他不二」，自他不是兩個。有個人他提了個問題。他說：「阿難應該在極樂世界，因為《無量壽經》他當機。但虛老上了兜率天，看見阿難在兜率天內院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這都是一樣的問題，到了這個境界，他遍一切處，任何地方都可以有，這不是我們凡夫的境界。我們凡夫站

在這兒，我就不可能在香港，不可能在華盛頓，那是凡夫，所以有來有去。如來，《金剛經》說的，《無量壽經》也有嘛，佛說：來無所從來，去無所從去，沒有來去。所以佛來接引你的時候，實際上根本也無來去。也無來去，可是你確確實實看見了佛來接，而且確確實實你的往生全因為佛來接。這是咱們淨土法門，「他力」最要緊的一件事。

現在還有一個錯誤，許多淨土宗的人強調一心不亂。佛的意思，我們要把他領會到恰恰如佛的真實義，確實是不容易。所以武則天還是聰明，在開經偈她祈禱：「無上甚深微妙法」，這是無上的甚深的微妙之法；「百千萬劫難遭遇」，百千萬劫難遇；「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」佛加被我，讓我能夠理解佛的真實義。的確很難。不去念是一個偏差，認為非念到一心不亂不能往

生，這又是一個很普遍的，從過去到現在都有的（偏差），而且很有名的人也都有這種看法。他不知道，等你念到一心不亂的時候，你的往生就超過凡聖同居土了，至少是方便有餘土，高一級了。再要念到好一點，你就可以跑到實報莊嚴土，甚至於跑到最高級的常寂光土了。到了事一心，見惑、思惑就斷了，方便有餘土，那就不是凡了，是聖了，他不是同居了。你要念到破無明，你就菩薩境界，實報莊嚴土，菩薩境界了。你這破了一分無明，證一分法身，可以分證寂光，部份地達到寂光，所以寂光也可以達到了。

所以真要到了一心不亂，那是很難、很高，不是說不需要，太好了，但是凡夫很難做到。只要肯念，只要有信有願，就能到凡聖同居土。而既然是凡，還能夠往生，就靠他力了。是聖，就是自個兒的力量了。我們都是凡夫啊，十萬億佛土多遠哪。一個佛土是一

個三千大千世界，十（萬）億個三千大千世界，遠得沒法說了。現在天文又發現，有的天體離咱們是一百四十億光年。光跑一年叫做一個光年，是個距離的單位。光要跑一百四十億年，才能到這兒。它那兒放了光，要經過這麼多年才能照到我們這兒。這是實際天文家量到的，何況十萬億佛土比這還要遠呢，連阿羅漢都去不了。所以就必須仗佛的接引。

至於來的佛，（說）佛一定要派化身來接你，這把佛說得太淺了。所以我們就常常拿我們的心境去推測佛的境界。我們要（佛）接引的話，佛還要自個兒化一個身到這兒來接你，那還是有來有去。這個譬喻是什麼呢？一千個江，每個江都有水，不是江，一個水坑也行，月亮出來的時候，每個江都有月亮。月亮其實是在天空，月亮不需要真正買飛機票，坐到水這兒來；水也不要飛到天上

去接月亮，而月亮在水裏現出來。這是佛的境界，不是我們凡夫的境界，還需要有這些作為，還要派遣，還要簽證，這太苦了！不自在。只要有這個因緣，到時候自然因緣具足。

水很混，水在那很動，月亮就不現。所以「潭靜風清月自臨」，潭很靜，沒有風，月亮就現出來了，佛就現出來接你，而且關鍵是靠佛的接引。佛是誰？佛跟我們是同體的。底下我們也就要說，昨天我們談了「其為本人的自性故」，就講念佛念法身佛，而法身流出報身，流出化身，所以法身佛是本體。法身佛的本體就是我們的自性，一個本體，所以自和他沒有兩樣。

（SH居士問：兼修和腳踏兩條船的不同之處？）

兼修是不好，但是你融合起來。一般兼修指的是禪淨兼修，

還有一句話比這句話還嚴格的，這是不贊成的話，叫做「二門俱破」。對於禪也信不及，對於淨土也信不及。為什麼要兼修？你覺得必須兩個攔在一起才保險。那麼這樣兩個一來，就是對於禪也信不及，對於淨也信不及，現在兩個門都叫你破了。你不是兼修兩個門，是破了兩個門。因此印光法師竭力提倡，就是修修淨土，不管禪。這個對於初機是完全正確的。搞兩門俱破，什麼都不是，那還不如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。

可是這就不能絕對化，有的事情太過了，所謂「過猶不及」。達不到這個水平當然不好了，但太過了跟那個達不到的是一樣的，所以「過猶不及」，「不及」是達不到。所以都是不要過份。完全不許，那就沒有祖師，沒有帶角虎了，有禪有淨土，才有帶角虎。所以這要從根器看問題，不是兼修。你說我是兼修或不是兼修呢？

你要我說，我說我說不出來。你說我修什麼都可以，你說我修禪也可以；你說我修禪，還是剛剛在參話頭也可以；你說我已經開悟也可以；你說我修密也可以；你說我修密，剛剛念咒也可以；你說我修咒，已經在修大圓滿也可以；你說我是淨土宗在念佛也可以。說什麼都可以，沒有分別。沒有分別嘛，所以就無所謂兼了。

這還有一個中間傳說，傳說得不大對。說我現在是把密宗都放棄了，專修淨土。實際不是這樣，一個過程是如此。在抗戰回來的時候，日本投降了，我來接收。我在接收，我沒有五子登科。如果五子登科，恐怕早也槍斃了。那時候主要弘揚的、修持的，是密宗。解放以後，經過組織分配，到了山西大學，我以前不是教育界的，解放之後才叫我不做事情，我就到教育界了。從山西大學到北洋大學到天津大學，再到北京郵電學院。從外頭這些學校回到北

京郵電學院，就又回北京了。這次回來，就是從天津回來，以禪為主，大談禪。以禪為主，但都是為主，不是別的不要了。那麼經過文化大革命，我就說，我所遭受的分給幾個人，恐怕幾個人都沒有了，都要翹辮子了。自個兒的罪業啊，但是我卻是很得法益，反而比平平安安的時候又進了一大步。這個回來之後，淨土了。就是真正感覺，認識了很多問題，只有這個最應機，所以在弘揚方面，主要弘揚的是淨土。所以要談這個情形，過去如何，我現在為什麼要更正？因為這要變成我妄語了，密就是有排斥了，現在不能排斥，淨土宗就是密教顯說。

某某人來一封信介紹人學密，非要我給灌頂，我當然不會答應了。但是國外有我的師兄，他有許多弟子，他死了，他的法大家只學了一半。在這個情況之下，而且很發心的一些人，我來圓滿這些

事情。所以這些事情也還是做，但是在國外，國內我保密。你們也不知道我密宗怎麼樣，今天你問我，你們才知道，不然你們也不知道。現在還在保密。所以就是這，完全不根據事實就不合了，我們就是要如實。

所以說到這個兼，就是說你把它融進來了。夏老師就是攝禪歸淨、攝密歸淨。把禪所有的好處攝在這裏，歸到淨土。密宗，我理解很多，這兒有很多很多好處，也歸到淨土，這都是很好很好。但是這個呢，那是夏老師才合適，一般人不見得的，所以就還得告訴你，就是專門依止淨土。你都有了，若人但念阿彌陀，是即無上深妙禪，你還找什麼禪哪？就念阿彌陀就是最深的禪，真是如此，不是非得參禪才是禪。

參禪已經苦了，那是到了沒辦法的辦法，從宋朝以後就參個話

頭，「父母未生我之前，我什麼面目？」、「萬法歸一」，都歸一不是很好嘛，一歸到哪兒去了？「一歸何處？」現在有的參得他不容易得結果，就這個問題。你萬法還沒有歸一呢，你問一歸何處，你問不到啊，你歸一了之後你再說。這一切法就變成是一法了，到了這個境界，一到哪兒去啊？現在人的水平不夠了。密宗也是，有極傷心的事，我也不忍說了，太可憐了。著名的城市，著名的道場，搞得半夜三更，讓警察來把大家趕走。不忍說了，就說到這兒為止了。新近的事情。所以密宗，有叫我學（傳）密，我隨口一句話就回答他：「《谷響集》裏不是說了嗎，師父要看徒弟三年，徒弟要看師父三年才能。我自個兒的話，當然我自個兒得遵守，單來一紙介紹信，我就……。」這說話不是說給別人聽的，首先是說給自個兒聽的，那我就首先得服從。我自個兒都不服從，那別人就可

以不聽。所以還是勸專一。但是可以看看禪宗的書，不是要去參個話頭。對於禪宗的書裏頭事情了解一些，大可以使你的思想活潑一些，不然太死了，思想可以活潑一些。

禪宗第一件公案，是梵天天王供養佛天花，然後從自己把自個兒身體佈施供養，給做成佛的座位，這恭敬嘛。梵天的天王，他趴在地上當座位，請佛坐他身上說法。佛就拿了一枝花給大家看，佛拈起了一枝花，沒說話，人天大眾，人界天界很多人，請大家看，大家莫名其妙：「拿花給我們看什麼意思啊？」大家納悶。在納悶的時候，迦葉，就老的那個，有兩個侍者嘛，一邊老的，一邊年輕的；年輕的是阿難，老的是迦葉。迦葉破顏一笑，呵呵一笑。這就是第一件公案。

所以佛教裏頭，把這個「講誦之徒」（認為）是一句貶義詞，

是批評的話，是罵人的話。「你呀，你就會講講經，念念經」，所以叫「講誦之徒」。「講」是講經，「誦」是誦經，是罵人的話。現在以這個講，覺得不得了。

遠遠都超過講的。什麼也沒講（註：指拈花微笑的公案），說明「講」這裡頭關鍵大了。佛就說了：「我有正法眼藏」，正法眼的藏，法眼，是正法眼，「涅槃的妙心，囑咐摩訶迦葉。」傳給摩訶迦葉。這就是禪第一件公案，迦葉就成為第一代祖師。阿難後頭是跟迦葉那兒開悟的，第二代。

這些公案，在明朝的時候，知識份子沒有一個對於禪是陌生的，都知道好多事情。尤其看現代的郭沫若，郭沫若的詩有一句：「泥牛入海」，泥巴的牛到海裏頭去了，「莫消息。」「莫」是沒有，沒消息，泥巴的牛進到海裏以後沒有消息了。這是哪來這麼一

句詩哪？李白、杜甫誰也沒這個詩，四書五經也沒有，不是咱們這個學問裏頭的話。泥巴的牛跑到海裡去了，到現在沒有消息，這是禪宗祖師的話。所以他們都讀書很多，而且他記住了，入了他詩裏頭去。這是黃龍禪師的話。「我見兩個泥牛鬥入海」，看見兩個泥巴的牛在那鬥，鬥鬥鬥到海裏去了，「直至如今無消息。」一直到現在沒有消息，不知哪兒去了。這聽話的人就禮拜、就磕頭。這是大德。所以禪宗就是這樣，沒有那些跟你講這講那，講道理。不許看經！所以你要知道些各種法門，很多都是為了弟子權說，護持你，所以是擁護法門的話，所以叫你老老實實地學，就是為了這個。不是絕對的，你要把它看成絕對的，那師父都冤枉了。

不許看經。藥山，也是一個禪宗祖師。一天他正在看經，弟子就問他：「師父，您不讓我們看經，您為什麼自己看呀？」藥山

說：「我啊，遮一遮眼。」擋擋眼睛。弟子也有意思，他接著問：「能讓弟子也拿一兩本遮遮眼，行嗎？」所以它這個就是很活潑，很有趣。你啊，牛皮也得穿，你遮不住眼。」所以這裡頭「誦之徒」是罵人的。

一個人他是行堂的時候，打赤膊。方丈就說了：「你啊，修許多痴福，你這為大家這麼辛苦，熱天背著飯鍋，這麼熱的廚房跑來跑去，發了這個心，做了許多痴福，愚痴的福。你將來座下千僧」，你座下有一千個和尚，「無一衲子。」衲子也是和尚的話嘛，沒有一個衲子，就是沒有一個真和尚。「和尚」兩個字的定義很深，「識心達本名為沙門」，要識自本心，達了自己的本體，才叫和尚。你一千個和尚，可是沒有一個名符其實的和尚。果然，後來他廟裏有一千人，都是誦誦之徒。你看！「誦誦之徒」就是說明

這個的，就是師父在說的：你做了許多痴福，你將來所得的就是有一千人，但就只是這個水平。果然都是講誦之徒。所以我現老實說，我也就是不甘心當個講誦之徒。

這個「專」，我現在這麼主張，我們整個地說，跟誰都是這樣。應該廣學，所以《淨修捷要》，廣學就為了深入。為學要如金字塔，要能廣大、要能高。你要是說挖一個洞，裝電線杆的洞，電線桿只有這麼粗，你的洞就挖這麼深。挖一丈你挖不下去啊，你總要大一點才能挖下去，不大一點不能深。所以「廣學原為深入，專修即是總持。」專修一門，即是總持一切法，因此念一句佛號，什麼禪定、什麼公案、什麼教典、什麼密法，一切一切禪定，都在裏頭。一就是多，只要你信得及，不需要什麼都來一點，什麼我都懂。你看那個中國的小說，關公就是刀，張飛就是丈八長矛，趙雲

就是一桿槍。你把他那個武器給偷走了，他就很困難了。所以先派人把典韋的雙戟拿跑了，他用慣的武器你拿跑了，他就發揮不出來了。一種打網球的拍子，你給他換一把，他都困難哪。那個像乒乓球拍子，他就是那個武器。

專！所以就是這樣，你修什麼都可以。你說到底關公是因為刀所以才成關公，那張飛怎麼就因為槍成張飛呢？而趙雲比他們都強，他又是槍，也不是丈八蛇矛，它就是一種習慣。假定最開始，他就用應該用的武器，他也總能達到這個水平，但他這個已經熟了。所以這個我們就明白了，這不需要換來換去的，也不要什麼都學。但在了解的這些方面，不妨多一點。不要太瘦了，除了這個法門之外，別的我都不知道，那這個法門你也很難理解得很深入。有些地方要用很多禪宗的公案來解釋，你說禪宗一點也不知道，這些

地方就不容易深入，這也是辯證的。

「腳踏兩條船」這不好的，就「二門俱破」。踩兩條船，這個船往那麼開，那個船往那麼開，你不掉水裡去了？「腳踏兩條船」就這意思。一條船才平安，兩條船讓你看著很好，兩條船都來保護你，但一個往東，一個往西，你馬上掉水裏頭了，所以「腳踏兩條船」是不好的。腳踏兩條船就是二門俱破，哪條船也不可靠，都不可靠，都很危險。不要說一個往東一個往西了，差個四十五度都不得了了，怎麼辦？

（SH居士問：有人問「廣結善緣」的含意。）

頂好回答他兩句《無量壽經》的話，這個「廣結善緣」究竟是集中一處？還是集中若干處？還是廣結？這個問題不作這個回答

了。我用兩句《無量壽經》回答他：「假令供養恆沙聖，不如堅勇求正覺。」現在出家人的毛病，我說老實話，即是居士人的毛病，就是到處修供養。到處修供養本來是很難得，善財難捨嘛，你肯把財拿出來供養，功德很大，在這個上頭說是很難得了，是個善人。但這一種福都是人天福報，所以法藏比丘他就是這麼說的，你供養恆沙的聖，就是供養恆河沙那麼多的聖人，不如很堅決、很勇猛去求自己的覺悟，這是根本。希望我們一切佛教界的人士，記住法藏比丘這兩句。不是到處去修供養，今天朝山拜廟，廣跟人家結緣。

我說跟我結緣的人，你最好不來。不要用這個方式來結緣，你看我的書啊。真正是為了解決你的正覺問題，覺悟的問題，這樣才有意義，我們才能深入，這個時間才值得花。不然辛辛苦苦來，來之後結個緣，也不知哪年哪劫才開花結果。那我們就說這個時間這

麼用太可惜了，我們還可以做別的事，不是沒事幹。現在就是這個結緣之風很盛，是好事，但是有比它更好的事，堅勇求正覺。

一切問題，關鍵在提高自個兒的覺悟。你不自個兒覺悟提高，什麼事情也辦不成。哪個人是善知識，哪個人是惡知識；哪一句話說的是錯的，哪一句話說的是對的；哪幾句話說的都是對的，但是水平不一樣。既然都是對的，怎麼什麼水平不一樣呢？佛教叫這是親疏的不同。都是皇帝的親戚，可是有親有疏。皇帝的兄弟封王，皇帝的侄子就不能封王了，清朝叫貝子，再下一層叫貝勒。給李鴻章，賞個黃馬褂，後來剝掉他的黃馬褂。皇室的很貴重啊，稱黃帶子。都是皇帝的親戚，為什麼有分別？親跟疏不一樣，親的程度不一樣。雖然都是正確的話，親疏可以不同。所以這個東西要都能理解清楚，必須自個兒要提高。賣瓜的誰都說自個兒的瓜是甜的，不

說瓜苦，尤其是那個越不成材的，一邊就喜歡吹，還甚至於說妄語，種種的，所以必須要很好的辨別。

供養是好的，是遍供還是應當收斂一點？現在我就整個提高，你可以更好是求正覺。把這個時間拿來真實地用功，真實地看經、學習，學習法藏比丘——我們的導師。

（SH居士問：宗說俱通是說與自本心突然相契合，一發一切發。宗說俱通？）

「宗說俱通」這個名詞是這麼說的，一個是「說通」，一個是「宗通」，兩件事情。要講經的人起碼應該說通，就是你確實能在說上是通達的。這一句話是什麼道理，這個經是什麼宗旨，各種都能講得頭頭是道，一點錯誤都沒有，這叫「說通」。「宗通」呢，

就剛才（講的）迦葉，以微笑獲得證明。而且這個證明在《涅槃經》也有，「一切經典，將來大家搞不通，這個解釋權在迦葉」，所以他就是宗通。大家這些說通的人你弄不清楚的話，就請教迦葉。他是他的心，就你剛剛說的，他的心。「宗」實際就是心，他的心真跟佛的心相通了，他傳的是佛的心印。所以怎麼能夠輕視禪宗呢？禪宗是佛的心印哪，是傳佛的心印，佛的心而且是印。但現在沒有了。我的老師虛老，開悟了。

現在的，還有這個圓瑛法師，好，是善知識。他自個兒講了，他有兩次接近開悟，還沒有開悟，但是已經《楞嚴》獨步，還沒有真實的宗通。他說得很清楚，他一次得了之後，非常什麼，後來告訴師父，師父說：「這境界很好，你不是還希望得這個境界？」說：「是，我希望還有一次。」「不好啊，這要著魔啊。」所以你

看，你希望別的，要當法師，要有多少多少門徒，要收多少多少供養，蓋什麼什麼樓，那更是魔了！就是還希望這個清淨的境界再出現，就是不好。他就警惕了。果然，後來又來了一次，比前一次還好。他底下說，他因為有很多事情，要弘法度眾生，來不及再繼續努力了，就再也沒有了。就那兩次，這樣的話，他已經……。

就是說這幾個人之外，三大德：諦老、虛老、印老之後，當然有人推弘一法師。再底下呢，那就是圓瑛法師，而且都可以提得出來了。這已是很難得，目前想找個圓瑛法師還是很難。他講了一百多次《楞嚴》，他講一次提高一次，都有新的體會。他就是那兩次，禪上通了若干消息，可以這麼說，而不是真正的宗通。現在有的人就把這也叫成宗通，或者說是客氣話，或者對於宗通理解得不够，反正不嚴格。總之這跟宗通有關係，真正說，要開悟。

開悟不一定要從禪才能開悟，什麼都能開悟，念佛一樣開悟。念佛念到一心，到了理一心還不開悟啊？理一心你見法身了，破無明了，不開悟是什麼？就是開悟。什麼都可以開悟，學教可以大開圓解。大開圓解是解悟，不見得是證悟，再進步就是證悟。所以什麼都可以。你看經，看經一樣可以開悟，就是大開圓解。

大開圓解就不是這麼理解了，它是忽然一下，什麼都理解了。這個還不是宗通，這還是屬於解悟，還是理解。宗通說通的人現在就很難找了，我見著幾個。我這很榮幸。所以，有時候我就常說這話：「對於我學佛來說，是正法。就是釋迦牟尼佛在世，學法所遇到這個因緣，也不過如此！」

這個就是宗通。也就只知道夏老師是淨土宗，而不知夏老在宗上造詣很深哪。所以虛老來了之後，對於夏老，他歡喜極了，讚歎

哪。北方本來佛教不如南方，北方是道教天下。「本來我以為找個正知正見的人都難得，沒想到遇見這樣一個大德。」跟追隨夏老的人說：「你們能遇見夏老，能跟著他，如果你們這輩子還不成功，你們就不能怪別人，只能怪你們自己了。」這個話說得很深刻。所以他們這些人一見就投契，另外一種人呢，他就是反對。你不是說，有人對於會集經典反對，經過會集罵夏老師：「你怎麼能會集啊，你一個普通人，一個居士。」反對的人很多。

（S H居士問：宗通有的說不通，那像六祖您說，宗通了，那說還不通？）

有。你看四料簡。通宗不通教，開口被人笑；通教不通宗，長蟲鑽竹筒；宗教兩俱通，慧日耀天空；宗教兩不通，黑漆皮燈籠。

六祖的話：西方極樂世界離咱們十萬里。就是錯的。就是錯的他不改。你看《壇經》裡頭從來就是這句話，沒有改。沒有弟子說：「你看，這是師父說的錯話，咱們可（得）把它改過來？」真實嘛，是什麼就是什麼，沒有造作。而且這話沒有說對，不妨礙六祖！你一定要說明這十萬里是錯了，必須是那個才對，你還是有空間概念，不是嗎？還一定有個距離嘛？這距離說它多少都可以，都沒出自心！這距離本來是人的錯覺。你這頂什麼真哪！所以他那開口被人笑，被咱們這些人笑，佛不笑。所以這個也很好，就不改，就十萬里。誰不知道錯了，就讓它錯。而它稱經！可厲害不厲害！佛的東西稱經，連龍樹菩薩的他們都稱論，但六祖的稱經——《壇經》，沒有誰反對嘛，公認。

所以要知道心地法門的重要，到了密宗最高最高，還是心地

法門。有的人以為密宗有雙身像，雙身的威猛像，這些個什麼殊勝啊。是不是。它殊勝還就是在於心地法門它很透徹。

（S H居士問：回向西方也是回向我們的自性，是不是這樣子？西方也是我們的自性嘛。）

對。所以叫「唯心淨土」、「自性彌陀」。唯心淨土、自性彌陀，不妨仍然老老實實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「有世界名為極樂，其中有佛號阿彌陀」，這才事理都圓融。你覺得都是我自心，那用不著回向了，根本也沒什麼叫生了，也沒什麼叫去了，這都沒有了，那就都跑到一邊了。雖然如此，我還是回向，生到十萬億佛土那個極樂世界，親近那個阿彌陀佛。再一說呢，那就是我的心，就是我心內的佛，不相妨礙，這就是理事無礙。

（SH居士問：《金剛經》本來有八句偈子，玄奘法師譯的，後來鳩摩羅什簡化成四句，請您老開示一下。）

這個是這樣，它好像是：應觀佛法性……法性是不可知，也不可說。（註：如來法為身，但應觀法性，法性非所見，彼亦不能知。）你不要觀這些個，應該觀法界性，這個法性你是不可知的。這回頭可以找出來。玄奘譯的就是叫《能斷金剛經》，《能斷金剛經》裡頭查，把這四句補上，那就全了。不然就是說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就好像趨於斷滅了。沒有色相，不能音聲，這都沒有，那麼應觀法界性，但是這法界性你不能認識。少了這四句。這四句來了就圓滿了，不是斷滅。這個法界性你不可以色見聲求，那你給我看法界性，法界性你看不到的。所以說他這補足就全了。很多翻譯都有這四句，文字稍有出入，意思沒

有出入。這點可以放心。

（SH居士問：您講過離四句，有一句，無一句，亦有亦無一句，非有非無一句，這樣在生活上怎麼入？）

生活上，「終日吃飯」（這是禪宗的話），「未曾嚼著一顆米」，不是不吃飯，是你沒嚼著米，就是這種境界；「終日穿衣，沒有披著一寸絲」。這即相離相。就在這個物質裏頭，在生活的這些相裏頭，離開這些事，離開這些相。所以就是終日度生終日無度。我在家裏頭跟愛人談話，陪愛人，照顧愛人，也好像世間這夫妻的情感，而實際有所遠離。你看見玫瑰花，看見了牡丹花一樣啊。

所以即這個而離這個，不是只要離，也不是只有即。即這個，就鑽到裏頭去了。這就是我的義務，我要把家庭搞好，把丈夫維持

好，孩子教育好，一直為這個忙。這個沒做好，「哎喲，我就造業了」，這就即了，太即了。即中就離。離，這我都不管了，我就修行去了，又太離了。不妨管嘛，在管之中，心不存這些想，不是那種感情了。夫婦，再進一步說，就提升為道侶，菩提眷屬，修道的伴侶了。就不是那種感情了，我照顧你，你身體好，多穿些，而是希望你成佛，你出生死。所以愛人以德了，不是愛人以姑息了。愛人，我就是心疼你，叫你好一點，富一點，多留點錢，這是愛人以姑息，讓你多享受一點。你要愛孩子，盡是姑息的話，你就把孩子害了。愛人以德！好好教育他。朋友也是好好地直言忠告，對於一切人都是愛人以德，這就是轉換了。

（SH居士問：香港有很多法師來講經，有人是覺得什麼法師來他

都要去聽，但是有的剛初學的人他不能辨別，您的看法？）

這很可憐。他就是結緣，可以達到結緣的目的。他根本也不能深入，最怕的就是好的他不深入，跟那個壞的他結上緣了，而且結了不解緣了，這就墮落了。往往都是平等的，好的我也結點緣，壞的我也結點緣，這也還可以，還差不多。就怕沒有辨別能力，往往是向上總是難的。為什麼練氣功的人這麼多，就是因為它是向下。一練它就出來了，出來奇異功能了。其實現在很多這些個大氣功師，他們都是鬼做他們的後臺，他死後就要去替鬼值班。

最有名的一個人，他在北京是了不起。某某人生病，他去了之後，這一扶頭，這人就睜開眼睛能說話了；他一放下手，這人就昏迷了。他要被請去了，沒有人敢問問他，刁難他。誰要給他找一點麻煩，你就會丟東西，證件沒了，槍沒了，要緊的東西丟了。沒有

人敢攔他，所以就自由出入。他有三部汽車，現在闊得不得了。他死後幹什麼呢？就是一個無頭的鬼要投胎了，所以要訓練一個人去接替他，他就去接替這個職務。

從前的魔術，中國老的古典魔術，有一種項目叫做《五鬼搬運法》。從前縣官說：「印是辟邪的，官印哪，你能搬我的印嗎？」一樣搬！鬼很有惡勢力。五鬼當中有一個鬼，這鬼是無頭的，名字叫阿本（音）。這都是他告訴我的，不然我怎麼知道。他告訴了我一個朋友，這人是科學研究院的教授，他跟他談話，所以他說實話，實際就是個鬼。所以他是變壞了。

到香港去表演的某某，你們知道這個人嗎？他很慘！他自個兒說我某某沒有好下場。他在自個兒的書上說的，不是別人貶抑他，是他自個兒書上寫的。他一個多月就要到墳地裡去，鬼要出來，鬼

從嘴裏頭吐出一些黑的黏涎，他拿碗要接，這麼一碗半碗，他吃下去。為了培養他的接班人，找了些孩子來訓練，一個孩子站一個墳頭。墳裏的鬼出來的時候，好多孩子嚇哭了，就不敢學了。有的給那個黑水吃，他不肯吃，你說是不是，本來也很難。還有人不怕，還是吃了，所以他還是有接班人，將來要傳這些人。你說他不就是往下裏變嗎？

人是三善道。天比我們強，修羅也比我們強，有些地方。真正修道的人，要比破壞佛法的修羅要好得多。不過整個這一道，他的福報、威力比我們厲害。神通大極了，他領著八萬四千魔軍跟天打，天打不過，天就要修法啦，修法魔就失敗了。魔他就領著八萬四千魔軍藏在根藕絲裡頭。藕絲多細啊，八萬四千魔軍可以藏在一根藕絲裡頭，這神通大極了嘛。這都是比我們人高的。再底下是

畜生、鬼、地獄。這是鬼怪的這些東西，你跑到他那個水平去了，是從我們人的地位下降，是走到下流去了。就好像一個人，你不好好務正，你參加黑幫，黑社會，這也就有力量，你可以橫行，別人惹你不起，那你就下流嘛，就是個一樣的例子。所以要力爭上游。

（SH居士問：《谷響集》、《宗鏡錄》上的，永明大師講的「泥牛水上行」？）

對，這是禪宗的。「若問吾宗旨」，所以它這個全都是講道理的。「化人問幻士」，變化出來的人問這幻術出來的士。谷響，在山上喊一聲「啊」，山就「啊」，谷響，所以叫《谷響集》。「谷響答泉聲」，泉水在嘩啦啦響，所以山谷也在響。所以以前所有的這些問答，你問的人不過是化人，我回答的人不過是幻士。問的

不過是聲音，是泉聲，我回答的不過就是空谷回音。「若問吾宗旨」，你真一定要問我：「你永明大師是什麼宗旨啊？」就這一句話：泥巴的牛在水上走路。這就是言語道斷，不能再拿言語去解釋了。再用言語去解釋，有四個字是最好的形容，是「畫蛇添足」。這全部的宗旨是什麼？就是這一句話：泥巴的牛水上走。

我稍微給你說一點兒。聽到這一句話之後，你是什麼心情啊？納悶，想不下去，就是沒有什麼可想的。這個就對，就近了。你說我懂得什麼了，說的好多好多，天花亂墜，壞了！所以「知解門開，悟門塞」，悟門就關起來了，你開了知解了，所以不懂它還近一點兒。所以講誦之徒不值錢，就在這兒。「泥牛水上行」，前頭說了半天，宗旨是什麼？「泥牛水上行」……悶住了，想不下去了，這個，很近。不是說它就是，這錯了。近了！比你懂得很多要

近，你越懂得多就越遠。佛法妙就在這個地方。有的人就越求越遠哪。所以為什麼我說要看一點禪宗的書，就避免這一種遠。不是要去參禪，我的意思，我也不是從參禪得到什麼，偶爾參過一次，確實也懂得參禪，不是按禪宗正宗的，多少年閉關就參一個話頭。這個法門倒是從宋朝以來，還很多人解決問題。現在也難了。要懂得這些個事情，懂得它這些個微妙，使得心境開闊。

一《論語》：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咏而歸。一

實際上孔子並不是那樣岸然道貌，那麼樣子書經氣，酸秀才味兒，不是那樣。《四書》，現在我看這裏頭最有興趣的就是孔子問弟子：你們每人談談你們的志願。子路，軍事；曹勇，保衛祖國。

有的理財，經濟；有的搞政治；有的搞教育。各人說自個兒的抱負。那時候外交也很要緊，你要打我，我要打你，我有幾句話說好了，就避免互相戰爭。各種說都有。大家說著，有一個人在彈琴，這個人是曾子的父親，曾參，傳孔子之道的曾參的父親。他一直在彈琴，鼓瑟，瑟的弦比琴多，琴瑟琴瑟，鼓瑟。輪到他的時候，「鼓瑟希」，不大彈了，聲音就微下來了。「舍瑟而作」，把這瑟推開，站起來了，就講了他的志願：

「暮春者」，春天晚了，到了暮春了，暮春就是三月了。王羲之的「暮春三月」，這個「暮春」是曾皙（曾參的父親）的話，那就是三月的天氣。「暮春者，春服既成」，春天的衣服做好了。童子六七人，冠者五六人，小孩六七個人；冠者，二十歲的年輕人，當然都是男的。冠者，男孩，男的青年。一個五六人，一個六七個

人，加起來十多個人。

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」，到沂的那個地方，暮春三月它已經很暖和了，沂是在山東，靠南一點，北京還不行，睡覺晨涼了，它可是一晨涼。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」，在舞雩那兒洗洗澡，游泳吧。「詠而歸。」唱著歌回來。孔子說（這是總結了）：「我跟他一樣。」我的志願就是這。不是那麼講大道理，什麼什麼樣，這才是聖人。後來那個宋儒裝模作樣，所以那時中國就是沒有生氣，呆板。

【《阿彌陀經疏鈔》：生無生者。達生體不可得。則生而不生。不生而生。是名以念佛心入無生忍。如後教起中辯。故知終日念佛。終日念心。熾然往生。寂然無往矣。】

【《阿彌陀經疏鈔演義》：達生體不可得者。由心空故。大地平

沈。虛空粉碎。推求五陰色心。了不可得也。不生而生者。如以不生為不生。非真不生也。生即不生。是真不生。」

（SH居士問：「生無生者」，「達生體不可得者。由心空故。大地平沉。虛空粉碎。推求五陰色心。了不可得也。」就是說，「達生體不可得。則生而不生。不生而生。是以念佛心入無生法忍。……終日念佛。終日念心。熾然往生。寂然無往矣。」這通過一個譬喻，就是剛才您講的……？）

總之，都是個不即不離。生而無生，證無生法忍都是無生了；實際上說，這個無生不是沒有，而是生而無生，所以《生無生論》就很好。生而無生，也就那個「事」跟「理」。生是事，無生是理，事理是一致的。在了達這個道理的時候，虛空粉碎，大地平沉了。實際當然了，這個形容詞形容得很好，那個境界，什麼叫虛

空？什麼叫大地？虛空粉碎了，整個大地陷落了。就是到那個時候，你的身心、你的世界才能體會到這生而無生，不是講誦之徒的那個講法。真正能達到這個境界，那就虛空粉碎，大地平沉了。

還有一個四料簡，有人來問我，說是：「生則者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。是一個意思。生嘛，往生，我一定生；去嘛，沒有去。這不很矛盾嗎？生嘛，就是去，怎麼生就一定生，去則沒有去？」

「生則決定生」，我決定往生極樂世界了。往生的世界就在我心內，所以還在我心內，我哪兒也沒去呀，就是這個意思，這一切都是如此。還有兩句就回答你這個了，就是「去則決定去，生則實不生」，「生無生」。去一定去，極樂世界那兒有佛土，極樂世界你決定去，但是生則實不生，因為你證無生法忍，你是無生，哪有生？這也是四料簡。

總之，翻來覆去說，就都是破我們這些成見，提高我們的智慧。這一些個道理，都是我們本有的，我們聽了很玄，都是我們自心本有的，現在就是被這些個污染了。北京的污染嚴重極了，空氣、水、噪音，都超過國際標準多少千倍，我們自心也就是污染了。就是這樣，所以這個就是「生無生者」。

（SH居士問：在團體中大家修六和敬，六和有事和、理和，這六和敬我們要怎樣盡量去做到最好？）

大家這樣，這六和主要是出家人的事情，所謂和合眾，比如住在一個廟裏頭。破和合眾是五逆，五逆十惡。大家很好地在修行，你來挑撥離間，說這個不好，那個不好，某個法師在罵你，他生氣了……。你以為我這兒隨便談談天，這個是入無間地獄的業。你破

和合僧哪，人家那兒好好的，團結得很好，你這給人家挑撥是非，弄得大家不和氣。有的時候犯這個戒，是在不小心的時候，閒聊天的時候，尤其一談到高興，就忘掉什麼問題了，就出錯了。所以我們要增加他們的團結。我們居士界，同樣也是應該大家要原諒。

我的老師，他給我們講：「這個諒字很重要，我們不但是原諒旁人，也得原諒自己。」這（話）很深刻。有的時候，真是會犯錯誤。犯了錯誤你也不一定要責怪，說我這個人就不可救藥了，還是要原諒。我舅父，他就跟我的老師說：「我犯了錯誤，我摔跤了，我爬起來，我繼續還是為佛教做事。」老師就問：「會不會再摔？」不是說我不會，是說我要爬起來。「還會不會再摔？」「還會！可是，我還爬起來。」所以我常常說，我們要求別人要寬，要求自己嚴，對於自己不能放過，要嚴格要求；對於別人就多想到

他的好處，少念到他的壞處。

我念英文，有一篇外國的論文，它說，一個人都有兩個口袋，一個口袋是裝自己優點的，一個口袋是裝別人的過失的。有的人呢，就把裝別人過失的擱在前頭，裝自個兒過失的放後頭，看別人都是別人的錯，自個兒的錯看不見；優點呢，自己的優點擱在前頭，別人優點的擱在後頭。這樣一來的話，看見的都是別人的缺點和自己的優點，自己的缺點和別人的優點看不見。這個人就沒辦法。這是外國人答得很好的一個比方。所以，我們在許多（事情）之間，多原諒人。既然是個人，必定有過失。

還有一個話，我的體會，我這個體會還是正確的：越是有善根的人，往往他特別還有他的一個缺點。這個更要原諒。因為他這麼有善根，他為什麼還沒有解脫，今天還在這個世界上，還表現這

個不足之處？正因為他帶來了比別人更嚴重的缺點。他既然有超過別人的善根，到了今天還跟一般人一樣，就證明是那個缺點帶累了。所以，我們把這個擱在這兒，就認為必然是如此，就原諒了，就不要求他了。你看他也能講經，也能什麼，很不錯，懂得很多東西，他善根哪，怎麼做起事來還有這麼多缺點？正因為這些問題，所以他只是這樣，不然他早往生了。

所以多原諒別人。現在我們看看這些事情，實在讓人可怕。只要他真是佛教徒，他是誠誠懇懇的，真心的，都應該鼓勵，儘量的團結。對於僧人，儘量少傳他們（是非）。他不愛聽什麼，別人說的儘量大家瞞著一點，大家和合團結。這是在五逆中最輕的一樣。

其他更重了，譬如殺父殺母，不會做；殺阿羅漢也不會做，前四項大家一般不會做。偷寺廟裡的東西，可是我有一個親戚他就做

過，他喜歡經典，他要看那個古典的。年紀輕他不知道，他就把那偷回來。不知道這叫大戒。再有就是跟出家人亂搞關係。這些是五逆十惡，這是無間地獄。無間地獄的罪人，臨終十念也往生，《觀經》講的。現在我的這個例子，不是那天我跟你們說了一下嗎，那個姓王的老中醫，他的弟弟地獄現前，念佛都往生了。所以，這佛的大恩大德不可思議。

我們要睦睦合合，大家要很好地促進團結。對於出家人如此，對於咱們在家人，中間有不利於團結的，影響別人什麼的，儘量瞞著一些，大家都高高興興來修持。我們這個事情實際上是一個事情。臺灣去年，這個人很有心，他繞了很多地方，他走到了般若寺，回頭轉到了我這兒，他向我提了一個問題：「我們在臺灣的人，什麼是最好的方式，來幫助大陸的佛教徒？」最好的方式，他

問我最好的方式。我就稍微安靜了一下，我要答覆他，應該是滿足他「最好的」，我說：「你要問最好的，那只有一樣。你回去之後，好好地用功。這是最好的。」你什麼供養，這跟剛那供養的意思還不同，這意思又深一點了。要使中國佛教好，你自個兒用功，就解決這個問題。這就是夏老師的「根身器界潛轉換」，都變了。你用功，大陸的和尚就變了，這是最根本的辦法。

所以我說，我們皈依了之後，就沒有好多事情，什麼事情一個問題都解決了，你念經也一樣，我們是說念佛，因為大家稱名，這是習慣。你念咒也可以，你念經也可以，你就老老實實的去修，回去之後就老老實實去修持。你修持之後，自個兒的根身、身體、心，外而世界、大地、山河，一切一切，所有的人，都在轉變了。

一個人說：「把功德回向，把我修持的功德佈施給一切人，我

都做得到。就是有兩個人，這兩個人要叫我把我功德回向給他，我無論如何也說不下去！」我們都要平等，只要是佛教徒。他那修持，解決的不也就是要消除眾生的共業嗎，每個人要消除的共業。所以眾生的共業，他那個消除的目的，不就是每個人要消除的嗎？因為你做，也就替我做了；我做，也替你做了，那是一件事情嘛。都在這，這塊石頭就擱這呢，大家把它再擱上什麼花，都在這磕（頭），就是我們這堆人的事情。我多磕一點你就少磕一點嘛，我磕了就是你磕了嘛，你磕了就是我磕了。

這個業力是加在每個人的身上的，有人用功消除一些業力，你只有歡喜。所以不管他是哪一宗哪一派，用什麼方法在修持，只要他真的在修持，真的在發願，我們都讚歎，都是好，就是這個。真實要解決佛教的好，靠誰？就靠我們每個人，就靠你自己，靠別人

都靠不上，就靠你自己。你自己行了，你所看的人，你所說的話，你所發現的人才，你所培養的，一切一切，都是。而且共業就在消，就要靠自己。

（F居士問：有很多也已經皈依的弟子，認為應該到處去供養。如果你不去供養的話，那些法師大德就沒有供養了。他們認為這樣是比較對，你們留在家裡，關起來好好念佛念經，他說你們不對？）

這些難免。那就這樣，大家經濟力量夠，隨緣做一些供養。不是說不許供養了，隨緣做一點。一貫都在做，能夠繼續也還是可以的。不過就是說，並不是這件事做了，就是整個的功德我做得都已經夠了。我要不做嘛，引起他煩惱。不過就是說，你說的那個話，他說不對，那是現在的和尚；剛才我說的那個話，那是法藏比丘

啊，是阿彌陀佛的前生。阿彌陀佛不是成佛了嘛，這位法師哪年成佛還不知道，哈哈……。

所以我們就依靠那個成就的人的話。四依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。但是我們還是要照顧，我們本來有這個經濟力量，我們做了之後，還是照常可以做，還是做，不是說這個事情我們就完全不做了。但是我們知道更重要的，不是說就是給廟裏拿錢，有的人就這樣，我廟裏交了錢了，就什麼都解決了，這個很不夠。佈施也不止是錢，頭目腦髓……（換帶）。

（我們）每個人都應該以求覺悟，修戒定慧為主。戒定慧是六度中做代表的三件事情，六度是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六件事，六件事情抽出三樣來，持戒、禪定、般若是智慧。佈施、精進、忍辱就附攝在裡頭了，重要性就沒有這三個厲害。我們

自修當然就是在戒定慧裏頭，所以要和佈施比，重要的東西就已經替我們挑出來了。以戒定慧消滅貪嗔癡，三毒就是貪嗔癡加上我慢，這就是整個的過程。貪嗔癡是三毒，戒定慧是三無漏學，是無漏之學，這重要的已經替我們挑了，六個裡頭挑出三個來。持戒、禪定、般若智慧。

佛再說，只說兩樣了：「如來定慧究暢無極。」如來的定和智慧，這三樣又精煉了，定、慧兩個是必要的，不能再少了。定慧像個燈籠，定是燈罩，（慧是）燈籠放光的光，有光沒有罩，風一吹，這油燈就滅了；有罩沒有燈，沒有亮，沒用，必須兩個都有，所以定慧，如來的定慧徹底、通暢，到了無限大了。所以我們這裡頭要知道，在無差別之中還有差別，有差別之中還是沒差別，都是圓融。

（S H居士問：譬如說念佛，今天一天早晚課做完了，我們一天就念佛也不念經，就這麼一直念，應該是可以的？（答：可以的。）那是不是連早晚課那可以不要做？）

最典型的，過去一般淨土宗實行的，是一卷《阿彌陀經》，三千佛號。這是行之大家都習慣的。這一堂功課，念一遍《阿彌陀經》，經念完後再三千佛號，不是念得很快。當然這可以靈活了，你可以念《無量壽經》，也可以多一點少一點，這個可以靈活。但是你特殊的發了願，都可以改變的。總之念經念佛都是殊勝功德。蕩益大師閉關閉的是《往生咒》，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不能太機械了，這有相當的靈活性。主要是你的發心、你的動機、你的智慧、圓融這一些，隨便一件事情都是無量功德。沒有一個死規矩。

慣例，過去念《無量壽經》的很少，因為沒有善本。你看中國

到現在這麼多年，《阿彌陀經》的註解有多少？古人也作，現在人還在作。註《無量壽經》的只有兩本，從古到現在，一個隋朝的慧遠，一個唐朝的嘉祥大師，三論宗祖師，現在有人印了，這很好。以前沒有單行本，大藏經裏頭有，我從大藏經裏頭抄出來的。現在不用抄，有了。

經典是比從前強，所以這是一些瑞象。一度唐朝過去古時候有的，咱們中國沒有了，現在從外國又回來了，佚失的經典。像《安樂集》，曇鸞大師的論著，蓮池、蕩益他們都沒有看見過，在中國沒有了，現在我們都有了。而《無量壽經》一直沒有善本，現在也有了。這個時候，很可能有一個很殊勝的因緣，密宗是這麼說：佛法將有一個中興。

再說一件事，這是密法裏有的，記起來就說，怕一會兒就忘

了。臘八到了，密宗的說法，這是釋迦牟尼佛的願力。臘八是臘月初八。從初一到十五，這十五天，任何做一件事的功德，增加十萬倍。你供養一塊錢等於供養十萬塊錢；念一句佛號等於念十萬句。四月初一到四月十五，也是如此。這個很妙的。因為眾生你要叫他全年的時間都要非常用功，做很多功課，很困難，有很多事情要料理。尤其將來，人會更忙，人所要的知识會更多，科學進步了，什麼都電氣化，什麼都非常複雜，那個簡單的生活不可能了。青年的戰場，都在鬥，都在拼命，拼死拼活，忙得要命，所以說要用這種方便。就是這個十五天，兩個十五天。平常都很忙，就在這兩個半月裏頭，有可能我集中一下，把一些事情能夠事前做的，先做掉；有的能往後面推的，就推一推，因此呢，在這十五天裏頭，家裏頭都安排好，大家多照顧，那麼我這十五天用功。或者這十五

天，先生多用功，下次到了四月，夫人多用功，安排一下。那麼就有一個突出的，和平常不一樣的修持。

我們大陸常常說，以點帶面，突出一個點來帶動全面。這也是這樣，因為佛的生日本來是殊勝，就因為這樣一個利益，所以佛就發了這個願，你只要肯這麼做，佛就加持你，你得十萬倍功德。所以在這個時候，我在這十五天裏頭，我連稿子也不寫了。大家都可以，反正這是密宗的說法，說的很有道理。確實我們可以這樣做，平常如果是很忙，事情很多，這十五天我們總想想辦法。

還有一個，廢時利用。公務人員很忙，有很多是廢時，要出差旅途，有的時候買東西要排隊，開會，有時聽些無謂的發言，等等等等，有些工作顯得很苦惱。很多要廢的時間，在車上在什麼什麼，這個時候把它利用起來，你天地很寬哪。他們現在在開車的時

候，他們就聽錄音帶，在美國他們。這個時候不妨礙，因為都是一個方向，沒有對面的車，稍微用一點心就行了。這時候聽講，聽念佛號，自己念也可以嘛。那個騎自行車的人，有的一蹬，就念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。這廢時利用，你的生命就等於延長了，本來是報廢的，你有用處了，不等於壽命延長了嗎？好。再有什麼問題大家再問。

九二年能出來的，第一個就是《大經解》，應該是今年夏天就出來的，已經晚了半年了，（《心聲錄》）比《資糧》厚得多，有十萬字。（《大經解》）這個我估計現在大家不見得很對口徑。將來是這個《心聲錄》大家很合適，因為它有不同的內容，有般若、有淨土，有論文的形式、有講演的形式。短的就一萬字，長的兩萬多字，隨便喜歡哪一篇就看哪一篇。我們一個書不是平均使用力

量，看一看之後就找，找著我喜歡的，在書上你儘管畫，畫符號。你懂的畫個大圈，不懂的打問號。這就好了，懂得的話，你要來不及多翻，就翻你欣賞的地方，溫故知新。而且還有不懂的打上記號，再一看，我懂了，那你已提高了，就是會提高的。所以不怕把書弄髒，有人說書要保護得很乾淨，是很好，但是，我們這個對我們的心有好處。

（SH居士問：有時候出來旅行，難免家裡如果一個人都沒有，那怎麼辦？）

當到了實在沒辦法的時候，都可以原諒。你就在臨走之前，最末一座法，你稟報一下，就說弟子現在因為什麼事到哪兒去了，在這個時期沒法維持這個香燈，等弟子回來，立即恢復。然後，在平

常就磕頭之外，再拜三拜。就好了，就夠了，如來悉知悉見。

所以佛是最什麼呢，沒有一個死的東西，一個死的要求，而且你眾生辦不到的，要求你，那就不是佛了。盡你最大的可能，你能盡到你最大可能，佛都是原諒。不但原諒，佛就都是鼓勵的，都好的。你自己漫不經心的，今天供了，明天不供了什麼什麼，一天有一天沒有，這功德就不連續了，這就差了。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呢，我們儘量保持它。今天開會開得很晚了，那我今天晚上，不能如時修法，還點上香，磕個頭，比如有供水，供上，供水把它倒倒，維持它不斷。

人都離開了，那有什麼辦法。我那時走了，我託了一個鄰居，那麼她因為這個功德，最後她得了很大的好處。她也很難哪，冬天屋子多冷，她披斗篷，戴一個特做的燙水壺抱著，搞了幾年。

（SH居士問：這幾句？）

這個叫做《金剛經贊》，般若贊，「斷疑生信，絕相超宗，頓忘人我解真空，般若味重重。」底下還有兩句，我忘了。這是一個可以唱的一個贊。不過這裡很好的，就是「斷疑生信」。「絕相超宗」，沒有相了，超過一切相，所以「斷疑生信」之後，它一步就很大啊，「絕相」就超過了一切宗。頓然間，它是頓嘛，人我就沒有了。沒有人我，你就理解真空了。所以現在咱們還只是知解，而不是真實解，到那真解了真實空。般若真是法樂，般若這法味無盡哪。

（SH居士問：某老是不是上品上生了？）

應該是這樣。

（SH居士問：實報莊嚴土了？）

對，是這樣。她一生這智慧、行持都高。現在就是這樣，我曾經問過貢嘎上師，我說：「往生淨土，算不算密宗的即身成佛呀？」貢嘎上師說：「你是問的哪個淨土？」我說：「我問的是阿彌陀佛淨土。」「噢，那是。」上師：「阿彌陀佛極樂淨土就是密教的即身成佛」。他到上品上生的時候，在這個最後的時候，你佛來接引，當時你就可以分身到無量世界去聽（見）佛聞法，你馬上得到種種陀羅尼，馬上就可以分身到種種世界去度眾生，那還不就是等於密宗的即身成佛。他那時候並沒有換一生，就是最後就是了。再修好的一步怎麼樣？是不是僅限於最後啊？還不是啊？所以念佛這個法門……。

晉朝一個人，很窮、很苦，像這麼窮、這麼苦，（覺得）人生

沒有意思，後來聽到這個法門，他就念佛。念得很誠懇，念了七天之後去見佛了。見了佛就聽佛說法，聽佛說法就在咱們這個世界上得無生法忍了，就在咱們這個世界上成大菩薩了。真正的得無生法忍，最高是到八地菩薩呀，他了不起了。最勉強最勉強，至少至少是初地。所以地上的菩薩，那是了不起的菩薩了。

所以就是說，不須要等到最後，他這種殊勝的成就，人不是很多，所以大家也不常提了。他往生之後，曾到咱們這個娑婆世界來過七次，沒有人知道。他到咱們這個世界來度眾生，他有時示現好的，也示現壞的。所以這個就很妙了，示現好的嘛，那麼做一些什麼弘揚了佛法，做了很多事情，給大家做榜樣。他有時示現壞的，做一些壞事受報。

實際上我們現生受報這個事，很不容易。因為你多生有許許

多多報都給你排了隊了，所以今生做的壞事怎能提前到馬上這一生就給你實現了？就是，都是……，你要到這兒來受報，你必須冤家債主，有恩有怨的人都配齊了，到這兒來的。我欠你十兩黃金，要還你的帳，我欠你錢我要還你帳，必須我到人世來，你也來了，要不我怎麼還你帳啊？你來我不來，我來你不來，都不能還帳啊，所以這就要配合。這麼多人這麼多事，所以過去的每一個事情，要能了結一個事情，很多的因緣啊。所以今生在這總是極特殊的才可以，他這個示現都不超過這限制啊。（既然顯呢），但總要受報的，突出的才能把這別的報，應該本來是得福的，給你變成受惡報，它要有極特殊極特殊的情況了。所以不是太有特殊，不至於變更原來的東西。

所以就是那個有奇異功能的鬼，一個教授就問他：「有沒有生

死簿？」「有。」他是鬼，他跟鬼可通氣的，就這樣。說：「那個能改不能改啊？」他說是：「一般不能改，只有極少數可以改。」就說你做了極壞的壞事，本來沒有叫你受報，給你改了，受報；說你（做了）極大的好事，本來該受報的，給你免了，或者給你點什麼福報，這都極少數。所以這個一般就是，（按）這種安排，過去冤孽、債主啊，什麼什麼啊這些東西，只有特殊的功德，你才能變。

（某居士問：為什麼只有男的沒有女的？為什麼阿彌陀佛是佛中之王？不公平啊。）

為什麼沒有女的，是不是啊？它不是女的不能去。這生長那兒的人之後，人一樣往生，但是你生到那後，變為男人，經上是這麼說的。不是說女的不能往生，這太不（公）平了，我也就不修淨土

了。兩個都是可以去，而且女人特別適合於淨土法門，這是《法華經》上的話。女修行學淨土法門特別好，很有緣。現在這個到了末法，女居士的業力，在家人和出家人相比，過去出家人容易成功，在家人困難。（現在）就倒過來了，在家人容易成功，出家人難。所以有人要出家，他不知道這個時代到了末法了，出家你比在家難哪，出家難哪，在家要容易。男的和女的也倒過來了，過去男的容易成就女的就不容易，現在女的容易成就男的不容易成。因此說來，你們女居士是第一等啊，而且在密教裡頭女的最受尊敬。

所以佛不是說拒絕女的來，但是女人往生之後，都變了，不是我們這種身了，都是金色身了，三十二相，大丈夫相。三十二種大丈夫相，佛的三十二相既然叫做大丈夫相，男人的相，所以都是男人。所以就是去了就（變了），而且這個裡頭呢，就免了許多的

我們這個世界之間的這些個麻煩事啊。所以很多很多過不了這個關哪。我一個老的同修，反右的時候犯了錯誤，後來八十多歲出來了。後來八十多歲時候他還給我寫信呢，唉呀，他說我現在過不了虹霓關哪。

《虹霓關》在中國是京戲啊，夫人把那個殺夫的敵人抓住了，看見那個人漂亮立即要跟他結婚，《虹霓關》這個戲就是愛情的戲。八十歲了還過不了這關呢，所以就是說這個男女這一種，是使得這出離有很多困難啊。所以它都是這種大丈夫相，都是平等，所以它就是沒有這些個複雜了。所以有的人也因此不願意往生，他說他願意到……，他說也有這種佛國，還是有的，所以就是各隨你的心願嘛。

但是阿彌陀佛這個特殊呢，不退轉，沒有退緣，所以很多人修

行修行……剛才我說那個講經的法師，和娘姨，那不就退緣嗎？那要是個男的照顧他就沒這事呀，哈哈哈哈哈。

加上這些退緣，極樂世界最大一個特點，沒有退緣。咱們這個世界，就是「進一退九」，進一步要退九步。進一步退九步，所以極樂世界沒有退緣，是最大的優越性。再有呢，永遠不死了。所以決定成功啊，決定成佛啊，老進步還不死，必定不成佛成什麼？進步來進步去，菩薩、菩薩、大菩薩、大菩薩……就成佛了嗎，他必定成佛嘛。咱們這個世界退緣很多，剛一進步，一退退下來了嘛，不行還老本都虧了。剛要真正真實發心的……。像我這一個，不定什麼時候來請帖了，閻王請客，轉這副業，完了，哈哈哈哈哈。所以它這就沒有這些，避免退緣。

我們去了還是凡夫啊，所以凡聖同居啊。凡夫就還有這個凡情

啊，「不見可欲，其心不亂」，看見了可欲就亂哪，它這個不給你這種，（不）叫你亂啊，所以才保證你的不退。它這不退不是一個空話嘛，它是要有具體條件的，所以阿彌陀佛，花了五劫才研究出這麼一個辦法。它那個文字不就那麼寫嘛，咱們做一篇論文，就那麼幾頁，頂多一年也寫出來了，花五劫那麼長的時間，就是真如想得周到啊。

所以現在去，當到那兒就都成為道友、兄弟了，就不是夫妻了。但是你還可以啊，往生之後，你還可以一個（是）人在極樂世界成佛，一個（是）你可以回到娑婆世界度眾生。我到了極樂世界，不一定要在極樂在那到最後。比方說你這個往生了，你願意（再）來。來了之後嘛，出家人當然你沒有眷屬了；你要是示現在家人，還可以有眷屬嘛。那旅伴還可以同發心一塊兒來嘛。但到了

極樂世界之後再來，這個眷屬關係也就是同修關係了。他這種感情有轉換，是純正的、理智的、高超的一種感情，一種道義之交。還可以來，來了之後一個特點是什麼呢？同樣不退。就是沒有成績，不能有什麼建樹，不會再退下來了，不會，你可以回去再來，都可以，這很靈活。

（S H居士問：第二天，講的《疏鈔》重點，（請）您命個題，應該……）

那個重點，我是完全按照它那個原文講的。很嚴格的根據蓮池大師的，一步一步的跟著。但是有的沒有提到，因為時間不夠，明天基本上完全就是那些內容。後頭嘛，稍微少了一點，但總括都在裡頭了，沒有另外再加什麼東西，就是把蓮池大師的介紹一下，就

這樣。

所以現在就是說，不能殺雞取卵，要這個雞蛋就把雞殺了，哈哈。那就是說，這寫一點書，還是為了更多人的利益。有一些人他也不了解情況，他只是想結結緣。有的人還有些個目的，他這就不很純正的，那何苦呢。有的是你這幫助他達到他的目的，就是對佛法不利。我們是希望真實的人受人尊重，不願這個目的不純的人這出頭露面哪。

所以大家當居士責任很重。佛法好不好，不是在和尚身上，在居士身上。你們護持什麼人？真實的我才護持，那不真實的就兩個字，叫「默擯」。「默」是靜默的默，「擯」是挑手旁，一個賓客的賓，就是默默的離開你。我也不去說你，也不什麼什麼，它是咱們在家人對待這種我們認為是破戒的這些人的態度就是如此。也不

去跟別人去宣揚，他的惡我們還是不說。但是這個怎麼表示呢？最正就是默擯，疏遠你。所以說就是這樣，如果大家都能這麼做，他也就知道，大家都對我默擯，恐怕我不對了。而那幾個真正的，真正的才受到人恭敬。而不是那種善於取巧、善於聯絡，社會上的這種團結送禮。

所以我們就是要樹立那些真實發心、真實修行、真實持戒的，這樣一些，要有所（差別）。所以要平等中解差別義，差別中解平等義。我們在這裡頭是要供養一些，我們就是有這些，這麼大力量嘛。我供養這個就不能供養那個了嘛。我為什麼不供養那個真實需要的，而供養一個是出來賣假藥的，他只是為了他有了資本，他來賣假藥。他發財了，那吃了他假藥的人還要上當，那麼我去幫助他不是助賊唯弱（音）嗎？我是這樣一個心，利他，這時候就要……。

要說到最後還是平等，這一切還都有佛性，那為什麼不給他揭開，只是默擯而已，這還是有一個平等在裡頭，所以就是要像這樣。

居士責任很重，所以現在佛教要是壞，首先是居士。居士特別喜歡這一種，拉拉扯扯什麼什麼，會搞關係呀，這個他就是擁護。真實修行人他就是……，那麼這個就越來那一方面的人越是增多啊。在家真實的修行，而大家現在都不錯，我們就是很可以……，以求正覺為主，適當的因緣，儘量是隨緣的、量力的做一些功德，這不都有了嘛，這不是很好嗎。所以我就謹防那些人拿你當臺坡，從你這踩上去，他爬上去了，他再出去騙人，就打著牌號，這樣子。像這樣子，那麼我就成了一個助賊唯弱（音）的一個傻瓜了。就是說這很不容易。

我是最初不讓人錄音的。那天在擺的，我問他那是擴音器還是

錄音器，我說擴音是可以。結果那人糊裡糊塗答了我一下，就擺那兒，就開始了，開始可以錄，就把這個錄音就破了這關。是一個和尚擺的，結果他把那個錄音送給通願法師。通願法師聽了之後，說你找人給我變成文字，這才就變成了《資糧》。所以我本來是說你要是擴音器可以擺著，錄音器不要，他說……把我糊弄過去了。我們大家就隨便，我們是一個目的。

咱們這個很慚愧，書出來了之後，大家再可以看書。有一些還是省一些力量，替大家先查了書了，把古人的那最精彩的湊在一起，免得大家自己去找，匯到一塊自己看看不是很方便嘛。有的時候，當然將來你們哪位，或者公出，順便到了北京，有這種便利。那麼到這來一來，碰見我也有空，談談，這還是歡迎，多看書。努力寫書，就為了更解決大家這個問題，這可以反復看，反復看，可

以反復。我們現在也是如此，比如這次看蓮池大師，以前有一些是很生的。他這一篇東西寫下來，它這個系統很什麼，它給自己的法喜很大嘛，所以看書有這個好處。所以現在我就建議大家看經論，就是那個夏老師裡頭：持戒、念佛、看經論，要點嘛。

我這些個書，我也就是不摻：，也就是毛遂自薦哪。就說我這是認真寫的，確確實實是把古人最好的東西，把它集中起來，供養大家的。而且很多書它找不著了，日本的這些書，《甄解》有一部分。所以現在我這個書就說，我這個把它寫成我這裡頭，這不就有的嗎，你要另外跑到日本去找這個原著去，那很困難。所以要不通過這個書的話，直接看到原著的機會很少，因為法源寺的方丈他在日本留學，託他去找，他找的時候，找不著。

所以這個時候是我的老師（夏蓮老），他因為是反張宗昌，張

宗昌說他是共產黨，說他是赤匪，要抓他要殺頭、抄家，才跑到日本去逃難，從日本帶回來的，所以這很難得，這些書。而且文化大革命，書都抄家了，拿走了。還的時候，夏老師的孫子沒地方放這些書，已經都打濕了，說存到我這兒。所以書都到了我家，不然我也不肯把夏老師的書擱在我這兒。我不願意好像得到人家的東西，這些書將來還都要還的嘛。人家說兩要打濕，沒地方放，就放到我這兒。放到我這兒，正好都可以搬出來當（資料）。夏老師他搜集的這些些書，和這些資料是很難，所以我說，能寫這些東西不是我高明，而且這些資料主要難得很全，當然自己去搜集一些，很花時間，而且也搜集不到。所以這個就是說，我為什麼敢於毛遂自薦，就是因為這裡頭有這麼一個條件。比方像《安樂集》這個論著，這個是蓮池大師、蕩益大師他們都沒看見過，中國這時候沒有這個

書。現在又從外國把這個書找著了，我們又把它印回來了，這我們都看到了，所以這個時候這個資料確實是豐富。

那麼這樣嘛，就比較放心，搜集的資料很多。這次為什麼寫個白話呢？我的那個（《大經解》）引的太多了，大家看了很累，所以挑一點最精華的擱在裡頭，證明就夠了。我要都一個一個都看，像那個就是你放心嘛，你這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都這麼說，不是我這胡……。

## 五、講授《淨修捷要》五則

1991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北京蓮舍

為了法，有始有終，完成了最初的所想所願。那麼現在呢，都印出來了，這個書，送到北京來了。這也就是說，這個事情當然中途有些障礙、困難，都是難免的，但最後實現了，圓滿原來的願望，而且超額完成，應該說很吉祥。

為什麼說佛的事情不容易做呢？舉一個例子，某某法師他曾經一度，就是前三四年吧，發願閉關，在頭一天的晚上，自己在關房中把腿摔斷了。要知道，佛法上的事情做成功一件，很不容易，障礙特多，所以我們要知道這是知難而進，不是知難而退。不要以為

好像這很容易，真正是做了一件對佛法有益，於眾生有益的事情，能夠做成很不容易。但是我們怎麼樣呢？我們不能說這個困難，我就不做了，要知難而進，這才真的發願啊。

還有一個發展的現象嘛，你們的先生們來了，哈哈……，這很吉祥嘛，是不是。這個擴大很吉祥。未來變成徒弟、眷屬，全家都要信，這個是對於你們每個家庭都可以道賀的事情。夫婦同信心，像這個關係是永久的關係啊。都希望偕老，永不分離，這是句空話啊。轉眼之間，彼此就不認識了，只有往生才能實現這個願望，對不對，都到極樂世界實現這個願望。

所以是一個道賀嘛，不然是空話。說永不分離，哎呀，最後時間一到，等到了第二世……。有一個念《金剛經》的人，他念得徹底，（第二世）他變了豬，但是他有點《金剛經》的力量，他死

了才明白，他記得前世，一直記得前世，一直到後來出家作和尚。他變成誰家的豬呢？變成舅母家的豬。看見舅母他表示親切，說：「我是你的外甥。」跑去找舅母表示好感。舅母踢他一腳，「這個怎麼這麼討厭，跑這兒拱來拱去！」不認識了，表示好感反而挨她一腳。這是真實的事情。所以可以慶賀。

今天我們談你們提出的《淨修捷要》這五段。《淨修捷要》很多人都修了。通過修的人的反應，證明得的益處很大。它很全面，尤其是忙的人。有的有看書，看書挺重要嘛，你看書，裏頭都是文字嘛。有念佛，念佛也要念幾句，中間拜也得念，前後也可以念。又有禮拜，禮拜很重要，所謂至心一禮，罪滅恆沙。這個禮拜，不是佛要求你表示恭敬，佛就高興，你們給我磕頭，顯得我崇高。不是這個意思。

為什麼大家禮拜？禮拜是折服我慢最好的方法，所以禮拜稱為折慢幢，這是折服我慢的法幢。以我最高的部份——頭，來接佛最低的部份——佛的足，磕頭是這個意思。我們磕下去，手一翻。大家就只知道要這麼一翻，但你不知道這個意義。應該一邊翻，一邊是這樣的，「我現在是迎接佛的足，擱在我的頭上，表示恭敬。」這折服我慢了。這裡有禮拜嘛。有觀想，觀想極樂世界種種。所以非常全面，又有動又有靜。念一遍，念念佛號，拜一拜，觀一觀，想一想……，而且都是精華。

所有這些話，不是某一個人自己做作文章寫出來的，都是從經中選擇最精華的，所以很多人修了之後，都得好處。你想修，一個辦法它很全面，就常常這麼修《淨修捷要》。因為《淨修捷要》你可以一次拜完，也可以分成幾次，忙的人也可以分幾次，加念一點

佛號，這就是一堂功課，這就很全面了。

有人來問：「我怎麼修，怎麼做？」廟裏就有個規格。一上來念香讚，然後《阿彌陀經》，然後念佛、繞佛，然後發願文，然後念三皈依：自皈依佛、自皈依法、自皈依僧，然後禮拜圓滿。那就是一個配合好的了，所以能夠照配合的做，全面性。你單獨單打一也可以，集中一些，但是各有各的好處，就是這樣。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（功課），尤其公務人員很忙，應當念念《無量壽經》。我說《無量壽經》我知道，你看我去註解它，我註解了一次，我還註解第二次，我不擁護它，你說我這是發神經病哪，我幹麼註解它呢？就是從內心地覺得這是一個最寶的寶貝，所以才去註解它。

但是實際情況，是不是每一個人你就不念《阿彌陀經》了，一定要改念《無量壽經》？這個不好這麼說。你要看情況，他有沒

有這個時間？他有沒有這個因緣？他過去生中跟哪個經結的緣？所以不可以勉強。他跟《阿彌陀經》有緣，他已經念了很久，念得很好，你一定叫他改，這就不是很方便，就是如此。因為他念了別的法門，念《普門品》念什麼什麼了，有時候我就認為很不合適改了。其實就是觀音法門也一樣的，有的人輕視《普門品》，說《普門品》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，你們念這個有什麼好處？

古時候有兩個人，兩個是師兄弟，一個念《涅槃經》，一個念《普門品》。《涅槃經》很高深，是佛最後說的，佛的遺囑。經上說「常樂我淨」，一輩子說「無常」，最後說「常」；一輩子說「苦」，最後說快樂；一輩子說「無我」，最後說「我」；一會兒說大家不淨，這說清淨，「常樂我淨」。《涅槃經》的話很重要嘛。念《涅槃經》的就看不起這個師兄弟一直念著《普門品》，他

說「我就念」。大家誰也不願說服誰，但就分別了。過了若干年後兩人又相見。他說：「你怎麼樣子？我念《涅槃經》，我得了什麼什麼好處，懂得了很多什麼什麼。」他就很輕視地問那個念《普門品》的：「你呢？你怎麼樣啊？」「唉，我就是常念，只會念，不過我念嘛，增加信心。」「你念，增加什麼信心呢？說說你法本，你念念我看看。」他就念，這麼多年，剛念一小段，就天樂盈空，天花亂墜，天空都是幡幢。

實際這個法，不能說哪一個就是如何，還要看他本人的因緣。他前生已經做了很多工作，今生都繼續，前後相加。你再好的一個法門，他今生是頭一次，就不（能）跟那個多生多劫修的相比，所以不要說一定要把自個兒所認為最好的方法，一定要強迫的勸服別人來接受我的。這樣它就團結了，不會有這些爭端了。

這個末法鬥爭牢固，針對這個病，我們不想受這一劫這個苦難，我們不要搞到鬥爭裏頭去，就是我們撤退了，我們和平，我們團結，我們讚歎別人。都說別人不好，說我（自己）好，就是鬥爭了；我說你們都好。印光法師有一句話：別人都好，只是自己不好。如果每個人要這麼想的話，這天下太平了。夫婦再也不會打架，只有對對方好得很，就是我不求，我有不夠。你說這還有什麼吵的？天下太平了。家齊、國治、天下平。

這是另外一個團體，剛剛我沒提，他們也想直接印，印一些書籍，反正印嘛，是法典流通，也不收稿費，沒有不許翻印，歡迎翻印。我就再一個要求，不要在這裏頭加上一些跟佛法沒有什麼關係的內容。

「一心觀禮，極樂世界，教主本尊，於彼高座，威德巍巍，相好光明。一切境界無不照見。如黃金山，出於海面。其中萬物，悉皆隱蔽，唯見佛光明耀顯赫。有無數聲聞菩薩恭敬圍繞，阿彌陀佛。南無阿彌陀佛」〔一拜三稱〕九

（《淨修捷要》）第九，我們稍微說一點。你們都說極樂世界，誰看見了？你看見了嗎？講經的法師你看見沒有？都沒看見，到底有沒有？這個話不能存在，很幼稚；這個話是錯的，所以很好回答。你說中國秦始皇有沒有？誰看見了？你沒有看見，你能說秦始皇沒有嗎？不要說那麼遠，說你自己家裏頭。你看見過祖父沒有？看見了。曾祖父？高祖父？再上頭的你看見沒看見？沒看見。你有祖宗沒有？是不是，你說祖宗沒有？你沒有看見就沒有？不成立。

這一段就是在兩萬人，這「人」是指咱們這個血肉父母所生的這個身體的人，就是這種動物。在大會上大家親眼所見，這是歷史的事實，就跟秦始皇統一天下，咱們祖宗一代代的傳代（一樣），這是事實，不能因為說你沒有看見就否定了。一萬二千和尚，七千男居士，五百比丘尼，五百女居士，整整兩萬。一萬二加七千，一萬九；還有一千，一半一半，兩個五百，四眾弟子。別的不說了，什麼天人八部，各方的菩薩，無量無邊。這個咱們不說，你這個都不算，不是咱們的人。就咱們的人是兩萬，在這個大會上親自看見，人人都看見了。

阿難磕下去之後，佛的身體就現出來，西方極樂世界也現出來了。不光是看見有佛啊，是整個看見極樂世界，而極樂世界也看見我們，彼此相對，就像咱們這麼相對一樣。這個時候光明照耀，

其他的東西都看不見了，所見的就只是極樂世界的殊勝。比方像這個道場裏頭有很多樹，那天空中成了極樂世界了，你的樹是不是擋著？你根本那個時候就看不見樹，就是說都隱蔽。所以在佛顯現的時候，本來這個地方所存在的這些東西都隱蔽了，只見佛。經驗證明也是如此，這跟經文都是相合的。所以這一段很重要。

有人要是用這一種語言來什麼的話，那麼這就是很好的（證明），不是你都能（懷疑），而且是歷史的記載。同樣的在一個地球上有很多地方是看不見的，非洲我就沒去過，那誰說沒有啊，自個兒看不到的地方太多了。這一點就破除這一種（懷疑），總之他都要生出邪見來，阻止他正信。所以這一點的重要性就在這裏。

「一心觀禮，極樂世界，教主本尊，今現在彼，為諸有情，宣說甚

深微妙之法，令得殊勝利益安樂。十方菩薩瞻禮聞法，得蒙授記。稱讚供養，阿彌陀佛。南無阿彌陀佛」（一拜三稱）十

下面這一段，「一心觀禮」，「觀」是不同於想，性質是「觀察」的那個「觀」字，但比「觀察」的意思要高。實際上真正的「觀」字，要離開了想，不是我們思想的想，妄想的這個想，是很清淨、很定的在那兒作觀。但是我們做不到的時候，所以觀想觀想嘛，可以從想開始。想得純熟了，不知不覺就達到了觀。「觀」就離開了心的動，「想」是心在那活動，我去想怎麼怎麼樣，什麼什麼。為什麼咱們念《心經》，也懂得「五蘊皆空」，也可以給人家講，（但）不能「度一切苦厄」，一切苦厄照舊？因為你不是觀，你是想，你再講都是……。所以「說通」沒用，一樣煩惱，觀自在菩薩一觀，就沒有了。

（SH居士問：在定中才能觀？）

這定也要是正定。有很多定，什麼都入定，這個定也得分什麼，很怕是邪定，就是說要在正定之中。無心的作用是觀。

「禮」是禮拜。我這剛才磕頭磕完了，我現在來看這個文字，這個時候怎麼再用個禮拜的「禮」呢？這就是說，剛才磕完了頭，我在這禮敬如來的心，這個禮不一定是要在那兒動作，那個動作表達我們的心意，我們禮敬佛的這個心沒有停止，所以這個禮字還繼續。頭是磕完了，可是磕頭那個禮敬如來的心還是繼續的，所以還是禮，這個情緒沒有變。底下又磕頭，又念，還是禮字，還存在。所以夏老師這些地方用的這個字，表達得很好。

一心禮敬就沒有兩個心，我做這件事情，心中就是這一件事。真正要達到像事一心、理一心的那個一心，那你這拜一拜，念一

念，功德就不可思議了。（雖然）現在我達不到那個境界，（但是）我在這個時候，我沒有想到什麼單位我要調級；孩子什麼什麼要升學這一些事情；鄰居昨天晚上跟我吵架，都沒有這些！就念、就拜，這樣的一心開始，這個一心就很可貴。

「一心觀禮，極樂世界」，不是我們這個世界，他方的。「教主本尊」，極樂世界有個教主，咱們這個世界的教主是釋迦牟尼，極樂世界的教主就是阿彌陀佛。「本尊」是密宗的意思，所以這個顯教和密宗是一回事。我常常說，這（手背）就是顯教；這（手心）就是密宗，一回事。顯要都拿出來了，這不是顯嗎，這裏頭好像密。密不是要給你保密，手心是手的核心，它就是藏在裏頭的。因為這個很深的東西，不是任何人都能夠理解，所以手心也不是隨時都可以看得見，因此把它叫密。不是要保密，或說是神祕，都不

是這個意思。就是意思很深，眾生理解不了，所以稱之為密。所以顯和密是一件事情，一體的，但是這多少有點不同。相上有不同，體是一個體。

「本尊」，密宗就是有很多的法，所以密宗內容的豐富是整個的，所以密宗可以稱為密教。教可以稱為顯教、密教。要說宗嘛，密宗是十宗之一，它是一部份，但是把顯教、密教這種名詞提出來，就可以和顯教整個是相對比的，稱為一個整個的教。而且實在是密宗有種種修持的方法，這裏頭你可以修種種的法。這一次某某法師在講《地藏經》，所以有時候我們聽見這個大德一句話，有時候我們跟它一執，執死了。你要說你專弘《無量壽經》，你講《地藏經》幹什麼？所以專弘《無量壽經》，不妨講《地藏經》嘛。這個我們才體會，不然總覺得「你看你這個人存心不聽師父的話，又

念《地藏經》去了。」那某某法師講《地藏經》，我為什麼不念哪？這樣大家就靈活了，就少了好多誤會，使得我們大家容易和諧，因為是相通的，就融合起來了。

修地藏法，你的本尊就是地藏。你要修觀音法，念《普門品》，你也老念觀音聖號（你的本尊就是觀音）。你可以念「南無地藏王菩薩」，那你的本尊就是地藏，也有咒；你要念觀音聖號，本尊就是觀音；念佛的人，你的本尊就是阿彌陀佛。

所以極樂世界的教主阿彌陀佛，對於大家學淨土的人來說，就是學淨土的本尊。我所尊重的佛，而現在是我修持的根本，就叫做本尊。所以學密的人，問你的本尊是什麼，就是你修持哪個法，你以什麼佛為主，專修哪個佛的咒，他的儀軌，和他的名號等等。這個本尊就說的是阿彌陀佛。

「今現在彼，為諸有情，宣說甚深微妙之法。」「今現在彼」，「彼」就是極樂世界。現在釋迦牟尼佛在咱們這個地球上，對著兩萬個大眾，介紹阿彌陀佛的情況。阿彌陀佛怎麼樣呢？阿彌陀佛在他那裏，「彼」就是他那裏，極樂世界，幹什麼呢？為他國內的有情，「宣說甚深微妙之法」。

「今現在說法」，《阿彌陀經》的話嘛，就是佛阿彌陀「今現在說法」，這個我們也要很好的體會。「今」呢，在我們這個時態來說，不是過去式，也不是未來式，是現在式，是「今」。現在式，現在電視臺播送足球錦標賽是現在式，目前球場休息，那沒繼續，所以不是現在進行式。現在式，不是前年的事情，也不是明年的事情，就在你看的時候正在進行，現場直播，正在播送。但現在球場休息，踢球看不著，你得等一等，看解說。那麼「今現在說

法」，球場沒有休息正在踢。為什麼我要說這話幹麼？因為隨時有人讀到這個經，這個經的「今現在」是什麼時候？就是你的時候，不然怎麼叫「今現在」呢？就咱們現在說的時候，阿彌陀正在彼國說法呢。就覺得親切，你什麼時候看這經，什麼時候阿彌陀「今現在說法」。

「為諸有情，宣說甚深微妙之法」，非常深刻，非常的深入、深奧，不是個很淺的東西，很深很深。「微妙之法」，「妙」就是神妙；「微」也是微妙，神而不可測，非常微細。我們不能看小的東西，一個芝麻裏頭可以刻一首唐詩，這就是微，微雕技術。我們人的眼睛，大的我們就看不見，要上白塔上，只看見是個圓圈，我是看不見了，視力的關係。以你的視力為半徑，畫個圓，你看見沒有？視力以外的，就是圓以外的，那還多了，不是就是沒有了，所

以大的也看不清。

所以一個菩薩，為什麼報身的菩薩我們看不見呢？太大了。一根汗毛就幾千里，咱們眾生只能看幾十里地，一根汗毛都看不到頭，你還看整個的人？不可能了，也不知道是什麼，你看不見。太微也不行，它一方面大，一方面它微呀，一小點點的地方，都有無窮的微妙在裏頭。這打個比方，就好像微雕似的，你不用放大鏡看不見。佛經道理也是如此，廣大，也微妙。這個微字我們拿那個微雕來形容，裏頭有好多好多微妙之處、深奧之處，深不可測。

阿彌陀正在給大家講說這樣的法，不是世間的、世俗的、普普通通的，人天道的法。現在人天道也是很重要，人天乘。你要去修下輩子還能當人，這叫人乘；我現在是人，怎麼做人，這是人乘。將來想生天，是天乘。在印度是五乘法：人乘、天乘、聲聞乘、緣

覺乘、菩薩乘。到了中國來，中國因為有孔子、老子的學術，這方面很充足了，所以我們就沒有去學習人乘、天乘的內容，就從後頭學習，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，所以我們說三乘法。圓滿的說，原始的說，是五乘法。

這個「甚深微妙之法」，就是一乘法，通通要成佛。現在我們這個極樂世界是一乘法，凡是往生者都要成佛，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我們是一乘法，就來忽略人天乘。這一點淨空法師的苦心，我們是贊成的。他提倡大家看《四書》，看《了凡四訓》等等。你不做好人，哪有這樣的佛教徒啊？這個事就要「以身謗法」，拿你本身的行動，毀謗佛法。這個「以身謗法」，比那個成天罵「佛教是假的，是騙人的，是鴉片煙」的罪還重。我是佛教徒，我念佛，到處我也磕頭，我也燒香，但是看見錢就往口袋裝。那個能海法師，

夏老師說：「最精明，什麼辦道場都是揩油，只有這個能海法師他講經，任何人不能想揩油。」你那有一點毛病他都知道，所以就老實實都得交法師。法師他也不是都自己揣，他把錢分多少份，每一個都要送一份。所以就說這揩油的人很多嘛，你看這人乘都沒做到。咱們現在貪污行為就要判罪，已經槍斃了好些。人乘嘛。

天乘更高了，人天之分，正直、聰明是天。現在我們一方面要知道甚深微妙之法，但是不可以忽略人天乘。比如說，做人這個方面沒有什麼欠缺；給人家講經的這一些，免得使人懷疑。現在就是啊，福建一個方丈，廟裡就有方丈夫人，他是住醫院跟護士戀愛了。坐最好的汽車，載著夫人出去旅遊，後來把他罷免了。他還是佛教會的會長，都給他罷免了，這前不久的事情。他能當選成為佛教會會長，當選為方丈，還是有他一些本領。但他這個行為不好，

你再會講經，再會什麼什麼，大家還是不擁護。

天津有一個很會講經的法師，天津從前也是租界，生活總要有人照料，就給他請了一個娘姨，給他做做飯，洗洗衣服。他就跟這娘姨說上戀愛，那就不能待了，他就還俗了。還了俗之後，到了北京，在北京賣菜。在天津受人供養，當然你講經，你是和尚，大家就供養你；有了老婆了，誰還供養你？就不供養了，就靠自個兒賣菜維生，就在北京什剎海，就是在北海的後頭，那還有好多（街），在那兒賣菜。一天碰見一個在天津很好的居士。他在菜市走走，一看看看到是個賣菜的，兩人不知不覺：「你不就是什麼什麼法師嗎？」這一說他就還過去相見。「我以前是什麼法師，是的。現在你看，破破爛爛，就在這兒賣菜。」就很慚愧，就哭著回去了，所以就死了。它這個就是說，你這種是以身謗法嘛。

所以我們一方面知這甚深之法，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人天乘的法。佛說這種甚深的法，因為極樂世界沒有退緣，所以重點和我們（不同）。我們這些事極樂世界沒有，剛才我說的這些例子，什麼方丈夫人，（極樂世界）它沒有女的，它沒有這些事，所以我們剛才說，這極樂世界特殊的情況。我們這裏頭除了甚深微妙之法，就是人天乘的法我們也得重視，這是為我們說的。在極樂世界不需要，只要說這些夠了，讓大家老是得殊勝的利益安樂。所以咱們那天那一品，佛說的，如來要出興於世，就是為了矜哀三界，得究竟真實之利，讓一切眾生得到真實之利。所以就要利樂大家，讓眾生能得到利樂，是殊勝的利樂！殊勝的利益，這個利益就安，就樂。我們受苦，就心裡老不安，老愁苦，極樂世界就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，而且都受種種大乘法樂。

而且正在講經，這是極樂世界現在的情況。「今現在」就是現在，而且正在講經，正在給大家講極深的微妙之法。「十方菩薩」，極樂世界以外的菩薩，東方、西方，所有各方的菩薩，都到極樂世界去參加法會。所以那個是很盛，十方禮敬，那裡有多少都來，他的往返是超過光速的。他那個吃飯時間，可以從極樂世界到咱們世界打來回。所以生兜率天，兜率天的人到這兒一來，一年。

有三個師兄弟相約，死了，誰要到了兜率內院，要回來給我們報信。頭一個死了沒有信，第二個又死了還是沒有信，等了一年，一年之後他來了。「你怎麼就知道我到了內院了？」「那位師兄呢？」「兜率天是欲界天，有男有女，他看欲界天好玩，就玩去了，他不進兜率內院了。沒進去，所以我去了（兜率內院了）。」「去了？你怎麼才來，我等你等急了。」「這我不馬上就來了？」

兜率天離我們這麼近，但他打這個來回要一年。極樂世界不需要，而且這個神通有特殊的，所以往生兜率、往生極樂都好，但是極樂的特殊就在這些地方，（這）就是比出來了。

十方的佛都勸他本國的眾生，到極樂世界去聽法，大家都要往生極樂世界，所以法會非常之盛，都是來這裡「瞻禮」。「瞻禮」咱們俗話說就是去拜見阿彌陀佛。「瞻」就是見；「禮」就是拜，拜見就是瞻禮的意思，去拜見阿彌陀佛。拜見他做什麼呢？就是要聞法。現在有許多人只是想結個緣，只是拜見一下結個緣，這很不夠。你去一趟主要是聞法嘛，碰到一個導師，這麼好的因緣，你怎麼不求教呢？要聽一點法，得一點啟發，你才能輾轉的利樂眾生，所以要聞法。而且不但是這樣，去的人都得到阿彌陀佛的授記。都知道一切空無我，知道這一切一切，就徹底還是要般若。又發了大

願，就必定有成就。這是後頭阿彌陀佛在極樂世界，對大家來的人說的，給大家授記。大家十方的人都去禮拜、去聞法，得到授記，都去「稱讚供養阿彌陀佛」。去了之後，就讚歎阿彌陀佛、供養阿彌陀佛。當然可以帶種種的花、種種的香、種種的音樂去供養，但是我們供養之中，最重的是法供養。

我們現在肯拿出一些錢，拿出一些財寶去做功德。福田有四種福田，不光是廟裏出家人是福田，窮苦的人也是福田，自己的父母也是福田，都應該是平等的，都應該供養。而且供養之中，一種是物質的，一種是心的。物質的有內供養、外供養，拿出藥物、衣服，譬如這次中國的大水，大家捐一些藥品，捐一些什麼什麼東西。你說是佈施也可以，說是捐獻也可以，說是供養也可以，也是供養。眾生也是我們的恩主，知恩懂報，要供養。那麼這還都是外

施，內施呢，現在要移植一個內臟，他有病，說你跟我要一個腎臟，你可以給他，這個就是內供養。報上登的，一個人喜歡狗，狗生了病，醫藥費花不起，他只得把腎賣了，賣了為這狗。這種是慈悲，也是慈悲嘛。

舍利弗當年已經到了六住菩薩了，再發展一住，到七住就退了。路上碰到一個人跟他化緣，他說：「我現在重病，我要有種東西配藥，要活人的眼睛，你可以給我嗎？」舍利弗想想「他沒有眼配藥就不能夠活。我呢，有兩個眼睛，我給他一隻，還可以看見東西，還可以讀經，還可以幹什麼……，比他好得多嘛，那我更應該給他。」就拿著刀挖了一隻給他。挖了遞給他之後，他說：「你怎麼這麼性急呢！為什麼不等我說完，我要的是左眼，你挖右眼，我有什麼用呢？」舍利弗：「太心急了，沒有問清楚。」唉！既然

如此，一不做，二不修，這個也挖了給他。又把這個挖給他。（那人）拿過去一看，拿鼻子聞一聞，「唉，臭的，不能入藥。」扔地上，把腳往上一踩。他一想：「哎呀，這菩薩做不得。」退心了，所以保持這個菩提心不是……，這都是考驗啊。

這個供養都還是屬於粗的，真正的供養是法供養。法供養沒有這麼辛苦，依教奉行就是法供養，這種種的。你發菩提心是法供養，依教奉行，經上怎麼講，你按著這個去做，這就是最殊勝的供養。因為這一切這麼做，你才能使你自己的覺悟，你才使你自己真正成為佛的接班人，你才能真正替佛辦事情，你才真正能夠為眾生謀利益。而且是無窮無盡的，無量無邊的，所以為什麼說：「假令供養恆沙聖，不如堅勇求正覺。」

現在和尚說的，他的話，他必須得這麼說，（否則）居士們都

不到廟裏頭來了，我這兒辦道場也沒有人，財神爺不來了（這個居士是廟裏的財神），那怎麼行？你無論如何也得來。不信你就試試，在這個廟裏你老去獻供養，你不去了，你到那個廟去，不罵你才怪呢。所以這是生活上的需要，不可以做佛法體會。這個對不對呢？就是這個廟它要開門就有七件事，他還是個俗人，雖然穿著和尚衣裳，他還是父母所生之人，他也沒有真實的修持，你怎麼能期望他有特殊呢？這不修持他也能改變啊？你穿這身衣服就能改變？不可能的。要真實的發心，刻苦的修持。一個和尚閉關，後來出了關，他渾身都是傷哪，刀傷、燒傷，……（換帶）。

所以我們要供養的是個真正持戒的，好多人就是冒充的。咱們現在也不說這個話，你願意供就供，但是，最主要的還是法供養，法供養才為最。法供養的功德，物質的供養和頭目腦髓的供養，那

都不如法供養，差得很遠。我們談到供養，就順便把這供養說一說，這幾種供養。

這十方來的人到極樂世界都獻供養，他們都願意如法修持。佛給說了法了，說了一乘法，甚深微妙的法。為什麼可以得授記說你們一定要成佛？他依教奉行啊。他聽了就接受，歡喜，我堅持要這麼做。那麼就是供養了，最好的供養。阿彌陀佛在說法，大家去接受法，這是輾轉利益。阿彌陀佛自己就是阿彌陀佛嘛，這樣十方的眾生不斷的去學習，那就有無量無邊的阿彌陀佛，而他們又再去教徒弟，師徒還是無盡的。這一段是很深很深的內容（指第十一拜）。

「一心觀禮，佛由心生，心隨佛現。心外無境，全佛是心。境外無心，全他即自。洪名正彰自性，淨土方顯唯心。感應道交，呼應同

時。十萬億程，去此不遠。心作心是，阿彌陀佛。南無阿彌陀佛】  
〔一拜三稱〕十一

十一。這一段要是聽法不多的，聽了之後，可能很會覺得吃驚。佛是由心生。為什麼有佛？大家就可以說「佛由心生」嘛，是由佛他的心生出來的，因為佛他偉大，有偉大的心。就拿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說吧，他就是偉大，他看見蟲子吃蟲子，他就要出家，他憐憫眾生嘛，他有這樣偉大的心。他看見有死人的地方，父親也會死，誰都會死，這個問題不解決不行，就出家了，這由於他的心。他後來就吃苦，一天只吃一棵糧食，一天吃一麻一麥，不是吃一個麻的粒兒，一個麥子的粒兒。是把一棵麻子，或一棵稻子，是一棵糧食上有的種子，把這個種子吃掉了。這吃的很少，不到我這個茶碗蓋，頂多是半個。一棵有多少？就成天吃一棵，就這樣，所

以瘦得就好像那個醫院裏的骨頭架子一樣。這種佛像我看見過，皮包骨，瘦極了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在雪山修道時候的情況。

佛有這樣的心，所以他就成佛了，「佛由心生」。這講法當然是對的，但那不是這句話的意思。這個講法就說，釋迦牟尼佛所以能成佛，是因為釋迦牟尼佛有他那個特殊的心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這個意思？實際的意思就是由於SH居士、F居士你們兩位，每一位你們的心，佛是由你們的心現出來的。這才是這句話的原意。你說佛是由於他本來有的，是他發了殊勝的心，現在來成就，有的人講經就這麼講，文字上講得通，也好懂。我說是你的心，所以有人就問，那個講經的就不好瞎說了。大家就要問怎麼回事，「我前說也沒事，也還都過來了」。所以大家採用前一類的講法的人很多。反正講經這一類的，碰見這種問題，他可以繞著一個彎。那個演義裏

頭都有，它那很難懂的地方，他都降低一下，把這個心專指著釋迦牟尼佛，就好懂了，降低一點。實際的本意就是眾生的心。

所以《楞嚴經》講，《法華》講，一句很要緊的話，就是說明佛法是大平等，就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」。「佛」，佛就是成就的佛，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、藥師佛，這都是佛。將來彌勒成佛，他也是佛，這都是佛，佛是一類。「眾生」，都是眾生，蒼蠅、螞蟻這咱們都知道。「心」，佛有佛心，眾生有眾生心，總之都叫做心，這個心就是這個心，各有心。就剛才那個《彌陀疏鈔》：「大哉真體，不可得而思議者，其惟當人自性歟。」你有個自性，自性也就是自心的這個心，人人都有一個心，所以大平等，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」。所以一切無如心真實，佛是由這個心而出生。

「心隨佛現」，人人都有這個心，怎麼知道自己有這個心呢？自個兒這個心也是隨著佛而現，因為有佛，你才出現這個心，所以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。「托彼依正，顯我自心」，我所能看見的是什麼？正是你自己。能跟所，你所看見的，是你所能看見的。比方現在我看見這四張畫，這四張畫是我的所見，所。我能看見四張畫，因為我有這個能力，瞎子不行。有個能啊。所以為什麼能夠看見這四個畫，因為有個所見在這兒，而我有個能見，能所都同時出現，在黃念祖眼睛裏頭，看到的就這四張畫。一切我們見色聞聲，甚至於聞法，甚至於禮拜一切一切，都是離不開能所。你這所見的是佛，你不是有個能見嗎，這個能見佛的是什麼？徹底說，微妙不可測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佛。能見到這個佛的，而這個能見跟這個所見，是應當相匹配的。

所以《觀經》說：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」本來這個心就是佛，現在你念佛，就是你這個心在那兒製造佛，製造佛佛就現了，所以經上說，因為你是心在作佛，所以佛就隨你的心生出來了。佛生出來的這個心是什麼呢？這個心它本來就是佛，是心本來就是佛。是心作佛，作出來了這個佛，就是你心的作用。你心的作用不正是因為這樣而明顯嗎？顯我有本心。所以我能夠成佛，見佛等等的，是因為我在作佛，我在修持，所以這個佛之出現，是由於你這個能作的心的結果。這個就顯現了你的心，所以心也要隨著佛而現。我有個能見，能看見這個畫，前頭沒有畫，我看見什麼？一張白牆。必須前頭有這個畫了，我這個能見的本領就現出來了。我有一個能見，我才能看見這個畫，所以我這個能見是由於這個畫而證實，這就是「心隨佛現」。心是能見，佛是所見，所以是「佛由心

生·心隨佛現。」

「心外無境」，除了自己的心以外，沒有任何境界。這就是達到了法身境界了，就是一切都是法身。所以青青竹葉都是般若，黃花都是法身，原來是「鬱鬱黃花無非般若」，「青青竹葉盡是法身」，都是法身。一切都是般若，都是法身。再歸到一塊，就都是法身，也就是說一切都是法身所顯現。法身是什麼呢？就是咱們的自性。佛的本體是法身，法身佛；從法身佛現出報身佛，從報身佛現出化身佛。佛的根本是法身，咱們的根本也是法身，沒有兩個法身，是一個法身。所以我們根本上跟佛是同體的，因此才有可能成佛，才有可能在剎那間成佛。這些道理你能夠信，你就有可能剎那成佛。你根本不信，（認為）不可能了，這也很自然嘛，也沒什麼奇怪，根本就慢慢的修，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一步一步的信，一步

一步的進修，一步一步的成功。所以頓漸兩個就這麼分。

佛不是給你分班，說你只能漸班或頓班。這很自然，我能夠同意，我能夠接受，我能夠相信。能相信頓法，那當然他就……，我既然能夠相信頓法，我何必漸呢？或我堅持漸法，你的頓法我不信。佛說到《法華》的時候，一般眾生以前聽不懂，佛很苦，色界天的天王求佛說：過去的佛都說三乘法，你慈悲吧，不要說《華嚴》了，大家都聽不懂。就給大家說小乘法，證阿羅漢。一步一步培養，說法四十九年，最後圓滿了，要告別了，把最後所應當說的，告訴大家了，講《法華經》了。這些個弟子應該說都培養成熟了，在《法華》會上還有五千人退席啊。一個法會上，一下有五千人嘩啦走了，你看它是什麼場面哪。難啦，所以就是信字很難哪。釋迦牟尼佛說什麼呢？這麼些人退席了，佛前五千人走，釋迦牟尼

佛說：「退亦佳矣。」退也好嘛，我這法會就真實的純了，不然有很多人心裏頭，他又信又不信，我這說法還要照顧他們。

「心外無境」，所有的境都是由心所現，除了心之外沒有境。像這一種，談到這個深度，一般人，就他們禪宗的人批評說：「你們念佛是心外求法。」這哪兒找心外去？心外沒有境，那極樂世界、阿彌陀佛都是我的心，還能心外求啊？極樂世界，你說它是境，就是我的心。心以外沒有境，全部是心，全部是自心所顯現。這個都是法身，從有情感的部份，就是報身佛、化身佛、種種眾生；從物質部份，就大地山河種種的，多少種元素，有多少種不同的物質，都是法身顯現的。

這麼來看「心外無境」，「全佛是心」嘛。佛境界裏頭，佛就是心。《往生論註》說，極樂世界有三種莊嚴，佛的莊嚴是一種，

菩薩莊嚴是一種，國土莊嚴是一種。佛當然是莊嚴，無量光、無量壽；菩薩當然莊嚴，觀音和大勢至菩薩不莊嚴？莊嚴。二種莊嚴。第三種，極樂世界種種莊嚴、種種的不可思議、種種的美妙。三種莊嚴可以攝到一個法句裏頭。法句，這個地方，這個教，淨土宗跟禪宗是非常接近了。這麼多的世界莊嚴，可以入在一句話裏頭。禪宗就是一句話，不要看經，不許看經。它不立文字嘛。所以這麼聽就可以知道，我們有的時候太執著了，它是有種種辦法的，不是一個辦法。有的是叫你讀經，有的不要你讀經，不立文字。

「全佛是心」，整個的佛是什麼呢？因為除了心外，沒有境，所以境中所有的，都是心。《往生論》中說的，這三種莊嚴入一法句，就是一法句。一法句是什麼呢？清淨句。清淨句是什麼？佛法說的就是禪，這一切切就是一清淨句，完了！就好像那泥牛水上

行，不說了！呵呵呵……，這就是禪。說破了，是什麼呢？真實智慧無為法身。這就是教，我跟你講了。

這一切一切就入在真實智慧無為法身，都在法身裏頭，那不全  
是法身嗎？所以一切一切都是法身，佛是法身，菩薩法身，國土、  
鸚鵡、孔雀、迦陵頻伽共命之鳥，都是法身。黃金為地、樹林、宮  
殿，都是法身。所以就全佛都是心。所以我們微妙，我們不是這一  
句……，雖然說佛教唯心，要是光是這幾句咱們就是唯心；沒有東  
西就是心哪，唯獨有心，咱們不是唯心嘛。咱們不是唯心，佛教不  
是唯心，佛教不是有神論。

底下一句，「境外無心」。除了這個境界以外，沒有心。這  
不就唯物了？存在決定意識了，境是存在，除了境界沒有心。只要  
說到心，一切都是心，沒有境；要說到境的時候，全是境，沒有

心。所以我們就不是哪一邊，不站在哪一邊，高深的微妙就在此。馬上話又說回來，境以外沒有心，除了這些境外，你還有什麼心？這些境就是你的心的。不然境都拋開了，還有什麼是你的心的？另外找個心？

二祖找達摩，達摩在那兒打坐，他來驚動。下大雪，越下越大，沒盡，把腿都沒（音：末）了，還沒（音：末）到小腿了。又冷，山洞裏頭，又沒有爐，就是個山洞，大雪天，河南山上那兒，那冷極了。後來達摩就問他：「你幹什麼？」來這裡旁邊站著嘛，就問你幹什麼。他說：「我求法。」「求法，哪能這麼輕易啊，要有恭敬心。」你看看，人家站在那兒一動都不敢動，連腿都沒在雪裏頭了，一個氣兒都不敢吭，還說不恭敬。就是重法呀，知道這個法重要，也就是看你到底是不是重法。尊師重法，要尊敬老師，也

就因為他尊敬這個法。你尊重這個法，才知道這個法的殊勝，它貴重難得，你才會真實的去修，這是重法。他說：「你這種慢法還行嗎？」慢法，對於法的這種輕慢態度。他就拿出刀來斷臂，二祖斷臂就是表示我的決心。「我不是輕慢法，為法我可以犧牲一切。」就把割下來的胳膊呈給達摩，不然怎麼成二祖呢？是不是，這些事情都是硬碰硬的，沒有什麼僥倖。

所以大家誰也不要報怨，「哎呀，人世間種種的冤枉、委屈……」。就有這個事，我寫篇論文交出去了，別人給打回來了，不行。過幾天在別的什麼發表了，就我的這篇文章，換了個人，稍微改了一改。這種事很多，把你打回來，他就已經偷走了，他先寄去了。這種文章，可有的人就是早一天是一天了，你先作出來，先成功，那就是你的；你晚了就是讓別人。申辯也沒用，你沒有證

據。冤枉、埋沒，人才不見得能出來，不是說我努力就有，還有些被人陷害，誣害種種的，還有黑手黨、黑幫派種種的，很多苦惱的事情。

我們信佛，你放心吧，沒有任何人把你委屈，屈才的事，說你有這個才，你是真實心，偏偏冤枉你了，埋沒你了，沒有這個事，如來悉知悉見。你有一點真實的，如來全知道，也沒有僥倖成功的。你當方丈是可以，你有方丈夫人也可以，嫌中國汽車不好，坐進口汽車，可以！你可以這樣，那地獄將來也有你，早就給你排好隊了，哈哈……，沒有你的便宜，所以說沒有僥倖成功的，極真實嘛。

達摩當時現出之後，他（二祖）底下就：「疼啊。」這是人哪，好好的把手臂砍斷了，他不疼嗎，疼了心就不安。他就跟達摩說：

「師父，弟子的心不安。心裡很難過，很疼哪。」達摩就說：「將心來」，把心拿給我，「老僧予汝安。」拿心給我，我給你安。他這……跟他要心，「拿哪個心交啊？」這兒有個心，但這個心不管事，現在咱們這個心臟可以移植，可以換一個塑料心。我的心都沒有了，換個塑料心，我還是活著，還是黃念祖，那怎麼行，那個心不代表我哪？那個心不是。現在能想的這是個緣慮心，也不是。真心他找不著了，沒有這個，他找不出來。他就說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我找我的心，我找不著。達摩說：「予汝安心竟。」你不是求我給你安心嗎？他的話就「予汝安心竟。」我給你安好了。「予汝」，我給你，「安心竟。」安心的事已經圓滿了，就我給你安好了。這二祖就開悟了，開悟了這心就安了。

所以覓心了不可得，那麼是無心嘛。「境外無心」，只有這

個境，除了境你還另外找一個什麼是你的心？如果能找到這個什麼心的時候，二祖（當時）就找出來了，「找著我的心了，請你給我安。」找不著嘛，這痛還是有，還流血，這還是心，可是我找心找不著，只有境沒有心。

所以這一句（「境外無心」）跟剛才的正好是對面的，對面的都是絕對的統一，才是佛法，不落哪一邊。前頭是唯心，這是唯物。只有境沒有心，你還不唯物？唯獨是物。所以咱們一說就常說我們是唯心，我們是有什麼；我們就沒有什麼，我們就沒有上帝。而有上帝，我怎麼敢說我造上帝，那上帝一生氣，不就把我送地獄去了？咱們無神！平等，沒有神。當然土地還是有，那是鬼的頭，它是一個職務。那個派出所主任他也不算事，鬼裏有個人做這個職務，它哪有什麼叫神呢？沒有神。城隍，咱們縣長、省長有的是，

人裏頭有這個，鬼裏也有他。畜牲裏頭，鹿還有個王，猴也有個王，這有什麼奇怪啊。沒有神，他只是管鬼，人死了為什麼跟他有關，因為人死了變成鬼了，變成鬼他就管你了。

「境外無心」，所以「全他即自」。整個兒的他都是自，就是自他不二，所以我們也不是單純自力、單純他力，要知道是自他不二，自他都有。

「洪名正彰自性」，六字洪名是顯什麼？正是彰明你的自性，所以一聲佛號一聲心。你念一句佛號，就是一句心。你一句佛號，就是你的自性，在這一句中就顯現了，所以「洪名正彰自性」。

「淨土方顯唯心」，有一個實際的淨土，這才顯出唯心的道理。這句話一般說就不通了。淨土是物，怎麼淨土才顯唯心？那麼你把前頭擱在一塊兒就通了，不然就是不通了。心跟境也是不二，

自他不二，心境不二，心跟物也不是二，再說，就是色跟空是不二。《維摩詰經》就是入不二法門，我們壞就壞在什麼都二上。都有分別，都在對立，所以才有生有死，沒有二還什麼叫生死？沒有了。不二，生死是個對立的。所以到了不二法門了不起，當然這樣就可以了生死，但你不能證悟。這個證悟要到了極樂世界才慢慢去證去。現在咱們修了幾十年，要證到大菩薩境界，都不二，確實是到了不二，這些（分別）都沒有了，但是這個不容易。

所以我們這個念佛「感應道交」，有感有應。比方敲鐘的時候，敲鐘就是感，拿槌子噹一敲，鐘咣一響就是應。我們這兒念一聲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我們是感，阿彌陀佛也知道了，就是應。那麼自然而然，當我們的功德符合佛發的願，佛要來接引，到時自然就接引。

「呼應同時」，咱們念「阿彌陀佛」是呼，叫阿彌陀佛，而阿彌陀佛也在答應我們，同時！你念這一句的時候，就是阿彌陀佛答應你的時候，聽見了：「欸！」

「十萬億程」，十萬億佛土，「去此不遠。」所以蓮池大師說：「分明在目前」，因為極樂世界沒有邊，沒有邊那不咱們都在極樂世界之內？就是因為咱們心粗，你不能知道。就好像無限電波都在這兒發，你也什麼什麼。將來如果再廣播，別的星球的電波也來了，這都可能，再有一百年，都有可能，那已經證實外星球這些……。

「心作心是，阿彌陀佛。」《觀經》的話：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」在幾十年前，南方一個比丘尼死了，這個骨頭燒不壞，這個骨頭上有四個字「心作心是」，這佛經上最要緊的話。三月通願

法師過去的時候，連死三個出家人，一個是大同的淨如法師，九十多歲，燒出六千多顆，不應該叫舍利，只有佛才稱舍利，應該叫堅固子。不過通俗就說舍利，反正我們也免得麻煩，也就跟著他說。這其實是錯誤的，應稱為堅固子。佛以下的就稱為堅固子。很堅固，搥子都砸不破。尼泊爾有假舍利，一砸就碎了，形狀兩樣。這個比丘尼就是有「心作心是」四個字。這三個人呢，一個是老法師，通願法師有一萬多，而且茶毗的時候，火光中現出蓮花。台灣的那個廣欽老和尚，火光中也現蓮花，這都是真實的事情。還有就是五台山一個密宗的和尚，叫澄佛法師。死的時候，天靈蓋燒出藏文，他一生修法是西藏文。這「心作心是」四個字，他就把它拓下來了。所以也都不可思議。

「心作心是」這個最重要了。就是說「是心作佛」，作佛是

誰？就是你的心。這個心它就是佛，所以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跟這都一致的。「佛由心生」，因為你是心作佛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所現的佛就是你的心。所以一切莊嚴就是一個清淨句，一法句，就是法身，一切都是法身。佛的本體也是法身，眾生的本體也是法身，一個體，同體。

「一心觀禮，六字統攝萬法，一門即是普門。全事即理，全妄歸真。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廣學原為深入，專修即是總持。聲聲喚醒自己，念念不離本尊，阿彌陀佛。南無阿彌陀佛」（一拜三稱）  
十三

這又說到念佛號了。「六字統攝萬法」，上次說了「洪名正彰自性」，這兩句是一樣的。洪名既然能彰自性，它自然就統攝萬

法。你自性就統攝萬法，所以自性的功德那是不可思議了。所以五祖說：「明自本心，識自本性，即是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」就才給衣鉢。你不明白，那神秀你不能得衣鉢；你明白但還不是和尚，你可以得衣鉢。所以功德無量，統攝萬法。其實六祖什麼也沒懂，所以他說了一個笑話：「十萬里……」（註：《六祖壇經》：世尊在舍衛城中，說西方引化，經文分明去此不遠。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，即身中十惡八邪，便是說遠。）就是他不懂嘛，所以「開口被人笑」，但始終是大祖師嘛。所以雍正皇帝說這是中國第一大善知識，在印度的（佛教），到中國的頭一位就是六祖，第二位永明。雍正正是個開悟的人，皇帝中佛法水平最高的一個。

「六字統攝萬法」。這「六字」就指著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個字。「統攝萬法」，「攝」就是攝進來了，吸收了，攝一切法。

六個字裡頭把什麼法都攝進來了。「統」，比攝字還高，統管，統治，統轄，總管轄一切法，比攝受的力量還要大一點，這「六字統攝萬法」。

「一門即是普門」，我們不需要什麼都去學，什麼都去做，什麼都去修，只要一門深入，到最後都要一門深入。務廣而荒，你不可、不能沒有廣度，（如果）非常狹，就很不全面，也很機械。任何一門即是普門，只要你用得上。但是為什麼任何一門都可以是普門，而一定要用這個淨土法門呢？這裏有種種的因緣。

實際你看釋迦牟尼佛不讓徒弟念掃帚，什麼都不能念掃帚。現在為什麼我們這兒主要都念阿彌陀佛呢？因為阿彌陀佛有這個願，而且我們已經多生在阿彌陀佛的救護之中。阿彌陀佛不知道救護我們（多少生），給我們講經說法，來開導我們，不知道多少次了。

他早已經一再一再地在那兒調服我們、培養我們，我們才有今天。因此接著再修，就還是有緣嘛，這個世界大家跟著有阿彌陀佛法修。而且阿彌陀佛的願力很大，跟十方世界都有緣，所以十方世界都勸生極樂世界。

極樂世界最大的特點，就好像我常常舉例這考大學。這個大學，北京第一流的大學，要考幾門功課的總分到六百分才行。最突出的，一般要到五百五六十分行，而學生往往只能考三、四百，三百多分。這個水平，阿彌陀佛這個大學比較這個大學，二百分就能考取。你幾門功課加起來，能考到二百分你就要，而特點是要了之後，再也不會有什麼開除、退級、降班，各個將來是博士，而且各個是愛因斯坦，都要成功的。二百分你都沒有，什麼也不行，太不行了，所以你總得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；你總得有點什麼，你什麼都不

來那也不行，也不能是無條件，所以你（至少）要有個二百分，就是你稍微念念書，這都應該的。所以這種情況，這個法門最穩。

而且我們也看到，現在國內看了非常痛心，出現這種可悲的事情，佛教太不像樣了，因此我們勸大家，對於這密宗千萬慎重。密宗跟我的因緣很深。剛才我不是說嗎，從重慶回來，主要弘揚的都是密。我不是在密宗之外，我還是在密宗之內，而且我在密宗之內還有特別的任務，現在還沒有完全扛起來，因緣還不夠。所以我這個說法不是不了解而毀謗，實在是危險。只有充份的有把握，實際上淨土法門，已經把密法所有一切特殊的優點，它都有了，所以你放心。

那麼我們是念淨土法門，一門就是普門，密宗再殊勝，都在裡頭了。日本的密宗大德說的話，叫興教大師，他說，阿彌陀佛中

有一個「阿」字，「從這個阿字出生一切陀羅尼」，一切的咒，就從阿彌陀佛這個「阿」字出來的。「從一切陀羅尼」，這是密宗的觀點，「出生一切佛。」佛都是由於陀羅尼出生的，陀羅尼是由「阿」字出生的。所以大師說了，阿彌陀這個名號因為有個「阿」字，所以殊勝。這是他的觀念。你還是不放心，還要去學修別的咒嗎？都在裏頭了。蕩益大師說：經典都在裏頭了，禪宗的公案都在裏頭了，戒律都在裏頭了，或者另外又有說那個禪定也都在裏頭了。加上一切陀羅尼、一切佛，都是從這一個「阿」字出生，還有彌陀呢。這已經夠了，還要那麼多幹什麼？

「全事即理」，極樂世界種種黃金為地，都是事相。我們在念佛，佛有音聲，也是事相。供佛，不管你是用一尊還是三尊，都是事相，都是事。供佛、拜佛、燒香、求生極樂、往生極樂，都是

事。事相，虛妄嘛，事相都是虛妄，它是法身所流現。但這個地方告訴我們，整個這些事就是理，事跟理也不二，就是你這個見的問題。剛才我們已經說了，這一切莊嚴都是法身，法身是理，理是高，莊嚴是事，事顯得低。但這一切莊嚴都歸到法身，都是法身所現，所以整個這一切事就都是理。

這個又可以打一個比方，法相裏頭很繁，要去學很難，但法相有兩句話很好，佛教徒應該明白，「五法三自性，八識二無我」。這「三自性」是圓成實性、依他起性、遍計執性。……（換錄音帶）。

一切都有這三個性，而眾生呢，都在遍計執性裡頭。打個譬喻，這三個性怎麼理解呢？麻搓成一根繩子，繩子扔在地下，晚上一看，一條蛇。接著還要問，像條蛇嗎？你看見這個東西，認為它

是一條蛇，這種現象是遍計執。根本沒有蛇，在你情感上認為它是有，實際它是空的，這是遍計執。那麼你白天一看，「哦，原來是個繩，沒有蛇」，這就離開遍計執了。那麼這是什麼？依他起。因為真有這麼一個東西在這兒，你就看見這兒有個繩子，第二步了；就沒有那個害怕呀，什麼就沒有了。但是你還不夠啊，並沒有一個什麼東西叫繩子，它不過就是麻搓在一塊兒，打開來，沒有了。火燒了之後，沒有了；刀一剝，沒有了。沒有一個什麼東西叫繩子，天生有這麼個東西叫繩子？沒有。是麻的變現嘛，如果你認識這些麻呢，圓成實了。

對於萬事萬物，這個打個比方。你這看見蛇，你害怕；或者認為是串錢，再去撿，都是假的，沒有的，這是眾生的那些錯誤見解，都是遍計執。老在那兒計較，執著，都是錯誤的、沒有的。實

實際上沒有的，沒有蛇，絕對沒有的，這你自個兒生出來的。所以「情有理無」，在你的情見上是有，你心裏頭這個妄心生的，實際沒有的。這個繩子呢，相有，有這個相；體無，它沒有什麼本體叫繩子，它的本體是麻，沒有一個什麼繩子的本體，只是有個相是繩子。到了麻是「情無理有」，在情見上你不認識什麼叫麻，而理上就是麻。這就是三種（自性）。

底下我們要說的是什麼呢，當你看見這些蛇的時候，你看見什麼？你真正所看見是什麼？你腦子認為這是蛇，實際你眼睛所看見的是什麼？你不就是看見麻了嗎。所以說「見色聞聲不用聾」，是你那個執著、那些情見出生的障礙。事實上你所見到的，就是最圓滿的圓成實。它沒有那個麻在那兒，怎麼會有繩子？怎麼會有蛇呢？所以你看見了那個麻，就是因為你看見麻繩，麻繩就是麻嘛。

你不是看見麻了嗎？不認識！問題是不認識，那現在全是法身，全是佛！你說我不認識，問題就在這兒呢，就是說。「全事即理」。

所以這些事相，你可以在前頭來分，那就是事相和這個……，你認為是蛇，是個麻，沒有共同之處。說到徹底來看，你有那個蛇的錯誤感覺者，正是因為你看見麻了，你已經見了法身了，但你就是不認識，全事都是理。而且蕩益大師說：淨土法門，一切能所，你能見所見、能信所信、能念所念、能願所願、能生所生，所有這一切能所，沒有一樣不是實相正印之所印。那麼都是理了嘛，實相的印，實相就是理，實相理體。所以事，在座的你和我都是事，事就是理。

很多人說：「唉！我根器又不行，修行好多年，沒有一點進步，也沒碰到過什麼人，沒辦法，就念念佛吧。」這種念佛的人很

多，灰溜溜的。你這種感情這種念，那就照你所說的，灰溜溜的。所以見很重要，為什麼說有圓見的人，他修行一天，等於別人修一劫。所以我就希望大家提高見，這比什麼都快，比什麼都偉大，提高一點是一點。關鍵是有了圓見，你修一天等於別人修一劫，日劫相倍，古人說的，不是我說的。那個差有多少倍？日跟劫那麼一個比例。

「全妄歸真」，你不是所有的都是妄想嗎，但是你的妄想成了佛號了，而這佛號不就統攝萬法嗎。所有這個極樂世界的，不管能念所念、能信所信、能想所想，都是實相正印，這不是你整個的妄想都變成真的了，都變成真實的了？所以就是好，這頓法嘛。一真一切真，都真，你整個的是在妄，你整個的妄都真！這個法就是難聞難信，所以「此身已在含元殿，更從何處問長安。」含元殿是

唐朝在陝西的皇宮裏頭的宮殿。你已經到了含元殿，還問哪兒是長安，你還找。你這已經到了北京，已經到了天安門了，你還問北京在哪兒。這說明什麼？你念佛，你已經到了天安門了，你還要問開悟沒開悟。你已經到了最中心的中心了，還問在何處，那是不在話下了。所以「全妄歸真」。

這是「全性起修」，這個修不是一個小小的修法，只要一枝一節的修修。有許多法，比方這個密法裡也有，你怎麼求個神通。你要修他心通，每天晚上夜裏起來看月亮，從月亮起到月亮落，一直送這個月亮，一直在看著它。從起來到晚上，這一夜就在那看月亮，第二天有月亮還這麼看。你要看好月亮，總共要求你要看多少次，最後你就得某種通。這也談不上，你就是一種鍛鍊就是了，我們這是全性起修，你是「是心作佛」。修，你不是在修嗎，這不是在修

嗎，你修，你作佛嘛。誰在作佛？是心，心在作佛，心不就是你的自性嗎，你是整個兒從你的本性上在那兒起修，從這兒出發的。

「全修在性」，念佛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就是無量光、無量壽。無量光、無量壽就是你的本覺，就是你自己的佛，就是你自己，也就是你的自性。所以你念就念的你自性，修就修的你自性，所以你全部的修持都在性上。珠子放光，珠子的光首先照亮的是珠子的本體，就這兩句話。你念佛就是珠子放光，珠子的光先把你的本體照亮，所以全修都在性，修在你的性上了。這四句話了不起。

「全修在性」（「廣學原為深入」），我們知道要廣學，所以下手的時候不可以太窄，很多都不了解，起碼對於佛教，一個整個的輪廓、精神，都要有個基本了解。你要去廣學，不是要去當傳教士，當什麼什麼，只是為了可以深入。不廣不能深入，就好像挖個

坑似的，雖然口徑只有一尺，但要挖一丈深，這個洞只打一尺，用鐵鍬去挖，挖不下去。要一個大一點的面積，才能挖深下去。廣學為了深入。

專修，一門深入，「專修即是總持」。總持在佛經的意思很深，總持一切。「總持」還有一個意思就是陀羅尼，陀羅尼的意思超過三昧。三昧，你是在三昧之中出現了三昧的境界；你得了陀羅尼之後，你就是不清淨什麼什麼，一樣出現總持。到了總持就是你所學過的東西都可以不忘，這些道理都可以不忘。這兒這個總持就是說等於全部的這個佛法，全部都能夠掌握，都能夠記憶不忘。所以你專修一種，就等於總持了整個的大法。

「聲聲喚醒自己」，你念佛念什麼呢？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，每一聲，每一聲，是在叫醒你自己。咱們都是睡著

了，入夢了，現在就是要醒，怎麼才能醒？念佛可以醒，一聲聲叫醒自己。還有，動手術，上麻藥，昏過去了，（後來）叫你名字，等把你叫醒過來就好了。我們就是要把自個兒叫醒過來。現在就等於麻醉藥把你麻醉過去了，你這佛的這一些都……。聲聲在喚醒自己，我念佛就是我自己，珠子放光先照到自己本體，而且自他不二。

「句句不離本尊」，聲聲喚醒自己是自，說我自個兒是在用功啊。「句句」，每一句每一句念的是本尊。我現在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就是教主本尊嘛，在密法上你沒有離開本尊。那麼「聲聲喚醒自己」就是禪，禪不是叫你明白你自性，喚醒你自己嗎？所以這一句，就是你念佛，禪都全部在內了。再下面一句，密法也全部在內了。密法就是修本尊，成就本尊，念的每一句每一句，都念的是

本尊，所以你要說「就是禪、就是密，就包含這個」，你要講出個道理來嘛，這就是道理。

「一心觀禮，無量光壽，是我本覺。起心念佛，方名始覺。託彼依正，顯我自心。始本不離，直趨覺路。暫爾相違，便墮無明。故知正遍知海，雖入眾生心想。寂光真淨，不涉一切情計。微妙難思，絕待圓融，阿彌陀佛。南無阿彌陀佛」〔一拜三稱〕十四

「一心觀禮，無量光壽，是我本覺。」無量光、無量壽就是我本覺。三覺：本覺、始覺、究竟覺，成佛就是這三覺都徹底了。人人都有個本覺，所以是「人人本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人人都有一個本來的覺悟，這是本覺。但是大家已經做為眾生的話，他已經無明

動了，就是妄動了。妄動之後就是無明，無明之後就越來越粗，最後成為現在了，就這樣子，身口意都在造業，在輪迴。雖然如此，本覺還是本覺，「無量光壽，是我本覺」。

「起心念佛，方名始覺。」這個始覺在教下都有，這是一個「我明白了我有個本覺，我要開始來恢復我的本覺，這就是開始的覺悟，叫始覺」。咱們淨土法門，就把這個始覺的定義下得更合乎我們一點，更確切一點，就是你真正開始發了心要去念佛了，這才叫始覺。你有這個心想求覺悟，你還不算，因為你還沒有找到好的方法，你必須得發心我肯念佛了，這才是你開始的覺悟。這有了本覺、有了始覺了。

「託彼依正，顯我自心。」我們的自心，我們的本覺，要靠著「彼」，就極樂世界，要「託」，要假藉，要拜託，依靠極樂世界

的依報莊嚴、正報莊嚴。依報，是大地山河，外境的莊嚴；正報，是佛的莊嚴、菩薩的莊嚴。所以情世間、器世間的莊嚴，來顯明，顯示我的自心。極樂世界無量光，遍照十方一切，大家遇見這個光就得到種種的好處。而這也是我的心，無量壽就永遠沒有窮盡啦。我這個度生的願望，我這個利樂有情，沒有窮盡，無量壽啊。種種功德，種種什麼，都藉這個來明，都是我自心本有的功德，本具如來智慧德相。不然你知道你有什麼德相？就是藉極樂世界的依報、正報種種，這都是你自心的本具，你才知道你自心是如此偉大！

「始本不離，直趨覺路。」始覺和本覺要不相離，始覺合本，原來的話叫始覺和本覺相合，這就好了。現在就說，這個「始本不離」就是始覺合本，老合本，我這個始覺跟本覺是相合的，不是兩岔的，分開的，那更不能矛盾了，那就不行了。始本不離，就直趨

向大覺之路，一步一步就大覺了，達於大覺了。

「暫爾相違，便墮無明。」一剎那不合本覺了，你念別的去，就無明了。或者說，你念佛人你就是阿彌陀佛，而剛一想「這回家做點什麼東西吃飯」，你不是阿彌陀，你就恢復到你本來了，就是人了，暫爾相違就在無明裏頭了。所以這個念是要怎麼念呢？就我們為什麼要多念，真正說就是要綿密。所以《大勢至菩薩圓通章》，（大勢至菩薩）就成了淨土宗的初祖，大勢至菩薩他叫大勢至，「勢」是力量。大勢至菩薩走路的時候，世界都震動。他不是什麼修密宗，修威猛法門，他就是念佛，單純的念佛。不靠任何其他的方便，來打坐，來幹什麼什麼，是不假方便嘛，就是念佛。說是如「染香人身有香氣」。魚舖子的售貨員，出來很遠很遠（就聞到）腥臭氣。像茶葉舖子一進去就香的，那染香的人他就是香了。

你老念佛，你一切際遇都好了嘛。

「如母憶子」，母親想孩子，阿彌陀佛想我們，孩子不想母親。兒子到外頭去流浪，現在我們就是流浪漢，不想母親，不孝。而你要想母親，像母親那麼想你，你不就回家了嗎，你就好好去照顧你母親，不會離開了。就這麼簡單，不靠別的，你就是像你母親那麼想你，你想母親，你就不會再跑了，你就這麼老在一塊兒，你就會「身有香氣」。而且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，不要再依靠其他任何的方便之法，自自然然的你就會心開，你就開悟，就成佛！「入三摩地，斯為第一。」沒有另外一個什麼，不要希望有什麼，還要什麼佈施、禮拜、結緣，什麼什麼，都沒有，就這一句！所以是淨土宗祖師，真正的祖師就是他。

它這個就是原來的話，三覺是這樣，始本不離，最後到了究

竟的覺悟就成佛了。始本不離，最後就直趨究竟，究竟徹底就成佛了，三覺就這意思。底下這幾句就《觀經》的話。

「故知正遍知海」，佛是正遍知，佛是正智慧，「遍知」是無所不知，知道一切地方的情況。「正遍知海」，這智慧如海，它是入於眾生的心想。佛的正遍知在哪裏？不離開眾生的起心動念之處，所以說不會委屈任何人。你一起心動念是什麼？佛的正遍知海就在你這兒，沒有離開你的心。所以我們的心就在佛的正遍知海裏頭，你想什麼，你是什麼，如來悉知悉見。你發個菩提心，想人家好事，阿彌陀佛知道。你現在懈怠了，想了個不好的，起了懷疑了，你起了煩惱了，佛也都知道，悉知悉見。所以這個正遍知海，入於眾生的心想，佛就在我們眾生心裏頭，那麼佛這個正遍知，佛的是什麼境界？是不是跟咱們這個差不多？不一樣。

雖然是這樣，可是「寂光真淨」，常寂光是真實的清淨。佛的心是「不涉一切情計」。雖然是入在我們眾生心想，我們眾生就是在煩惱，在情計之中，可是佛的心是常寂，是真正的清淨，不牽涉到一點一點一點一點，一切各種各類的，這一種情見、計較；有好有壞，有什麼有什麼，有我有愛。所以有是有非、有好有壞，就有愛有憎。這是我愛的，那是我所憎的。有愛有憎，就有取捨。我愛的我就要，不愛的就不要。我所愛的，你也愛，兩人就搶，是不是，所以這裏頭就有鬥爭，都亂了。就從人我是非、愛憎取捨（開始）。這些分別就是情，這也叫做情見，而且你計較，「那麼好的一個，我怎麼……」，由這個情出發了，我有取有捨，就要計較了，我怎麼能得到我所取？而且你是真跟我好，還是假跟我好，老是探討這些問題。這些問題也是眾生的事，佛就不涉一切這一類的

事情。

「微妙難思·絕待圓融。」這是讚歎阿彌陀佛，我們念佛就是始覺合本，佛的正遍知海入於我們的心想。佛雖然入於我們的心想，但就是不塵不染；不塵，不染塵。所以說什麼是學佛，你要先還能入魔！你不能入魔還不是好漢。你一入魔，就讓魔拉著鼻子走了；我入魔不受影響，我把魔還可以教化，就更高一層了。但是你沒這個能力，那還是老老實實，你別找魔的麻煩，找自個兒的麻煩。

佛他就無所謂，雖然如此，他「不涉一切情計」，真淨。「微妙難思」，佛的智慧極深、極微妙。這個「微」字，我們中國字用得很好，《書經》（註：《尚書·虞書·大禹謨》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）的話，很古的話，商朝就有了。「人心惟危」，人心，唯獨就是危險的「危」字，就是凡夫的心，

凡心。「道心惟微」，這個道理，「惟微」就是微妙的「微」，道心很微妙，凡夫不容易知道。「微」是微妙難思，神妙難思的意思。有些事情是你想不到的，是絕待的。「待」是對待，絕待就是現在的「絕對」。相對、絕對，相對就是兩個東西比較；絕對的，就是絕待的意思，沒有對待。不過這個絕待比世法說的絕對，還深一點。說絕對的怎麼樣，那個絕對還不是真的絕對，跟相對比較它有點絕對的性質，還是有對待的絕對，而這個絕待是絕對的絕對。這個是圓融無礙啊。

「圓融無礙」和「有礙」也可以打個比方，拿水跟冰。眾生是冰，佛是水，是一個東西。水跟冰不是一個東西嗎？現在北海不是凍冰了，到春天不就變成水了嗎？但是它就不一樣啊。你要是現在在冰上走沒關係，你要是在夏天，你一走就淹你，分別就差這麼

多。這還不就顯出礙與無礙的分別？

這水擺在什麼地方裏頭都合適，拿個勺子去裝水都適合，什麼器具都相合。圓的去，到處裝滿；三角型的也是如此；長的、短的，它一切無礙。冰呢，你把冰敲下來，什麼器具來都有礙，你擺不進。就是這樣，咱們就是凍冰了，所以你也就放心，凍冰就是無礙。水能夠流動、能夠現出月亮來，種種的好處都沒有了；流泉的聲音、流泉的美、清可見底，全沒有了，這個適應一切也沒有了。但是怎麼能恢復呢？還需要長點什麼出來啊？它只要去掉那個寒的凝結就完了，把這些東西去掉。去掉凝結的那個靜止，不就是水了嗎？所以我們要恢復是佛就是這樣，怎麼去掉？始覺合本。

「絕待圓融」，佛的境界，「微妙難思」。所以我們這些個法也都是絕待圓融。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智慧，五劫的思考所總結出

來的大願，還經過了多少劫把它落實了。這是密宗的一句話：「千佛萬佛，不離阿彌陀佛。」佛中之王，所以阿彌陀佛稱為佛中之王，因為他是大願之王。

最後把這個做為總結，夏老師的兩段東西。這個修行總結就是這幾個字，我們記下來的是聲音，我就把這都寫下來了，交給SH居士。這個（將來）可以對，那就不會有錯，又有聲音又有字。這十六個字：「理明，信深，願切，行專，功純，業盡，妄消，真顯」，步驟就是這麼個步驟，所以首先需要明理。理是什麼？本體。不是說你懂得好好多道理，你總要知道什麼是本體，你本體就是如來智慧德相。你的本體、你的自性，就是跟諸佛法身是同體，你要認識這個。所以《彌陀要解》一上來講信願行，就講六信：信自、信他、信事、信理、信因、信果。不光是信事，信有極

樂世界，有阿彌陀佛，我念佛可以往生，也要相信這個理，這個本體是什麼，這才是深信。信字上很重要，所以蕩益大師講六信。

截流大師有《勸發真信文》，那個在我印的《淨土資糧》裏都有。他勸得很深刻，你不但要信，要發正信。你不發正信，你念佛沒有往生之後，你結三世冤，第三生就慘了。現在你都有信心，你念佛，但你不是正信，你往生不了，但是你有很大的福報，來生生到富貴人家裏頭，這就造業。富貴人家嘛，吃好的、穿好的，不要說別的，就那兩樣吧。吃好的，一盤炒蝦仁有多少條命？吃活魚，現在講究吃魚，魚都吃光了，眼睛還在動，我說他也不難過啊，人家那麼痛苦，眼睛還在動，你就吃，（這就造業）。穿的這些絲綢，現在還好一些，絲綢多少蠶的命哪？穿這些好東西，常常吃的好東西，亂搞男女關係，陷害人家，種種種種的。富貴就造業，你

有權有勢，往往就欺負人。因此第二生是富貴，第三世……。

所以真正能夠記得明白的說我今生（修），我來生還修，這很不容易了。大家想想，你今生的事都記不得了，年輕有很多事情，今生的你還想讓今生的日子來生還記得，那要極特殊的才可以，不是絕對不能，這極難了。所以說，這個信不要結三世冤。你念佛沒有得到往生，生富貴家，這第二世，第三世入地獄。所以你比那個殺人害人的黑手黨，那個流氓、那個強盜，只是比他們晚一步。他們這一生死了是入地獄，你呢？來生享受一下再入地獄，你比他們晚一點。

這很深刻，所以要生正信，生正信要明理。我們現在就是講這個理。理明，信才深入，才是正信。理明之後，你的願才懇切，才知道這個娑婆世界都是虛幻的，本來沒有的。但在虛幻之中在冤

枉受這個苦，在夢中受苦還是真害怕，總是叫呀。雖然是虛幻的，你還是真害怕，多冤枉啊。你睡席夢思床上，多舒服，但是還要害怕，還要叫。這厭離娑婆的願就切了，所以要求生極樂。

「願切」，願切之後行才專，你修行才專一，才不會三天打漁，兩天曬網。這樣之後，你的功夫就純了。功是純，你的業力才清淨；消了業了，你就清淨。沒有業力了，你就沒有妄了，把這妄就去了。去了妄，真就顯現了。雲，風吹散了，太陽就露出來了。

現在我們這十六個字的步驟就是這麼個步驟，但是我們現在可以首先注意前頭八個字：「理明，信深，願切，行專」。這裏頭也有三資糧：信、願、行，所以修一切法都不離開信、願、行，沒有信是不行；沒有願是不行；沒有實修是不行。而這三個的前頭，首先要明這個本體。所以這是十六個字。這個地方，有的是說先信

才能明理，有的是先明理後信，這兩個是有循環的，怎麼都可以。你理明了，自然就信深了；你要是真信了，才能明白這道理。我根本對於這個就懷疑，你就不可能明白，所以可以不定。就是每個人在這裏頭，還可以循環、反復，這一步促進那個；那一步又促進這個，所以到底說哪一個擱在前頭，那就很隨意了，而總之是從「理明，信深」開始。現在首先還是在「理明，信深，願切，行專」這四個方面，哪個地方不足，考慮一下。

底下就是我們整個修行方面應該注意什麼？這兩句詩：「持戒，念佛，看經教」，沒有戒是不行，受了什麼戒就很好的持戒。我們很難的持戒，所以「唯佛一人持淨戒，其餘皆是破戒者。」戒是很難持，但是我們不能破戒，破了戒是入地獄，懺悔嘛，老真實的懺悔，所以要持戒。我們也不要冒冒失失的貪圖好看，要受那個

很高深的戒。真正自己考慮，我確確實實努力克服，能夠去做到，有相當的把握，這才真是受戒。可以先做個練習，受戒當然是好，受了戒之後，我就可以肯定的說，難免破。不要怕，破了懺悔，好好的懺悔。要持戒，要認識戒，戒是寶塔第一層。沒有說我胡做非為，而佛說帶業往生，所以我一邊念佛，一邊吃喝嫖賭，可以殺人放火，我還可以往生。沒有那個事。

所以我們談這個罪惡，一個是歷史罪惡，一個是現行罪惡。一個是過去歷史上有殺害過多少人，這是歷史的，以前做的；一個是你現在做的。所以我們說帶業往生，真是帶罪業往生，大家說不能帶業往生，是錯的。但是你所帶的罪業是歷史的，是你前一段時間做的，現在你懺悔了，你改了。而不是說現行的，就是一邊殺人放火，一邊念佛，這個不行。因為你這個念佛是假的，你要是真念

佛，你怎麼肯殺人？你殺不下去啊。那念佛對這個不一定有用了，所以必須是歷史的，歷史的就允許你悔改。你再大的錯誤，善導大師說：五逆十惡，真正要懺悔，佛還是要。不是《無量壽經》說五逆十惡不能往生，善導大師說：佛警誡咱們，你要真正犯了，你真正懺悔，佛還是攝受。這善導大師的話。但是最好還是不要犯，不要看善導說可以，那咱們就……，還是小心點嘛。

總之這「持戒，念佛……」，這「念佛」，我們稍微可以寬一點，可以包括念觀音聖號等等的，也可以包括蕩益大師是念咒，也可以包括念經，還是種種的。但是最標準、最典型，是念佛。這我也常打個比方，就好像大學生，你高中畢業考大學，這是最正規的了。那麼有同等學歷，也可以考大學，不一定高中畢業。可是一個大學班次你統計一下，正規高中畢業的是多少，同等學歷的是多

少，當然是高中畢業的人多。同等學歷是可以進大學，但是在整個比較起來，這個人數是比較少的。所以用其他的方式來往生，和念佛號來往生，這個的比喻是相稱的。但還是可以的，不是那麼嚴格，但這自然有點差別，這個是正規、正宗的，就是這樣。

「看經教」，要看經。我們不是要去當學者，就是使我們明理，理明才信深。為了解決我們有疑惑，理不明，所以我們才看書，但不是要去顯示我有什麼學問，那都是虛假的。這樣的話，我們就是要行解相資，持戒、念佛是行，是實修；看經論是理解，要實修和理解互相資助。「行解相資」，「資」就是互相促進。理解了可以幫助我修行，路我認得清了，修行可以更好。修行得更好，我業障就消除，智慧就充份，我再看經就可以理解。為什麼？再看，跟從前沒看過一樣，好多以前沒懂，我這再看才懂。何以故？

多吃幾年大米飯有這功勞？沒有，只有越來越老，越來越不行，老了，老而無用嘛。這就是這幾年你修持了，所以你再看看，跟以前不一樣了。所以就是說持戒，念佛，看經教。

下頭還有一句，就「察過，去習，勿自欺。」要檢察自己的過錯，要去掉自己的習氣。習氣就是習慣，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，但是他這個習慣，他是很難改。到了最後叫做「餘習」，殘餘的習氣，還是多少有一點，只有佛才真能把殘習斷盡。但是我們也要知道，這個習氣還是要注意要去。要去檢察自己的過錯，所以還就是「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」。這是一個很小的善，不值得做，就不做了；而這個是小毛病，不算什麼，我就可以犯，不要這樣。還是要抓住重點，不要什麼小小的事情都在那兒什麼，心裏還……。照照自己，照看看自個兒的一個主要問題。其實每個人他

都有一個主要問題，在這個主要問題上，自個兒慢慢的（改掉）。

我的老師，就是脾氣大，他後來也是一段一段的，結果慢慢慢的呢，從前有時是三天發一次脾氣，後來一個月才發一次。以前發脾氣，有時氣三天，現在我氣一天，後來氣一會兒就過去了。就是這樣，過程嘛。所以我們不是就說好聽話，都有毛病嘛，不然那就都成佛了。很快，老毛病也沒有了，什麼也都行了，這也太快了。是有這麼快的，但是現在不是可以……，要合乎這個條件，有時候能這麼快，這個它都合了，就快嘛。

「察過，去習，勿自欺。」因為人常常自己欺，常常有的時候把自個兒的缺點當成優點，有時候常說「自欺欺人」，人常常首先是自己欺騙自己。這個就是我們要高明一點了，我們不要被自己把自己欺騙了，要真實認識，因為這個是決定我們慧命的問題，決定

我們根本問題的問題，所以我們要認真對待。有人我一談這一句，就覺得灰溜溜的，我說你看夏老師他的詩：「檢點一身都是短，慚惶半世已成虛。」我一檢點自己，我整個的一身都是短處。我慚惶，惶惶，我半生，到了五十歲以後就半生了，我就有八十，就不止了，就百分之九十九了，已是虛度了。

你看夏老師，實際上說，這是一個達到理一心的人。他在十七歲的時候，和人家講《四書》，幾個年輕的朋友，從北回來路過山西，到了一個村莊，有井有水果，大家坐下來歇一歇，吃一點水果，吃一點飯，然後大家時間還有，「來吧，輪流講《四書》吧。」夏老師講了，才十七歲，那個時候講的人和聽的人，毛孔都開了。從小就是如此。他夏天不打赤膊的，他說這是「敬獨」。屋子沒有人，還是很恭敬，還要穿好衣服。這麼一個人，一生沒有缺

點，他的文章、各方面學問，大家都佩服極了。他說他一生都是短，「我整個都是短處」。這個就是給我們作典範，他不是說他真的這麼乾淨。「慚惶半世」，所以就是自己謙虛。

易經的謙卦說的很好，山跑到地底下去了，山只有在地上頭的。我是山，我把這山擱在地底下，這個叫做謙虛，才真的謙虛。所以這個「察過，去習」，夏老師說這作的是由於他自己本來呢，是這樣一個進步。這一種毛孔開張，是我的師父說的。夏老師在我這兒講了三年的經，每一個禮拜六進來，我派車子把他接來，接來之後，講完我派車子把他送回去。他每一次講的時候，這毛孔都是開的。新的進來之後，渾身的毛孔都是開的。就覺得這種心很靜，就好像一個紗燈，紗燈的罩子，呼吸就是像這個燈罩，可以往外通的。每次講經都達到，所以他在十七歲的時候，講《四書》的時候，聽的

人也達到這個情況。所以只要是你真正的心虔誠恭敬之後，就有變化。那麼在這種心情清淨去聽，你的收穫也就比較深刻。

說到這兒，把老師的東西介紹給大家。我有這個幸運，親近二十年，是恩師。我記得老師對我非常好，他很有恩。我很慚愧，每個老師我都趕不上，也可說是種笨徒弟。今天大家圓滿。

這是真理，你要想成功，就是這樣，哪個地方你著重一點，減輕一點。個人還是都有各個不同的情況，但總的脈絡就這樣一個脈絡。哪個先一點，後一點，各個也不一樣。也可以有某個問題特別很突出，某人突出點，你已經發了很大的願，這也可能嘛，但總之，總的是這樣。

耽誤大家這幾天，大家的功德很大，這樣發心，想再給我帶書，在這兒謝謝，也替十方眾生謝謝。

身體還是很勉強，話說多了就咳嗽，不過嘛，還是大家實在是可感，也很高興。能看到這麼多人關心佛法，關心聖教，真是人間芬陀利花。看到外面那個情況，看看你們的情況，你們這個情況就排出來了，所以就是要對比嘛。現在是末法嘛，諸位有這個情況很難得，你們不要小看自己，「我也沒有得到什麼禪定，也沒得什麼三昧，也沒開悟，又怎麼怎麼樣……。」不是啊，只要能這麼老實實的念佛，「三字真傳老實念」，就是老老實實、平平常常，平常心是道，不是那些奇異功能，就是平平常常、老老實實的，這也就是無上之道。